

混唐后传

混唐后传序

昔人以《通鉴》为古今大账簿，斯固然矣。第既有总记之大帐簿，又当有杂记之小账簿，此历朝传志演义诸书，所以不废于世也。他不具论，即如《隋唐志传》，创自罗氏，纂辑于林氏，可谓善矣。然始于隋宫剪彩，则前多阙略，厥后铺缀唐季一二事，又零星不联属，观者犹有义焉。昔有友人曾示予所藏逸史，载隋炀帝、朱贵儿为唐明皇、杨玉环再世因缘，事殊新异可喜，因与商酌，编入本传，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。合之遗文艳史，而始广其事；极之穷幽仙证，而已竟其局。其间阙略者补之，零星者删之。更采当时奇趣雅韵之事点染之，汇成一集，颇改旧观。乃或者曰：再世因缘之说似属不根。予曰：享虽荒唐，然亦非无因，安知冥冥之中不亦有账簿，登记此类以待销算也？然则斯集也，殆亦古今大帐簿之外，小帐簿之中，所不可少之一帙欤！

竟陵钟惺伯敬题

主要人物表

唐太宗	名李世民。唐朝皇帝。唐高祖李渊之子，高宗李治之父。
唐高宗	名李治。唐太宗之子。唐朝皇帝。
唐中宗	名李哲。唐高宗之子。曾继高宗之位为唐朝皇帝，不久被废，武则天死后复位。
唐睿宗	名李旦。唐高宗之子，玄宗李隆基之父。曾继中宗为唐朝皇帝，不久被废；李隆基诛灭韦后之后，再次复位。
唐玄宗	名李隆基。唐睿宗之子，继睿宗为皇帝。
唐肃宗	名李亨。唐玄宗之子。继玄宗为皇帝。
武则天	名曌，小名媚娘。原为唐太宗才人，后为高宗皇后。曾废中宗、睿宗，自立为周武皇帝。
杨玉环	即杨贵妃。唐玄宗宠妾。原为玄宗子寿王李瑁妃，后入宫为玄宗妃。
太平公主	高宗与武则天之女。
安乐公主	中宗与韦后之女。
安禄山	唐大将。胡人。玄宗时为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。
梅 妃	名江采蘋，唐玄宗宠妾。
杨国忠	原名杨钊。杨玉环堂兄。玄宗时历任侍御史等十五职，官至右相。
虢国夫人	杨玉环之妹。
高力士	唐宦官。唐玄宗时知内侍省事，进封渤海郡公。
魏 徵	唐初大臣。字玄成。唐太宗时为谏议大夫。
李	唐初大将。本姓徐，名世勣，字懋功。薛仁贵 唐大将。曾任右领军中郎将、右威卫大将军等职。
褚遂良	唐大臣。太宗时官至中书令，并受太宗遗诏辅政，高宗时为尚书右仆射。
许敬宗	唐大臣。太宗时为中书侍郎，高宗时为礼部尚书。
狄仁杰	唐大臣。唐太宗时任侍御史等职，武则天时先后任地官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、内史、宰相等职。
李敬业	唐大臣。又名徐进业。李 之孙。历任太仆少卿、眉州刺史。
骆宾王	唐文学家。曾任临海丞。
宋 璟	唐大臣。武则天时任吏部尚书、御史台中丞等，睿宗时升任宰相，被革职后又于开元年间继姚崇复居相位。
姚 崇	唐大臣。历任武则天、睿宗、玄宗三朝宰相。
李林甫	唐大臣。玄宗时官至礼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、并封晋国公。
郭子仪	唐大将。历经玄宗、肃宗、德宗三朝，先后任九原太守、朔方节度使、关内河东副元帅等职。
哥舒翰	唐大将。突厥人。玄宗时为陇右节度使、河西节度使，封西平郡王。为平安禄山之乱，被起用为兵马副元帅。
陈玄礼	唐将领。玄宗时宿卫宫禁，统帅禁军，为龙武将军。
李 白	唐诗人。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。
怀 清	感业寺尼姑。曾聚众起义，自号陈硕贞，称文佳皇帝，后归降武则天，被封归义王。

苏保童 高丽国丞相盖苏文之子，小说中为华于国驸马，征唐大都督。
薛丁山、薛金莲 小说中薛仁贵之子、女。

第一回 长孙后遣放宫女 唐太宗魂游地府

词曰：

春水禄（录）光如闪电，触目垂慈便觉阳和转。幽恨绵绵方适愿，普天同庆恩波遍。

生死一朝风景变，漫道黄泉也自通情回。满地荆榛绕指掬，惊回恶梦堪欣羨。

——调[蝶恋花]

话说唐太宗自登基以后，灭了突厥，胡越一家，四方平定，礼乐咸兴。至贞观九年五月，上皇有疾，崩于大安宫。太宗哭泣尽哀，葬祭合礼，颁诏天下，谥曰神尧。

一日，太宗闲暇，与长孙皇后、众嫔妃游览至一宫，即有许多宫女承应。看去虽多齐整，然老弱不一。有几个奉茶上来。皇后问道：“你们这些宫奴，是几时进宫的？”众宫人答道：“也有近时进宫的，随时进宫的居多。”皇后道：“随时进宫久了，如今你们多少岁了？”众宫人道：“十二、三岁进宫，今已三十五、六岁了。”皇后见众宫女情景，甚觉可悯。因对太宗道：“妾想陛下一人，精力有限，何苦用着这许多人伺候，使这班青春女子，终身禁锢宫中，何不将此辈放些出去，使他们归宗择配，完他下半世受用。”太宗笑道：“御妻之言是也。”遂命掌宫监臣魏荆玉，把这些宫女都造册籍，明日进呈。荆玉领旨，是夜就把各宫宫女各各造册，天明造完，伺天子视朝毕，将册籍呈上。太宗看了一回道：“你去叫他们齐到翠华殿来。”荆玉领旨去了。太宗回宫，指着册籍对皇后道：“那些宫女不知糜费了民间多少血泪，多少钱粮，今却蔽塞在此，也得数日功夫去查点他。”皇后道：“不难，陛下点一半，妾同徐夫人点一半，顷刻就可完了。”太宗便同皇后、徐惠妃到翠华殿来。宫娥拥挤在院子里，太宗与皇后各自一案坐了，徐惠妃坐在皇后旁边，宫女分两处唱名。点了一行，又是一行。太字拣年纪二十内者暂置各宫使唤，年纪大者尽行放出，约有三千余人。叫魏荆玉快写告示：“晓谕民间，叫他父母领去择配。如亲戚远的，你自拣对头与他配合。”三千宫娥欢天喜地，叩头谢恩，带了细软出宫。魏监将一所旧庭院安放这些宫女，即出榜晓谕。一月之间，那些百姓晓得了，近的，领了去；远的，魏监私下受了些财礼嫁去，倒也热闹。不上两月，将次嫁完，只剩天天、小莺两个，他们是关外人，亲戚父母都不见来。

一日，魏监想起一个好友，是锦衣卫指挥使姓韦名玄贞，年近四旬，尚未有子，其妻劝他娶妾，他意尚未决。当时魏监主意定了，遂差一个小太监将天天、小莺送到韦玄贞家来。时玄贞不在家，小太监对他夫人说道：“魏公公晓得韦老爷未有子，特差我送这两个美人来，与韦老爷为侧室。”夫人听了十分欢喜。等玄贞回家就令两个美人在书房服侍玄贞。玄贞知是夫人美意，就在书房里与两个美人睡了一夜，次日入内谢了夫人，又往谢魏监。后来天天、小莺各生下子女，小莺生一女为中宗皇后，封玄贞为上恪王。这是后话休提。

贞观十年六月，长孙皇后有疾，崩于仁静宫。次日，官司将皇后采择自古得失之事为《女则》三十卷进呈。太宗览之悲恸，以示近臣道：“皇后此书，足以垂范百世。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，但人不闻规谏之言，失一良佐，故不能忘怀耳。”冬十一月，葬皇后于昭陵，近襄太后献陵里许。上

念后不已，乃于苑中作层楼观以望昭陵，尝与魏征同登，使征视之。征熟视良久道：“臣昏眊不能见。”上指示之，魏征道：“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！”上泣，为之毁观，然心中终是悲伤。

贞观十三年，太宗忽然病起来，众臣日夕候问，太医勤勤看视。过四、五日，不能痊愈。时魏征、李到寝宫叩首问安。太宗道：“朕今病势甚危，谅不能与诸卿再聚矣！”李道：“陛下春秋正富，岂可出此不吉之语。”魏征道：“陛下勿忧，臣能保龙体转危为安。”太宗道：“吾病已笃，卿如何保得？”说罢，转面向壁，微微的睡去了。魏征不敢惊动，与李等退出。

问道：“公有何术，可保圣躬转危为安？”魏征道：“如今地府掌生死文簿的判官，乃先皇驾下旧臣，姓崔名珏。他生前与我有交，今梦寐中，时常相叙。我若以一书致之，托他周旋，必能起死回生。”李闻言，口虽唯唯，心却未信。少顷，宫人传报，皇爷气息渐微，危在顷刻矣。魏征即写下一封书，亲持至太宗榻前焚化了。分付宫人道：“圣体尚温，切勿移动，静候至明日此时，定有好意。”遂与众官往宫门首伺候。

且说太宗睡到日暮，觉渺渺茫茫，一灵儿出五凤楼前，只见一只大鹞飞来，口中衔着一件东西。太宗平昔深喜佳鹞，见了欢喜。定睛一看，心中转惊道：“奇怪！”此鹞乃我前日所弄之物。那时执在手中，忽见魏征来奏事，一时慌急，藏于怀中，及魏征去，开怀视之，此鹞已匿死矣。为甚又活起来！”忙去捉他，那鹞儿忽然不见，口中所衔之物，坠于地上。太宗抬起看时，却是一封书。书面上写着：“人曹官魏征书奉判兄崔公。”下注云：“讳珏，系先朝旧臣，伏乞陛下，面致此书，以祈回生。”太宗看了欢喜，把书袖了，向前行去。忽见一人走来，高声叫道：“大唐皇帝，往这里来。”太宗抬头一看，见那人纱帽蓝袍，手执象笏，走进太宗身边，跪拜路旁道：“臣迎接陛下。”太宗问道：“卿是何人，是何官职？”那人道：“微臣是崔珏，存日曾在先皇驾前为礼部侍郎，今在阴司为酆判官。”太宗大喜。忙将御手扶起道：“先生远劳。朕驾前魏征有书一封，欲寄先生，却好相遇。”就在袖中取出，递与崔珏。珏接来拆开看了，说道：“陛下放心，魏人曹书中不过要臣放陛下回阳之意，且待少顷，见了十王，臣送陛下还阳便了。”太宗称谢。又见那边走两个软翅的小官儿来说道：“阎王有旨，请陛下暂在客馆中宽坐一回，候勘定了隋炀帝一案，然后来会。”太宗道：“隋炀帝还没有结卷？朕正要看他。烦崔先生引去一观。”崔珏道：“这使得。”大家举步前行，忽见一座大城，城门上写：“幽冥地府鬼门关”七个大字。崔珏道：“微臣在前引着陛下，恐有污秽相触。”领太宗入城顺街而行。忽见道旁边走出建成、元吉来，大声喝道：“世民来了，快还我们命来。”崔判官忙把象笏擎起道：“这是阎君请来的，不得无礼。”三人倏然不见。又行到一座碧承楼台，甚是壮丽。见一对青衣童子，执着幢幡宝盖，引着一个后生皇帝，后边随着十余个纱帽红袍的人。太宗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崔珏道：“是隋炀帝的宫女朱贵儿，他生前忠烈，骂贼而死。曾与杨广马上定盟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。后边这些是从亡的袁宝儿、花伴鸿、谢天然、姜月仙、梁莹娘、薛南哥、天绛仙、妥娘、杏娘、月宾等。朱贵儿做了皇帝，那些人就是他的臣子。如今送到玉霄宫去修真一纪，然后降生王家。”言讫，又见两个鬼卒，引着一个垂脸丧气的人出来。崔珏道：“这是隋炀帝，要带到转轮殿去。尚有弑父杀兄一案未结，要在畜牲道中受报，待四十年中洗心改过，

然后降生阳世，改形不改姓，为杨家女，与朱贵儿为后，完马上之盟，受用二十余年。项上白绫还未除去者，仍要如此结局。”太宗道：“炀帝一生，残虐害民，浮乱宫闱，今反得为帝后，难道淫乱残忍，倒是该的？”崔珏道：“残忍民之劫数，至若奸蒸，此地自然降罚，今为帝后，不过完贵儿盟言。”又见一吏走出来，对太宗道：“十王爷有请。”太宗忙走上前。十个阎王降阶迎接，太宗谦让，不敢前行。十王道：“陛下是阳间人王，我等是阴间鬼王，分所当然，何须过让。”太宗只得前行，竟入森罗殿上，与十王礼毕，坐定。秦广王道：“先前有个泾河老龙，告陛下许救，而终杀之，何也？”太宗道：“朕当时曾梦老龙求救，实是允他生全。不期他犯罪当刑，该人曹官魏征处斩。朕宣魏征下棋，岂知魏征倚案睡去，一梦而斩。这是龙王罪犯当死，又是人曹官出没神檄，岂是朕之过咎。”十王闻言，伏罪道：“自那老龙未生之前，南斗生死簿上，已注定该杀于魏人曹之手，我等皆知。但是他折辩，定要陛下下来此三曹对质。我等将他送入轮藏转生去了。但令兄建成、令弟元吉，日夕在这里哭诉陛下害他性命，要求质对，请问陛下有何说？”太宗道：“这是他兄弟屡屡合谋，要害朕躬，当时若非敬德相救，则朕一命休矣。又使张、尹二妃设计撺唆父皇，若非褚亮进谏，则朕一命又休矣。又暗下鸩毒于酒中害朕，若非孙真人相救，则朕一命又休矣。屡次害朕不死，那时直欲提兵杀朕，朕不得已而救死，势不两立，彼自阵亡，于朕何与？愿王察之。”十王道：“吾亦对令兄令弟，反复晓谕，无奈，他执诉愈坚，吾暂将他安置闲散，俟他时定夺。今劳陛下降临，望乞恕我等催促之罪。”言毕，命掌生死簿判官：“快取簿来看，唐王阳寿该有多少？”崔珏急转司房，将天下万国之王总簿一看，只见南赡部洲大唐太宗皇帝，注定贞观一十三年。崔珏看了大惊，急取笔蘸墨将“一”字上添上两画，忙出来，将文簿呈上。十王从头一看，见太宗名下注定三十三年。十王又问：“陛下登基多少年了？”太宗道：“朕即位已一十三年了。”十王道：“陛下还有二十年阳寿，此一来，已对案明白，请还阳世。”太宗躬身称谢。十王差崔判官、朱太尉送太宗还魂。太宗谢别出殿，朱太尉执一首引魂幡在前引路。只见一座阴山，觉得凶恶异常。太宗道：“这是何处？”崔珏道：“这是枉死城。前日那六十四处烟尘草寇众头目枉死的鬼魂，都在里头，无收无管，又无钱钞用度，不得超生，陛下该赏他些盘缠，好过去。”太宗道：“朕空身在此，那里有钱钞？”崔珏道：“陛下的朝臣尉迟恭有料钱三库，寄顿在阴司，陛下若肯出名立一契，小判作保，借他一库，给散与这些饿鬼，到阳间还他，那些冤鬼便得超生，陛下可安然过去。”太宗大喜，情愿出名借用。崔珏呈上纸笔，太宗遂主了文书，崔珏袖着。将到山边，见许多鬼拥出来，尽是拖腰折臂，也有无头的，也有无脚的，都喊道：“李世民来了，还我命来。”太宗大惊失色。崔珏道：“你们不得无礼，我替大唐爷爷借一库银子的票儿在此，你们去叫那魔头来领票去，支取分给。唐皇爷阳寿未终，到阳间去还要做水陆道场，超度你们哩。”众鬼听了，遂去叫魔头来，崔珏把票儿付与魔头，众鬼欢喜而去。三人又走了里许，见一青石大桥，滑润无比。太宗向桥上走去，刚要下桥，听得天庭一个霹雳，吃了一惊，跌将下来，未知太宗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俭奉诏选秀女 西辽遣使下战书

当时太宗跌下桥来，忙叫道：“跌死我也，跌死我也。”开眼一看，见太子、嫔妃都在傍伺候。太子忙传魏征等。魏征走近御床道：“好了，陛下回阳了。”太医就进“定心汤”。太宗吃了，站起身来。魏征问道：“陛下到阴司，可曾会见崔珏么？”太宗道：“亏他护持。”便将幽梦所见细细述与众人听。众人拜贺而出。太宗即传旨，宣隐灵山法师唐三藏到京。天使领旨去了。四、五天，唐三藏就随天使到京，建水陆道场，超度幽魂。又命以金银一库还尉迟恭，恭辞不受，太宗再三勉谕，恭方拜受而出。太宗在宫中，调摄了五、六天，御体比前愈觉强健。不期被火焚了大盈库。魏征道：“天灾流行，皆由宫中阴气抑郁所致，乞将先帝所御嫔妃尽行放出。”太宗见说，深以为是，即将先帝时宫女尽数放出，复有三千余人，宫禁为之一空。遂差唐俭往民间点选良家秀女，年十四、五岁者，止许百名，入宫使用。唐俭领旨去了。

却说荆州府有一乡宦，姓武名士彧，曾任都督之职。因天性恬淡，为宦途所鄙，遂弃官回家。妻子杨氏，甚是贤能。年过四十无子，杨氏替他娶一邻家之女张氏为妾。月余之后，张氏睡着了觉得身上甚重，下边阴户里有个物放进来，张氏只道是武行之，凭他抽弄，朦胧开眼，却是一个玉面狐狸。张氏大惊，举手一推，却把自己推醒。自此成了娠孕，到了十月时，将分娩，行之梦见李密特来拜访，云：“欲借住十余年，幸好生抚视，后当相报。”醒了，却是一梦。恰好张氏生下一女。那张氏因产中犯了怯症，随即身亡。武行之夫妇，把这女儿万分爱护。到了七岁，就请先生教他读书。先生见他面貌端丽，叫做媚娘。及至十二、三岁，越觉娇艳异常，便与同学读书的相通，十分绸缪。又过年余，是他运到，适唐俭到荆州点选秀女，就把媚娘点选入宫。太宗见了大喜，敕赐媚娘为才人。媚娘性格聪敏，凡诸音乐，一习便能，敢作敢为，并不知宫中忌惮。太宗行幸之时，好象与家中知己一般，才动手，就叫他搂他亲他媚他。太宗从没有经过这般光景，愈久愈觉魂消。因此，时刻也少他不得。

如今且说太子承乾，是长孙皇后所生，少有躄疾，喜声色及畋猎。魏王名泰，太子之弟。乃妃所生，多才能。见皇后已崩，潜有夺嫡之志，折节下士，以求声誉，密结朋党为腹心。太子知觉，正欲谋害魏王。时吏部尚书侯君集，怨望朝廷，见太子暗劣，欲乘衅图之，因劝太子谋反。太子从之，遂将金宝厚赂中郎将李安俨等，使为内应。不意被太宗闻知，便把太子承乾废为庶人，侯君集等俱罪与刑。又知魏王凶险，有夺嫡之谋，一时大怒，退入后宫。徐惠妃问道：“陛下今日为何面带怒色？”太宗把太子与魏王之事说了一遍：“如今不知当立何人为嗣？”武才人道：“不肖者已废之，图谋者亦未妥，何不将此蛤蚌，尽付渔人之利。晋王亦皇后所生，立之未为不可。”徐惠妃道：“晋王仁孝，立之为嗣可保无虞。”太宗闻言甚悦，即御太极殿，召群臣问曰：“承乾悖逆，泰亦凶险，诸子谁可立者？”群臣奏曰：“晋王仁孝，当为嗣。”太宗遂立晋王治为皇太子，时年十六。太宗谓群臣道：“我若立泰，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。自今，太子失道，藩王窥伺者，皆两弃之。”传诸子孙，永为世法。晋王既立，极尽孝敬，上下相安。

却说西辽华于国迷王，一日升殿，文武朝罢，迷王谓众臣曰：“朕处辽西一隅小国，风霜寒冷，土薄财稀，不如中华大唐天子，坐居长安，地广人

稠，财物殷阜。我欲兴兵前去夺取唐朝天下，抚有中外，吾愿足矣！”左丞相哈律曰：“长安兵多将众，不可轻视。陛下若欲进取，须当招军买马，积聚粮草，方可行师出征。”乃遣行兵都督胡文耶，出榜招军。

有辽东苏保童，原是高丽国王丞相盖苏文之子。因唐王征取辽东，杀了苏文，留下此子，曾在青云老子门下学得一身武艺，有九口飞刀，闻说西辽迷王招军，即来投入。迷王见他武艺高强，招为驸马。听说迷王要取长安，乃跪下奏曰：“陛下若欲夺取唐朝天下，臣虽不才，愿领兵为前部。”迷王闻奏大喜，即召丞相哈律曰：“兵马已足，可择日进发。”封苏保童为征唐大都督，张文为先锋，胡文耶为管兵总管。大兵六十万，望长安进发。乃先遣番兵赍战书一道，不分星夜，来到长安，驿中住下。次日早朝，太宗升殿，文武拜舞毕，有黄门跪下奏曰：“今有辽西番兵，捧着一道表章，叩奏天庭。”太宗闻奏，忙宣番兵上殿，番兵将战书呈上。太宗拆开观看，见上面写着：

辽西华于国迷王，致书于唐王世民。你为皇帝，多行不道，杀死同胞兄弟，败了天伦，何以正中国，统治万民？可将江山速献于我，免动刀兵。不然，大将临城，反悔不及。

太宗看了大怒。遂命武士将下书番兵囚入天牢，等待擒了迷王，一同处斩。武士领命，即将番兵押入天牢去了。太宗遂召军师徐 商议曰：“辽西小丑，无礼忒甚，表章语言，甚是不恭，朕今意欲进兵征讨辽西，擒了迷王，捉住保童，方消吾恨。但未知吉凶之事何如，请军师判之。”徐 曰：“臣昨夜仰观天象，见紫微星出现西方，我主福德正旺，若要行兵，万无一失。”太宗听说大喜，就问：“谁可为将？”徐 曰：“文臣武将，不计其数，但欲文武双全，可为元帅者，还是平辽薛国公。”太宗准奏，就命徐 赍圣旨到薛府，宣召仁贵拜为元帅，出征辽西。

徐 领了圣旨，即日起程，离了长安。不数日，来到龙门县，报入薛府，说圣旨已到。仁贵忙整朝衣，安排香案，出门迎接圣旨，到堂上跪听宣读。皇帝诏曰：

朕观自古以来，夷狄最为中国之患。向日，辽东盖苏文，赖卿活捉剿除，风烟灭息，国泰民安。今苏文之子苏保童投入辽西华于国。迷王见他武艺高强，招为驸马，统领番兵，前来犯我边疆。朕思将军勇略盖世，今遣军师徐 前来，封卿为征西总督大元帅，前去剿除番寇。凯旋之日，再加封赐。旨意到日，即便起程，慰朕夙心，尚其钦哉！

开读已毕。接了圣旨，与军师相见，仁贵曰：“今蒙圣旨要下官征西，只是下官难去。辽西不比辽东，烦军师大人回奏圣上，别选良将。下官年老力衰，难以领兵专权。”徐 听了，心中暗想：“他不出征，此事如何是好，不免将几句言语激他，看他如何。”乃言曰：“将军果是力衰，下官不敢相逼。闻说苏保童，武艺高强，能敌千员大将，说中国只有薛仁贵，如今年老，怎当我年少勇猛，中国更无人可对敌。”仁贵怒曰：“这贼敢如此欺吾，我年虽老，胸中精力尚然强壮，荡扫腥膻，有何难哉！谅一保童，有何介意。我即入朝挂印，前去征讨，不杀此贼誓不回兵。”徐 大喜曰：“足见将军赤心报国，后凯旋之日，功垂竹帛，名著禹彝，万世有光。”仁贵遂入内，

谓夫人、小姐曰：“适蒙圣旨，宣召征辽，明日就要起程。”夫人、小姐曰：“荷蒙朝廷厚恩，封为国公，今国家有事，合宜前去征讨，以尽为臣之职，可即起程。”到了明日，夫妻子母，相别而行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仁贵统兵征辽西 保童献计困大唐

却说仁贵同徐 起程，行到长安，进入王城，直至金銮殿，拜见太宗。龙颜大悦，赐绣墩坐下。太宗谓仁贵曰：“今辽西小丑，百般辱骂，要夺大唐天下。寡人甚忿，意欲亲征，誓杀此贼，扫荡妖魔，故特召将军为元帅。”仁贵曰，“微臣情愿保驾，以报陛下。明日可发旨意，亲下教场，点起雄兵，前去征讨。”太宗即颁下旨意，大小三军，明早齐集教场听点。次日，太宗安排御驾，金鼓齐鸣，亲下教场，演军排阵。太宗坐下，文武朝拜，三军叩头。太宗即点一名，平辽国公薛仁贵，封为平辽大元帅，赐宝剑一口，先斩后奏。又点一名，驸马秦怀玉。封为开路左先锋。又点一名，都督段野林，封为开路右先锋。大小三军，俱各赏赐。总点大兵一百万，来日出征。太宗驾转回宫。次早登殿，命太子监国。宣上薛仁贵，赐了金牌一面。仁贵便传下令来，炮响三声，金鼓齐鸣。太宗登辇，刀戟森森，旌旗闪闪，一路浩浩荡荡。不数日，已到草桥地面，仁贵传令安营。

且说迷王打听唐兵已到草桥，迷王乃遣张奇把守草桥关隘。张奇领兵万余，前来抢守。左先锋秦怀玉奏太宗曰：“臣虽不才，愿取头关，以为我王安歇人马。”太宗喜曰：“卿要多少人马？”怀玉曰：“只消臣一人前去。”太宗听说，命近侍取御酒来，亲赐三杯，金花二枝。怀玉饮了御酒，带了金花，单枪匹马奔至辽西城下，大叫曰：“守关将卒，可速报张奇，早早献城受缚，免害生灵，若少迟延，就将辽城踏为平地。”小将忙忙报与张奇，张奇即令先锋乌文虎，领兵出关迎敌。文虎得令，引兵下关，高声叫曰：“唐朝来将何人？”怀玉曰：“我乃唐王驸马，姓秦名怀玉。你是何人？”乌文虎曰：“吾乃先锋乌文虎也。我主欲夺取唐朝天下，总为一君，你尚敢来此搦战？”怀玉听言大怒，举枪直取文虎，文虎提刀架住。两下交战五十余合，文虎抵敌不过，回马便走。怀玉勒马赶上，只一枪，刺于马下。大杀辽兵数百，提头回见太宗。太宗大喜，即令排宴，庆贺怀玉打关第一功。

再说辽兵败走，回报张奇，说先锋乌文虎被唐将秦怀玉刺死了。张奇听说即谓众将曰：“谁人出兵，与乌文虎报仇？”胡文耶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即引三千人马，杀至唐营。小卒报进，太宗君臣正在饮宴。右先锋段野林曰：“待臣去捉他。”乃披挂上马，来到阵前问曰：“来将何人？”文耶并不打话，轮枪直刺野林。野林大怒，举刀交战，不上数合，被野林大喝一声，活捉过马，奔回营中。见了太宗。太宗大喜，即将文耶斩讫，又令排宴庆赏段野林。只见辽兵又回报张奇，说唐将活捉胡文耶去了。张奇大惊，遂统辽兵一万，亲自出阵，高声叫曰：“唐王无道昏君，为何伤我二员大将？可速速出来交战，早定太平。吾乃辽王驾下大都督、把关首将张奇是也。”小军报入，太宗便问：“谁人去捉张奇？”薛仁贵奏曰：“要捉张奇，臣有一计，遂可以夺了草桥关隘。”太宗问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仁贵走上太宗身边，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太宗大喜，即令三军，各处埋伏，依计而行。仁贵乃自披挂，头带银盔，身穿银甲，腰系玉带，手执画戟，辞了太宗。太宗亲赐御酒三杯。仁贵饮了，跳上龙驹，竖起西方白虎神旗，奔到阵前，大叫曰：“来将何名？”张奇曰：“我是迷王驾下大都督张奇。你是何人？”仁贵曰：“若说我姓名，曾在海东夺了辽城，活捉苏文，收复高丽，国王敕封平辽国公薛仁贵，你蛮夷个个闻名，将军为何不晓？”张奇曰：“久闻将军大名，但在辽东，畏服将军，我辽西定然不服。”仁贵听了，举戟就刺张奇，张奇亦举

枪架住。两下齐攻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仁贵虚将画戟拖地而走，张奇不知是计，随后赶来。看赶至东边，忽一声炮响，秦怀玉领兵杀出，火箭齐发。张奇心知中计，忙往西走。又见西边一声炮响，段野林领兵杀出。三军各将铁弹子飞打，打死辽兵无数，张奇进退无计。仁贵催动人马，却把张奇困在中间，张奇前后冲突，不能得出。仁贵将张奇一鞭打死，众军一齐拥过草桥关，夺了辽城。仁贵传令安民，迎接圣驾入城。文武官僚，都来朝贺。太宗宣上薛仁贵曰：“今取辽西第一座城池，非卿之神机妙算，焉能一旦成功。”仁贵曰：“此乃陛下洪福，臣何力焉。”太宗就令排宴，赏赐群臣，犒劳三军。遂问仁贵曰：“此去辽王驾下，还有多少道路？”仁贵即将地理图献上，又对太宗曰：“此去还有半月。”太宗曰：“辽王无道，兴兵犯界，若不捣其巢穴，终为后患。卿可传下号令，即日起程。”仁贵得旨，乃号令三军，一齐进发，攻取辽城。军马行了半月，已到节天关隘。安下营寨，太宗就问仁贵：“用何计攻城？”仁贵曰：“待臣去看虚实，然后定计。”遂上马前行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辽王升殿，小卒报曰：“今有大唐天子，领兵百万，杀至草桥关下，斩了都督张奇，先锋胡文耶、乌文虜，夺了辽西第一座城池，今驱兵大进，已至节天关下寨。”辽王闻报大惊。苏保童奏曰：“臣有一计，可捉唐王。”辽王问：“何计？”保童曰：“我王将城内人民财物，俱搬到一城，臣领人马离城二十里之地安下。将红朱漆柜放下鸽子，安在殿上。等待唐王入城上殿，必定打开红柜，那时看见鸽子飞起，臣即领雄兵百万，困住唐王，叫他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一鼓擒之，长安可取也。”辽王大喜，依计而行。

却说仁贵来到节天关口，仔细观看，止见空城一座，里面绝无动静，回见太宗奏曰：“臣到关口，仔细遍观，却是空城，此必辽王暗下计策，哄陛下进城，意欲困我兵将也。”太宗曰：“非也。他见我夺关斩将，势不可当，乃心上畏惧，望风逃窜，卿何虑之过。”即急催兵马进城。仁贵又奏曰：“陛下休要入城，倘若会兵四面围住，那时进退无路，可不误了大事。”太宗不听，竟到城内，坐于辽邦殿上。文武群臣，称贺已毕，太宗见殿上有一红柜，乃问群臣曰：“此内何物，莫非金宝乎？可开一看。”仁贵忙奏曰：“不可打开，内必有奸计。”太宗不信，令武士向前打开。只见里面都是带铃鸽子，一声响亮，群飞去了。太宗大惊曰：“不听薛卿之言，却中番人之计。”正欲出城。保童见群鸽飞回辽营，急统兵百万，顷刻时，将节天关城四面围定。太宗闻报，魂不附体，谓仁贵曰：“朕不听卿言，以致祸患临身，奈何？”仁贵曰：“陛下勿忧，且当出兵，与他交战。”仁贵乃高声叫曰：“谁敢出马交战？”秦怀玉曰：“小将欲往。”遂挺枪上马，开门杀出。苏保童乃遣先锋雷廷赞出马，各不答话，交战三十余合，被怀玉刺死落马。大杀辽兵百余，提了首级，回见太宗，太宗大喜。未知保童如何再战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苏保童刀伤仁贵 薛丁山箭敌保童

却说保童正在帐中，见败军来报，雷廷赞被杀，遂执刀上马，径到城下，高叫：“薛仁贵，你可亲自出来，决一胜败。”段野林愿出对阵，即时上马，奔至阵前。保童曰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野林曰：“吾乃唐王驾下右将军段野林也。”保童曰：“你非我敌手，快回去叫仁贵出来对阵。”野林大怒，提刀砍去，保童举刀迎敌，战了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保童乃念起咒语。片刻间，天昏地黑，轮起飞刀，野林急忙逃回，已中飞刀，伤其左臂，折了人马。太宗接着，两眼泪流，不逾日而死，太宗命殓斂已定。秦怀玉奏曰：“小臣愿去捉了苏保童来祭献段将军。”即上马出城，大骂曰：“辽贼苏保童快出来受死。”保童听说，奔出阵前，各通姓名，战了三十余合，保童乃念咒语，丢起飞刀，怀玉看见，忙擎剑在手，一一对过。保童无法可施，乃言曰：“秦将军，我与你休战，且比个手段，我打你三鞭，你打我三鞭。”怀玉曰：“你先与我打。”保童曰：“使得。”二人下马。怀玉就生一计，若三鞭打他不死，我命绝难保矣。将马带至身边，打了三鞭，即可逃生。保童乃伏于地，叫怀玉打起。怀玉举鞭尽力打了一下，保童全然不动，怀玉即忙看着马，又打了两鞭，即飞身上马逃了。及保童翻身看时，已去远了。保童上马赶来，幸得众将挡住，大杀一阵，救得怀玉入城。次日，保童又来搦战，叫曰：“怀玉奸贼，可出来还我三鞭。”小卒报进，薛仁贵就辞太宗，开城出战。太宗已亲上城观看。仁贵奔至阵前，叫苏保童曰：“你父盖苏文，不守藩臣之分，侵犯中国，杀害生灵，被我捉获斩首，削平辽地。你当改父前愆，各守一隅，安享禄位，不亦可乎？为何妄生异志，侵犯中原，思夺唐朝天下？我想你父勇猛，尚不能肆志，你今乳臭小儿，又焉能成其事业，请自思之。向前纳命，免作刀下之鬼。”苏保童曰：“为你杀我父亲，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以故尝思报复，故今日动此干戈。”仁贵曰：“不须多言，眼见分明。”乃举戟直刺将去，保童亦舞大刀，直冲过来。二人大战一百余合，不分胜负。保童暗思：仁贵雄勇，难以力胜，须用计取。乃在马上念起咒语，一时云雾升腾。仁贵知他作法，忙取弓箭在手，只见飞刀果起，仁贵将箭一一射下。不意，保童有九口飞刀，仁贵只有神箭五枝，一时不防，被保童暗起飞刀，正中仁贵肩膀，进肉寸许，负痛而逃。保童望后赶来，太宗在城上看见，忙取弓箭射去，正中保童左膀，方才退去。太宗亲自下城接着仁贵曰：“险些失我爱卿矣。”仁贵曰：“若非陛下，臣必死于辽奴之手。”言未毕，跌倒在地，血染白袍。太宗亲自扶起，命医调治。谓徐曰：“如此危急，怎生奈何？”徐曰：“臣昨起一数，不过一月，自有上将到此，捉获保童。依臣所见，陛下且传令坚闭城门，以俟救兵。”太宗从之不题。

却说云梦山中水连洞，鬼谷老祖正在打禅坐定。忽西南方起一阵怪风过去，老祖遂晓其中之意，叫徒弟：“丁山进前，听吾言语。你父亲薛仁贵与唐王困在辽西城内。今日交战，你父被飞刀所伤，正当危急。你今年一十六岁，正好兴兵前去，救取父亲。”看官，你道丁山为何在云梦山中？有个缘故。因前年仁贵出去投军之时，时丁山尚在母腹未生。过了十二年，时丁山十二岁，雄略过人，精于射箭。一日，在白河村射雁，自夸善射，无人敢比。适仁贵封平辽公回来，听他言语，不知是他的子，乃言曰：“此子年少，何出此狂言。”遂下马，与之比试。不觉暗放一箭，直透咽喉而死。时鬼谷老祖在山中，见一阵怪风过去，忽悟言曰：“吾昨日奉玉帝敕旨，教我去救丁

山性命。”遂驾起祥云，至白河村，化作一支猛虎跳出来，把丁山衔在口中，走回山中。将灵丹放入丁山口里，须臾便活。老祖对他说出缘由，丁山遂拜老祖为师父，学些武艺。

当日，丁山听见老祖说出救父的话，眼中不觉流泪曰：“自从师父救到山中，已经四载，感蒙师父教我六韬三略，呼风唤雨，上阵行兵之法，件件皆能。但未曾报得师父深恩。我今要往辽西，又无枪马，怎生去得？”老祖说，“你去救父，自有披挂鞍马，不须烦恼。我今与你九枝神箭，对辽人九口飞刀，雌雄宝剑二把、钢刀一把，俱藏身，临时应用。又与丈二神枪一条，拿在手中。早去辽城救了父亲，并唐王回国，不可延迟。”分付已毕，丁山就向老祖拜了四拜，辞老祖径自下山。行了一日，天色已晚。看看来到一庄，见一老者问曰：“公公，小子行路已晚，敢借宿一宵，明早就行。”老者曰：“此处歇不得，庄后有一妖怪要吃人，我们到晚都躲在瓦窑中歇了。”丁山曰：“不妨事。”老者曰：“我自去了，你被他吃，不干我事。”丁山就在此歇。到了半夜，一阵风过，那怪就扑出来。丁山大喝一声：“休走！”向前挟住，那怪现出本相，乃是一匹马。见了主，即低头跪下。丁山就骑上此马，等待天明就行。未及一、二里，前面又见一老人叫曰：“那邓马是我的。”丁山曰：“此系妖怪，被我降来作马，如何是你的。”老人曰：“吾家昨日失了马，四下追寻不见，将军不信，现有鞍辔在此，你若要买，就卖与你。”丁山下马，问要多少价。老人曰：“你且将鞍辔拴起来。有盔甲一付，一总卖给你。”丁山接过盔甲，全装披挂起来。正要问他，那老人忽然不见，只听见空中高叫：“丁山听吾分付，吾乃太白金星，奉玉皇圣旨，将鞍辔、盔甲送你，可急去救取唐王并父亲，不可有违。”说罢，腾云而去。丁山乃望空拜谢。心中自忖，须到家中见了母亲，方可前去，遂上马启行。到了自家门首，只见门房高大，上写“平辽薛府”。丁山跳下龙驹，走进帅府里面。看见母亲，丁山叫曰：“母亲，孩儿今日回来了。”夫人看见丁山，吃了一惊，问曰：“我儿你死了，因何今日又在这里？”丁山曰：“自从那日被箭射死，感蒙鬼谷祖师，化作一虎，前来救我，衔到山中救活，因此拜他为师，学些武艺。今日回来，探望母亲。”其母大喜。丁山又问：“姐姐安在？”金莲小姐听说，忙出来见了兄弟。合家欢喜，设宴庆贺。

三人饮了数杯，丁山曰：“鬼谷祖师说，唐王被困在辽城，我爹爹又被飞刀伤损，叫儿前去救取唐王并我父亲，明日就要启程。”金莲曰：“你有什么本事，敢击辽西征战？”丁山曰：“姐姐不知，我在云梦山中，学得十八般武艺，又会腾云驾雾，呼风唤雨，无不精通。”金莲曰：“你既有这本事，便可去得。但我亦要同兄弟前去救应爹爹，但师父有言，不敢妄行。”丁山曰：“姐姐这话，从何说来。”金莲曰：“我前日在后花园学习女工，忽见半空中，有一长眉大仙，驾祥云下来，叫曰：‘金莲小姐，你可学些武艺，日后父亲有难，好去救他。’我答曰：‘我是女子，怎么学得？’长眉大仙曰：‘待我教你轮枪舞剑，弯弓搭箭，呼风唤雨，腾云驾雾金木水火土五遁之法。’当时我学之，件件通彻。大仙临去，又与仙丹一粒，叫我吞入口中，下去自觉气力转生，精神加倍。他又说我：‘若要救你父亲，必须我再来分付，方可启行。’以此未敢同兄弟前去。”丁山曰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当作速启程。”次日，就辞母亲、姐姐，带领一万人马，望辽西进发。不数日，已到节天关外。正遇苏保童搦战，丁山大骂曰：“辽奴为何暗发飞刀，伤我父亲，今日与你誓不干休。”保童曰：“你何人？”丁山曰：“我乃薛仁

贵之子丁山是也。我必与你拼个输赢。”保童曰：“你父亲被我飞刀杀死，你这黄口小儿，敢来逞凶弄武。”两人遂交战起来。足足战了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保童暗自喝彩：“真是虎人生虎子，今日我若不杀此子，是虎生翼矣。”乃念起咒语，丢上飞刀。丁山看见，取出九枝神箭射去，一一对过。保童乃收了飞刀，丁山也收神箭，又大战起来。未知胜负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薛仁贵辽西认子 陈金定计杀辽婆

当日，两将又令鸣锣擂鼓，大相征战。直杀得鬼哭神惊，天昏地惨。小卒慌忙报进城，说有一年幼将军，领兵与保童征战，甚是威猛。太宗闻报，即与徐上城观看。见旗上写“平辽薛国公之子薛丁山”。太宗谓徐曰：“旗上分明写‘薛国公之子’，吾闻其子已死，此是何方将佐？”徐曰：“须去问了薛公，便见分明。”太宗乃同徐下城，亲至仁贵床前问曰：“刀伤可好些么？”仁贵曰：“刀伤虽略好些，尚未十分平复。”太宗亲为之敷药，不逾时，而刀口平复。太宗大喜，又问曰：“卿有儿子？”仁贵乃流泪曰：“臣妻只生一子，取名丁山，年十二岁。也会射箭。臣征东回家之时，偶遇于白河村中射雁，他自夸己能。臣间别多年，一时父子不相识认，两下比试，不觉失手射死，臣嗣绝矣。”太宗曰：“今城外有一少将，貌似将军，旗上写‘平辽薛国公之子薛丁山。’卿同朕一看，便见分明。”

仁贵就随太宗上城观看，果见旗上名字。仁贵曰：“我子分明死了，如何又在这里，此实不敢信也，且看他交战何如。”仁贵看了，曰：“真勇将矣，可速调兵接应。”丁山战到日晚，遂左手提枪，右手取出铁鞭挥去，正中保童背心，口吐鲜血，负痛而走。丁山催动人马，大杀辽兵。太宗忙传圣旨，迎接年少将军。丁山入城朝见太宗，太宗问曰：“卿是何人？”丁山曰：“臣是薛仁贵之子薛丁山。”太宗方知是实。忙召仁贵上殿，谓曰：“果是卿儿子。”丁山一见父亲，乃拜伏在地。

仁贵上前扶起，哭曰：“吾儿你缘何得了性命？”丁山将前事说了一遍，仁贵大喜。太宗曰：“卿父子今日得相会，亦是朕有幸也。”遂命安排筵宴庆贺薛家父子不题。

却说苏保童被丁山打了一鞭逃回，自揣：“丁山武艺高强，如何敌得过，我有姑娘苏金定，神通广大，呼风唤雨，驾雾腾云，件件精通，须得他来，方可捉获此子。他今在二姑山中修行，不免请他来，多少是好。”次日，上马行到二姑山，见了姑娘，低头下拜。苏金定曰：“侄儿今何到此？”保童曰：“我与唐朝薛丁山，战了一日，未见胜负，后来被他打了一鞭，特来请姑娘到营中，乞助一阵。”金定曰：“我已修行，岂有再行兵之理。”保童跪下，再三哀告曰：“我父已被薛仁贵杀死，此仇尚且未报。今其子丁山，又将侄儿打了一鞭，姑娘乞念我父手足之情，助我一阵。”金定被他哀求不过，只得从他。遂拿了钢刀，上了马，同保童竟杀到城下，高声叫曰：“乳臭小子，可出对阵。”小卒慌忙报进。丁山遂提枪上马，开门杀出，直取辽婆。战到五十余合，辽婆念起咒语，丁山诵起真经，两下对过。辽婆终是女人，两腿酸麻，策马逃走，丁山随后追去。

金定走至黄昏，躲入庙去，见丁山赶近，扯满弓弦，暗射一箭，正中丁山左臂，回身关上庙门。丁山大叫道：“贱人快来受死。”黑夜不见辽婆，亦自寻路走了。行了数十步，见一庄门，高声便叫借歇。陈公听得有人叫响，即来开门。丁山告曰：“吾是大唐保驾将军薛仁贵之子薛丁山。今与辽婆大战一日，彼乃逃生走了，吾随后追赶，不想天色已晚，反被他射了一箭，不知去向，吾逃至此。望公公相救。”陈公忙扶入房中。只见陈公之女陈金定，看见便问：“此何方将士？”陈公曰：“此是唐王驾下将军，若救得此人，富贵不小。”陈金定见了丁山，年纪幼小，人才出众，心内欢喜，忙整酒饭相待。悯其箭伤，亦向前相见。安置已定，各自歇息。

却说辽婆躲在庙中，等待天晓开门，看见满地都是血迹，暗想：“夜间此子必中我箭，箭上有药，必然死矣，我且回去，报与侄儿。但昨日至今，腹中饥饿，不免走到前面庄内，讨些酒饭充饥，多少是好。”乃下马竟入里面。陈公见了，跪下曰：“皇姑来此何干？”皇姑把前言说了一遍：“特来与你借饭充饥。”陈公忙排酒饭，管待辽婆。丁山不知，在里面大叫一声：“好痛杀我。”辽婆便问：“里面是谁大叫？”陈公佯言曰：“是我儿子，被虎伤了左臂，因此大叫。”辽婆曰：“我有箭疮药在此，拿去敷上即好。可叫他来见我。”陈公乃拿药到里面见丁山，将与辽婆应答的话述了一遍。丁山说声：“多谢相救。”陈公遂将其药敷上，疮即不疼，顷刻平复。陈公说：“辽婆又要你出去见他。”丁山曰：“若还认得，此事将何理论？”两人正在商议，陈金定走来听见，向陈公曰：“儿有一计，可救将军。”陈公曰：“何计？”陈金定曰：“爹爹出去见他，说感蒙妙药敷上，伤已平复，但一时起来不得，皇姑要见，须同进卧房里面一见。孩儿持刀一把，躲在门后，等他进来，一刀挥为两段。一则救了将军，二则除了此害，岂不是一举两得。”陈公曰：“妙哉！妙哉！”此时陈金定暗想：“丁山少年英雄，天下少有，若得此人结为夫妇，吾愿足矣。”故此悉心相救。

陈公依计，出见辽婆曰：“皇姑要见儿子，伤疮虽好，一时尚起不得，请进卧房一见。”辽婆随着陈公走到房内，忽门后闪出陈金定，大喝一声，刀起头落，已挥为两段。丁山见了大喜，向前拜谢。陈金定挽住曰：“不要拜谢。奴有一言，将军若不嫌奴家貌丑，愿与将军效结姻亲。”陈公亦言曰：“我女年方二八，容貌颇美，武艺高强，能敌千员大将，将军若肯招纳，同去救了唐王，多少是好。”丁山想他救命大恩，只得应允。陈公大喜，就叫安排结亲宴席。二人打扮整齐，行至堂上，先拜天地，家堂香火，后拜陈公夫妇，对拜已毕，三人入席。酒饮数巡席散，夫妻挽手，同入罗帐，效结鸾凤。

次早起来，夫妇拜见陈公。丁山曰：“感蒙岳父深恩，本当奉侍左右，但唐王与父亲心内悬望，吾今要去，禀知岳丈。”陈公曰：“可带我女一齐同去。”丁山听说，夫妇遂别陈公，一齐上马。不移时，已到节天关，正遇苏保童统兵杀来。丁山大叫曰：“辽奴，你请姑娘来助战，如今已被吾杀死。你好好献上降书，免你一死。”保童听说大惊，又见有女将在傍，不敢回言，打马便走。关上小卒看见丁山回来，忙报知太宗，太宗就令开城接入。丁山夫妇入城，朝见太宗，太宗问曰：“此女何人？”丁山曰：“臣妻陈金定也。”就将前事备细奏明。太宗大喜，就封丁山为总督元帅，妻陈氏为一品夫人。夫妇叩头谢恩，太宗曰：“卿可同妻去见父亲。”丁山乃与金定来见仁贵。双双拜下，说出情由。仁贵大喜不题。

却说苏保童闻知姑娘被杀，心内大惊。忽想师父青云老祖，神通广大，我不免请他到此，方能杀了薛家父子。遂上马来到了青云山，进入洞中，拜见师父。老祖便问：“来此何干？”保童将交战事情说了一遍：“弟子特来请师父相助一力。”老祖曰：“我是出家人，不去杀人，你回去罢。”保童再三哀告，老祖不肯出来。保童乃心生一计，待吾哄他一哄，说，“唐朝薛丁山是云梦山鬼谷祖师徒弟，与我对阵，骂师父不济，说我武艺不精，才略不通，你师父徒虚名耳。以此弟子特来请师父出阵，不惟可杀丁山，抑且可显师父平生大略。”老祖听说，大怒曰：“鬼谷是我师兄，丁山是我师侄，他如何这等无礼，毁谤于我。徒弟，我今为你捉那薛家小子罢。”就同保童来

到营中，统领三军，拥至城下，大叫：“丁山，可早出来受缚。”小卒连忙报进。太宗闻报乃曰：“那个将军出战？”陈金定进前曰：“贱妾不才，愿出一战。”太宗大喜。金定遂提刀上马，带领三千人马，开了城门，奔至阵前，指着老祖骂曰：“无端野道，你出家修行，便如何又起恶心，在此搦战。”老祖曰：“你何人？”金定曰：“我是薛丁山浑家陈金定也。”老祖曰：“量你是个女子，有何本事，快去叫你丈夫出来交战，不然教你死在目前。”金定大怒，舞刀直取老祖，老祖举枪架开，二人大战三十余合。老祖正欲念咒作法，忽丁山恐妻有失，单骑杀来，辽兵大败，各自收兵回营。

那青云败回营中，心生一计，乃谓保童曰：“明日你去与他交战，诈败而走，待我如此如此，他必被擒矣。”保童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次日，领兵到城下搦战。丁山夫妇闻知，引军杀出。两下文战三十余合，保童便走，丁山夫妇追至营前，青云从营左冲出，念起神咒，只见天昏地黑，丁山夫妇心中大慌，正欲回转，忽青云跳过马来，把金定活捉去了。丁山正要夺路而走，青云就丢起红绫大帕，将丁山裹住在内，拿进回营。揭起帕来，跌下丁山。保童曰：“你这小贼，我父被你父杀了，今日将你碎尸万段。”丁山骂曰：“辽奴要杀就杀，何必多言。”保童曰：“待拿那老贼来，一同祭献我父，那时杀你。”遂命左右，将他夫妇囚在一处。太宗闻报丁山夫妇被捉去了，魂不附体。仁贵哭曰：“我子拿去，唐王依靠何人，待吾来日亲自出征。”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金莲作法救丁山 青云领兵战金莲

却说金莲小姐，正在花园刺绣，忽见长眉大仙驾云而至，叫金莲曰：“你兄弟叫青云老祖捉去，你可即日起程，前去救他，不可有违。”说罢就去。金莲听了，走到堂中，告母亲曰：“丁山兄弟，今日陷在辽营，我要去救他。”夫人曰：“你不出闺门，如何知得此事？”金莲曰：“原日，长眉大仙与我仙丹吃了，晓得过去、未来之事。叫我到十八岁，即可行兵救父。今日又亲临嘱咐，叫我起程。”夫人曰：“既然如此，你须急去。”金莲辞了母亲，全装披挂，手执大刀，念起真言神咒，半空中驾起乌云，径至辽西城内落下。小卒慌忙报进。太宗闻说，即召至殿上，山呼已毕，太宗问曰：“你是谁家女子？”金莲曰：“妾是薛仁贵女。今见兄弟丁山，困在辽营，特来救取，保圣驾、父亲回朝。”太宗大喜，急召仁贵上殿，谓曰：“卿女在此。”仁贵看见，果是女儿。金莲见父亲，即忙拜下。仁贵扶起曰：“我儿因何到此，从何学得武艺，又能腾云驾雾？”金莲将长眉大仙教诲之事，说了一遍，仁贵大喜。太宗命排宴庆贺不题。

且说保童告师父曰：“今捉得了山夫妇在此，我想若不速杀，恐有祸患，不如杀罢。”青云曰：“正合吾意。”遂令将丁山夫妇绑到法场处斩。

却说金莲正与父亲饮酒，忽见一阵怪风过去，金莲大叫曰：“爹爹，今日兄弟有难，辽人要将他夫妇杀了，儿要去救他。”遂念起真言，驾上云头，直到辽城法场坠下。作起法来，飞砂走石，天昏地黑，辽人大惊，四散奔走。金莲即将丁山夫妇提在云端，顷刻回来，见了太宗与父亲。太宗、仁贵见了山夫妇亦同回来，不胜欢喜。群臣称贺曰：“真女中之雄将也，平辽即在目下矣。”太宗即封金莲为总督征西正一品天仙神女。金莲叩头谢恩。

再说青云与保童正在营中议事。忽见小卒飞报，有一女将，半空坠落法场，将丁山夫妇救起，驾云而去。保童大惊曰：“为何有此异人？”青云曰：“此必是薛仁贵之女也，名唤金莲，乃长眉大仙徒弟。”保童曰：“将何计捉之？”青云曰：“来日待我出阵，看他武艺何如。”次日，青云统领辽兵，拥至城下，叫曰：“金莲小贱人，可出来受死。”小卒报进。金莲即提刀上马，开了城门。太宗、仁贵上城观看。但见金莲奔到阵前，指着青云骂曰：“你是五洞仙子，当遵守法戒，为何私自下山，反助逆寇，玉皇知道，贬你在阴山，万载不得翻身。”青云听了大怒，轮起双剑，直取金莲，金莲把刀架开。战了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青云就念起真言，黑了天地，金莲便念起北斗真经，依旧云开日照。青云见他破了，又念道德经，飞砂走石，乱打金莲，金莲便把道德经倒转念，飞砂无影，走石无形。青云心中愈恼，乃在马头上，敲了三下，火光飞起三丈。金莲便念起上清宝经，火光即时消灭。青云骂曰：“无端逆贱，这般无礼。”又念起神咒，狂风大雨，霎时倾注，金莲取出葫芦，将水收在里面，只有半瓶。青云见他破了，又举起双剑再战二十余合。丁山夫妇杀出，青云抵敌不过，大败而回。杀死辽兵无数，金莲收兵回城。太宗、仁贵出接，大加慰劳。金莲曰：“他是五洞仙子，难以收服。明日若再战，他必丢起红绡大帕，把贱妾拿去。贱妾晓得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遁之法，凭他拿去，亦能遁回。但事终是无济。贱妾临行之时，师父曾有分付，叫我若有难，高叫三声，他自来救我。今御园中可焚起香来，待贱妾请师父，讨除此野道，方可捉得保童，平服辽西。”太宗就命安排香案于御园中。金莲走去拜了四拜，仰天叫三声师父，只见长眉大仙驾云而至。金

莲告曰：“今有青云老祖，不守仙戒，反助保童作乱，与徒弟交战一日，幸得师父教我法术，不至于败，但不能胜他，求师父相助一力。”大仙听了，乃骂曰：“青云野道，为何私自下山，待我奏玉皇，拿了他去。”言毕，驾云而去，直至三天门下，表奏玉皇。玉皇准奏，遂差六丁神将，来拿青云。时青云在营中想，昨日与金莲交战不胜，又要引兵搦战。忽见空中神将叫曰：“青云大仙，玉皇有旨，请你可即同行。”青云听说大惊，恼恨徒弟哄我下山，以致犯罪天庭。只得随六丁神将来到玉皇驾下，玉皇敕旨说：“青云不守法戒，私自下山，杀害生灵，罪恶甚大，发在阴山，幽置枯井，万载不许翻身。”金莲得知青云拿去，乃奏太宗曰：“我师父奏上玉皇，青云已拿去了，速议进征。”太宗大喜，望空拜谢。遂谓仁贵曰：“青云已去，声势已去，卿可出兵，早定辽邦。”仁贵即传令：“着秦怀玉领兵从南门杀出，丁山领兵从北门杀出，陈金定领兵从东门杀出，金莲领兵从西门杀出，四下攻击，苏贼可擒矣。”分拨已定，一声炮响，各人上马，一拥而出。未知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仁贵保驾回长安 媚娘披缙入尼寺

却说保童见师父去了，心下大惊。忽见小卒来报，唐兵四门杀出。保童暗忖，不能抵敌，急引入马，望营后逃走。金莲早已知得，乃驾起云端，急忙赶上，将保童捉住，辽兵被杀不计其数。金莲捉了保童，解见爹爹，仁贵大喜，就令金莲去取辽城。金莲统军将辽城围定，迷王大惊，率群臣开城投降。金莲遂带迷王来见爹爹。仁贵曰：“辽王已归顺，可回城见主。”遂同引军来见太宗。太宗下阶，迎接仁贵父子上殿，慰劳一番。遂命押过保童，太宗曰：“为你这贼，杀害多少生灵，虽碎尸万段，不足以偿也。可押去斩首。”左右遂牵出斩首。迷王跪下，太宗曰：“朕居中国，你处外夷，为何妄生越志，要夺中国？”迷王曰：“臣该万死，乞陛下赦宥，愿世世称臣，再不敢侵犯。”太宗曰：“朕今日姑饶你，以后若再不贡，将你辽城荡洗一空。”迷王叩头谢恩。次日，献上金宝马匹，太宗收了，遣使归国。遂宴赐群臣，犒赏三军。随出旨意班师回朝。明日，仁贵统领三军，保驾启行。不过旬月，到了长安。文武百官迎接太宗入城升殿。群臣称贺毕，太宗就以王爵加封仁贵父子，其余众将俱各加封。”自此天下太平，人民上下相安。

却说武媚娘，自从入宫以来，狐媚惑主，弄得太宗神魂飞荡，常饵金石。时太白星屡屡昼见，太史令占道：“女主昌。”民间又传《秘记》云：“唐三世之后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。”太宗闻言，深恶之。

一日，会诸武臣，宴于宫中，行酒令使言小名。左武卫将军李君羨，自言小名五娘，其官称、封邑，皆有“武”字。太宗心疑，出为华州刺史。御史复奏君羨谋不轨，遂坐诛。因密问李淳风：“《秘记》所云，信有之乎？”淳风道：“臣仰稽天象，府察历数，其人已在陛下宫中。自今不过三十年，当有天下，杀唐子孙殆尽。其兆既成。”太宗道：“疑似者尽杀之何如？”淳风道：“天之所命，人不能违；王者不死，徒多杀无辜。况自今已往三十年，其人已老，或者颇有慈心，为祸或浅。今若得而杀之，天或更生壮者，肆其怨毒，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！”太宗听言乃止。心中虽晓得才人姓武有碍，但见媚娘性格柔顺，随你胸中不耐烦，见了他就回嗔作喜，顷刻不忍分手。因此虽不放在心上，亦且再处。日复一日，太宗因色欲太深，害病起来。那太子晋王，朝夕入侍，瞥见武才人颜色，不胜骇异道：“怪不得我父皇生这场病，原来有这个尤物在身边，夜间怎能个安静。”意欲私之，未得其便，彼此以目送情而已。

一日，晋王在宫中，武才人取金盆盛水，捧进晋王盥手。晋王看他脸儿妖艳，便将水洒其面，戏吟道：

乍忆巫山梦里魂，阳台路隔恨无门。

武才人接口吟道：

未承锦帐风云会，先沐金盆雨露恩。晋王听了大喜，便携武才人的手，竟往官后小轩僻处。武才人道：“陛下闻知，取罪不小。”晋王道：“我今与你，也是天缘，何人得知。”武才人扯住晋王御衣泣道：“妾虽微贱，久侍至尊，今日欲全殿下之情，遂犯私通之律，倘异日嗣登九五，置妾于何地？”晋王见说，便矢誓道：“倘宫车异日晏驾，册汝为后，有违誓言，

天厌绝之。”武才人叩谢道：“虽如此说，只是廷臣物议不好，倘皇爷要加害妾身，何计可施？”晋王想了一想道：“有了，倘父皇着紧问你，你须如此如此，自可免祸，又可静以待我。”武才人点首，晋王乃解九龙羊脂玉钩赠武才人，武才人收了，随即别出。

时京中开试，尚未放榜时。太宗病间召李淳风问道：“今岁开科取士，不知状元系何处人，什么姓名？”淳风道：“圣天子洪福不浅，今科三鼎甲 ，乃皆忠直之士，大有裨于社稷，姓名虽知，不便说出，恐泄漏于臣，上帝震怒不浅。乞陛下赐臣于密室写其姓名籍贯，封固盒中，伺揭榜后开看便知。”太宗叫太监取一个小盒，淳风写了，封在盒内。太宗又加上一封，藏于匱中。到了开榜时，太宗取匱中淳风写的一对，却是：状元狄仁杰，并州太原人；榜眼骆宾王，婺州义乌人；探花李日知，郑州荥阳人。不胜骇异，始信淳风所言非诳，讖数之言必准。因思：“今已大病如此，何苦留此余孽，为祸后人。”便对武才人道：“外廷物议，说你姓武，应图讖 你将何以自处？”武才人跪下泣道：“妾事皇上有年，未尝有过。今皇上无故置妾于死，使妾含恨九泉，何以瞑目。望皇上以好生为心，使妾披剃入空门，长斋拜佛，以祝圣躬，以修来世，垂恩不朽。”说罢大恸。太宗心上原不想杀他，今见他肯削发为尼，不胜大喜道：“你肯为尼，亦是万幸的事，宫中所有，快即收拾回家，见父母一面，随即来京，赐于感业寺削发为尼。”武才人谢恩，领亲随宫娥小喜出宫。

武士彠闻知媚娘要出宫这个消息，即差人迎接。不多几日，接到家中，与杨氏母亲见了，大家痛哭一场。哭毕，媚娘与家人各各拜见。媚娘道：“闻得父亲过继个三思侄儿，怎么不见？”杨氏道：“今日是朋友招他去会文。”媚娘道：“我忘记今年几岁了？”杨氏道：“今年十五岁了，庞儿却好，但不知他胸中所学何如？”不多时三思吃得半醉回来。杨氏道：“三思，你姑娘回来了，快来拜见。”媚娘抬头一看，见三思生得唇红齿白，目秀眉清，即叫小喜上前与三思见了礼。三思道：“姑娘在宫中受用得紧，为什么朝廷轻信那廷臣之议，把姑娘退出宫来，却教去削发为尼，这皇帝也算无情。”媚娘闻言，不觉泪下。少顷，大家吃了夜饭。三思见杨氏与小喜走开，即近媚娘身边带醉笑道：“姑娘你好股青丝细发，日后怎舍得剃下来。”媚娘见三思年纪虽小，庞儿俊俏，一把搂在怀里。三思道：“姑娘睡在那里？”媚娘道：“就在母亲房内。”三思道：“我有许多话要问姑娘，我今夜陪姑娘睡了罢。”媚娘道：“有话待我母亲睡着了，你进房来说。”三思道：“如此，切记不要开了门。”媚娘点头。那夜三思伺父母睡着，悄悄挨进媚娘房中，成了鹑鹊之乱 。过几日，武士彠恐怕弄出事来，只得打发媚娘、小喜出门，大家洒泪而别。在路行了几日，到了感业寺。那庵主法号长明，出来迎接媚娘、小喜进去。见媚娘千娇百媚，又见小喜丰姿绰约，皆不是安静的人，如何出得家。领到佛堂，四个徒弟动了响器，长明叫媚娘参了佛，便与他剃了发，小喜也改了打扮，各人下来见礼，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冯小宝行淫禅寺 武媚娘蓄发还宫

却说媚娘与众位尼姑行礼毕。长明道：“这四个俱是小徒。”又指着怀清道：“这位是去岁冬底来的。”就领媚娘进去说道：“这两间是夫人、喜姐的住房，间壁就是怀清的卧室。”媚娘听了，安心住下。

到了黄昏，只见小喜笑嘻嘻地走进来，对媚娘说道：“夫人，那怀清师父你道是什么人？原来是隋炀帝李夫人的妹子。我方才到他房中问他出处，他说，‘因炀帝国亡，与秦、狄、夏、李四夫人逃出，在濮州女贞庵为尼，不料连岁饥荒，又染了疫症，四夫人相继病亡。我同一个士子人京，行到中途，士子被盗杀了，我却跳在水中，被商船上救起，带至京都，送在此地暂寓。’”媚娘道：“他们可有人来往么？”小喜道：“他说有个姓冯的表弟住在蓝桥门张药铺，常来走走。”媚娘点点头儿。

一日，媚娘在佛堂看怀清写疏，听得外边叩门。恰好长明长老不在寺中，领徒众到人家念经去了。怀清出来问道：“是谁？”那人道：“阿姊，是我。”怀清知道是冯小宝，忙开了门。小宝道：“闻得你寺中有朝廷送一个武夫人在此出家，如今可在否？”怀清道：“正在堂中看我写疏，我引你去见他。”那小宝就随怀清进来，见媚娘倚在桌上看文疏。怀清道：“五师父，我家兄弟在这里拜见。”小宝行个礼。媚娘转身，看见小宝生得身躯清秀，态度幽娴，忙忙答礼。恰好小喜走进来，小宝见了，也与他揖过。小喜问道：“此位是谁？”怀清道：“就是前日说的冯家表弟。”小喜道：“原来就是令弟，失敬了。”说罢，怀清同小宝走到自己房中。只见小宝取一幅花笺，写一绝道：

天赋痴情岂偶然，相逢已自各相怜。
笑予好似花间蝶，才被红迷紫又牵。

怀清笑道：“妾亦有一绝赠君。”提笔写在后面道：

一睹芳容即耿然，风流雅度信翩翩，
想君令犯桃花煞，不独郎怜妾也怜。

写完，怀清就与小宝在房中吃酒顽耍。媚娘在房想了一回，随同小喜走到怀清房门首，悄悄立着。只听得外边敲门声响，晓得老师父领众回来，媚娘便走进房，小喜出去开门，那怀清亦出来。只见长明领众徒弟、婆子背着经讖，怀清上前与几个说些闲话。小喜恐媚娘冷静，即便自归房去了。不多时，见怀清进来说道：“武上师”你同六师父到我房中去谈谈。”媚娘道，“你有令弟在那里，我怎好来。”怀清道：“自古说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何况你我。”媚娘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何不同到我房里来坐坐，我泡好茶柜候。”怀清道：“我同六师父去挽他来。”携了小喜出房。不一时，先把酒肴送到，然后怀清与小喜、小宝走进来。媚娘道：“四师父，我在这里没有破钞，怎好相扰。”怀清道：“几个小菜，叫人笑死。”便将高烛放在中间，叫小宝朝南坐了，自同媚娘对席，叫小喜也坐在横头。大家满斟细酌，狎邪嘲笑。是夜四人同寝不提。

贞观二十三年五月，太宗疾甚，召长孙无忌、李、褚遂良等至榻前说

道：“朕与卿等，扫除群丑，四方宁静，正欲与卿等共享太平，不意二竖__忽侵。魏征、李靖、房玄龄先我而去。今将分手，别无他嘱，太子躬行仁俭，可谓佳儿佳妇，卿等共辅助之，勿负朕意。”言讫而崩。众臣扶太子即位，是为高宗，颁诏天下，以明年为永徽元年。

时武氏在寺闻之，亦为之恸泣。后因太宗忌日，高宗诣感业寺行香。恰值冯小宝在庵，回避不及。长明无奈只得把小宝落了发。高宗问及，长明说是侄儿：“在土地堂出家，才来看我。”高宗道：“白马寺中，田地甚多，僧众甚少，朕给度牒__一纸与他，限明日即往白马寺住扎。”武氏见了高宗，大恸。高宗亦为之泣下，悄悄吩咐长明：“叫武氏束发，朕不久差人来取。”嘱咐了，起身回宫。媚娘回到房中，愁见于面。怀清走进房来说道：“方才皇爷特嘱夫人蓄发，要取你回宫，莫大之喜，为何夫人双眉反蹙起来？”媚娘道：“我想冯郎，被我二人弄得他削发为僧，叫我与你作何计筹之。”怀清道：“且看他来有何话说。”只见冯小宝进房来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闷闷的坐在此？”小喜道：“武夫人与四师父在这里愁你。”小宝道：“你们好不痴呀，我上无父母，下无兄弟妻室，又不想上进，只想庄温柔乡里过日，今日逢着夫人，难得怀清姐姐分爱，得沾玉体，又兼喜姑娘陪衬，这种恩情，不要说你三人剃了长发，就死已不足惜。”怀清道：“只是出家，难得妇人睡在身边，生男育女。”小宝道：“姐姐你不知，那有窍的妇人，巴不能弄着个有本事的和尚，整日夜搂住不放出来。”媚娘道：“若如此，你将来有了好处不想我们的了。”小宝道：“是何言欤！若要如夫人这般姿色，世间罕有。即如二位之尚义情痴亦所难得。但只求夫人进宫擢掇朝廷，赏我一个白马寺主，我就得扬眉了。”媚娘道：“这事不难，只要你心中有我们就够了。”小宝跪下发誓道：“苍天在上，若是我冯怀义日后忘了武夫人与怀清、小喜的恩情，天诛地灭。”三人闻言，各各欢喜。只见长明执着一壶酒，老婆子捧了夜膳，摆在桌上。长明道：“冯师父，我备一杯酒与你送行，你不可忘了我。今日在太子面前，我认你是个侄儿，所以无事。你今晚快些吃杯酒儿睡了，明日好到白马寺里去。我这老人家年纪有了，不能奉陪。”说罢出房去。冯小宝与媚娘等三人，你贪我爱，我说你泣，弄了一夜。到五更时，听见钟声响动，只得起身，大家下泪送别。怀义出了庵不题。

再说高宗，过了几月，即差官选纳媚娘、小喜进宫，拜媚娘为昭仪。亦是武昭仪时来运至，恰好来年就生一子，年余又生一女，高宗宠幸益甚。王皇后、萧淑妃恩眷已衰。会昭仪生女，后__怜而弄之。后出，昭仪潜扼杀之。上至昭仪宫，昭仪阳__为欢笑，发被__观之，女已死矣。惊啼问左右，左右皆言皇后适来此。高宗大怒道：“后杀吾女！”昭仪因泣数其罪，后无以自明，由是有废立之意。

一日，高宗召长孙无忌、李__、褚遂良、于志宁于内殿。知上意，称疾不入。无忌等至内殿，高宗道：“皇后无子，武昭仪有子，今欲立为后何如？”未知诸臣如何回答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第九回 昌宗受荐幸太后 怀义建节抚硕贞

当时，褚遂良听了立后之言，进前奏曰：“先帝临崩，执陛下手，谓臣道：‘朕佳儿佳妇，今以付卿。’此陛下所闻，言犹在耳。皇后不闻有过，岂可轻废。”上不悦而罢。明日，又言之。遂良道：“陛下必欲易皇后，伏请择天下令族，何必武氏？况武氏经事先帝，众所共知，万世之后，谓陛下为何如！”因置笏于殿阶，免冠叩首流血。高宗大怒，命宫人引出。过了数日，中书舍人李义府叩阙表请立武氏为后，许敬宗从旁赞道：“田舍翁多收十斛麦，尚欲易妇，况天子乎！”帝意遂决，废王皇后、萧淑妃为庶人，册立武氏为皇后，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，寻卒。自此，武后僭乱朝政，出入无忌，每与高宗同御殿阁听政，中外谓之二圣。高宗被色昏迷，心反畏惧武后。武后即差人封怀义为白马寺主，又令人司迎请母亲来京，封父武士彠司徒，赐爵周国公；封母杨氏为荣国夫人；武三思等俱令面君，亲赐官爵，置居京师。因恨王皇后、萧淑妃，令人断其手足，投于酒瓮中，道：“二贱奴在昔，骂我至尊，今待他骨醉数日，我方气怵。”自此日夜荒淫。武后怀着那点祸心，要高宗早死，便百般献媚，弄得高宗双目枯眩，不能览本，百官奏章，俱令武后裁决，遂加徽号曰天后。自此，天后在宫中淫乱，见高宗病入膏肓，欢喜不胜。一日，高宗苦头重不堪举动，召太医秦鸣鹤诊之。鸣鹤请刺头出血可愈。天后不欲高宗疾愈，怒道：“此可斩也，乃欲于天子头刺血。”高宗道：“但刺之，未必不佳。”乃刺二穴出少血。高宗道：“吾目似明矣！”天后举手加额道：“天赐也！”自负彩缎百匹，以赐鸣鹤。鸣鹤叩头辞出，戒帝静养。天后好象极爱惜他，时时伴着，依依不舍。岂知高宗病到这个时候，不肯依着太医去调理，却还要与天后亲热。火升起来，旋即驾崩，在位三十四年。天后召大臣裴炎等于朝堂册立太子显为皇帝，更名哲，号曰中宗，立妃韦氏为皇后，诏以明年为嗣圣元年，尊天后为皇太后，擢后父韦玄贞为豫州刺史，政事咸取决于太后。一日，韦后在宫中理琴，只见太后一个近侍宫人名唤上官婉儿的走来。这上官婉儿相貌娇艳，颇通文墨，偶来宫中闲耍。韦后见了便问道：“太后在何处，你却走到这里来？”婉儿道：“在宫中细酌，我不能进去，故步至此。”韦后道：“岂非冯、武二人耶？”婉儿点头。韦后道：“三思尤可，那秃驴何所取焉！”话未毕，只见中宗气忿忿走进宫来，婉儿即便出去。韦后道：“陛下为何不悦？”中宗道：“刚才御殿，见有一侍中缺出，朕欲以与汝父，裴炎固争以为不可。朕气起来，说道：‘我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，而惜侍中耶！’众臣默然。”韦后道：“这事也没要紧，不与他做也罢了。只是太后如此淫乱奈何？听说今日又在宫中吃酒玩耍。”中宗道：“母要如此，叫我也没奈何。”韦后道：“你倒有这等度量！只是事父母几谏，宁可悄悄的劝他一番。”中宗道：“不难，我明日进宫去与他说。”到了明日，中宗朝罢，早有宫监将中宗要韦玄贞为侍中，并欲与天下，与太后说了，太后大怒。不期中宗走进宫来，令侍婢退后，悄悄奏道：“母后恣情，不过一时之乐，恐万代青史中不能为母后隐耳，望母后早察。”太后正在含怒之际，又闻此言，一时大恼道：“你自干你的事罢了，怎么谤毁起母亲来。怪不得你要将天下送与国丈，此子何足与事。”遂废中宗为庐陵王，迁于房州。立豫王旦为帝，号曰睿宗，居于别殿，政事咸取决于太后，睿宗不得与闻。太后又迁中宗于均州，益无忌惮。又知宗室、大臣怨望，欲尽杀之。盛开告密之门，有告密称旨者，不次除官。用索元礼、

来俊臣、周兴共撰《罗织经》一卷，教其徒网罗无辜。中宗在均州闻之，心中惴惴不安，幸有韦后委曲护持。中宗道：“他日若复帝位，任汝所欲，不枚制也。”

且说洛阳有张易之、昌宗兄弟二人来京应试，寓在武三思左近。恰好三思与怀义不睦，要夺他宠爱，遂荐昌宗昆弟于太后不提。

却说怀清在感业寺，适有睦州客人陈仙客，相貌魁伟，性好邪术，怀清与之相通，竟蓄了发，跟他到睦州。那寺侧毛皮匠，也跟去做了老家人。时睦州地里忽裂出一个池来，中间露出一条石桥，桥上刻着“怀仙”两字。人到池边照影，一生好歹，都照出来。因此怀清夫妻也去照照，见池中现出天子、皇后的打扮，怀清大喜。对仙客道：“桥上‘怀仙’二字，合着你我之名，又照见如此模样。武媚娘可以做皇帝，难道我们偏做不得。”遂与仙客开起一个崇义堂，只忌牛犬，又不吃斋，所以人都来皈依信服。不上一两年，竟有数千余人。怀清自立一号，曰硕贞。选精壮俊俏后生，皆教他法术，俱能呼风唤雨。不期被县尹晓得了，要差兵来捕他。那些徒弟忙报知仙客、硕贞。硕贞见说，领了徒弟拥进县门，把县尹杀了，据了城池，竖起黄旗，自称文佳皇帝，仙客称崇文王，远近州县，望风纳款。扬州刺史忙申文报知朝廷。时太后正与怀义宴饮，见了奏章，微笑道：“天下只道惟我在女子中有志，不意又有此女擅自称帝。”怀义道：“前日有两个女尼对臣说，睦州文佳皇帝陈硕贞，凶勇无比，原就是感业寺怀清，未知确否。”正说时，只见象州刺史薛仁贵申文，请发兵讨陈硕贞。文中说，陈硕贞就是感业寺女尼怀清，曾遇异人，得了天书、符篆，凶锋难犯，或抚或剿，恩威悉听上裁。太后笑对怀义道：“原来陈硕贞果是令姊。我今烦你去招安他，他必然归顺。”怀义道：“臣无官职，怎能去招他？”太后就传旨封怀义为右卫将军，星夜往睦州招抚陈硕贞，拨三千御林军随行，怀义辞朝而去。太后又令象州刺史薛仁贵接应。仁贵得了旨意，发兵进剿。原来硕贞夫妻近日不睦。仙客嫌妻拥着精壮徒弟不与他管；硕贞亦嫌其抢掠娇娃，随处宣淫，因此大家分路。仁贵将到淮上，早有细作来报道：“崇义王陈仙客，带二千人马，离此地三十里扎寨。”薛仁贵即便驻扎，将兵马分作三路：“到半夜，如此如此。”众将得令，到了晚间，分兵而进。行至半夜。将近他寨，一声炮响，三路兵马一齐杀入。那些贼兵各无准备，东西乱窜。陈仙客正在帐中安寝，忽听得喊杀，连忙爬起，被仁贵赶到，一枪刺死，枭了首级，余军投降。

却说怀义领三千御林军起行，先差四个徒弟，扮做游方僧，前去打探怀清消息。过了几日，只见四个徒弟领一个老人家来见怀义。怀义认得是皮匠毛二，因问道：“你为何在此？”毛二道：“小的贫穷，不时蒙怀清师父周济。因前年师父被仙客拐往睦州蓄了发，做了夫妇，小的也只得随他来。”怀义道：“他们有什么本事，哄骗得这些人动？”毛二道：“那陈仙客喜的是咒诅邪术，不想我师父聪明，把这些书符秘诀练习精熟，着实效验，故此远近男女知道，都来降伏皈依。不想昨夜我主儿陈仙客在寨中熟睡，被薛仁贵杀进寨来，一枪刺死。小的正要去报知师父，不料被老爷四个徒弟哄骗到此。”怀义道：“你可晓得你师父文佳皇帝与我是亲戚？”毛二道：“小的怎么不晓得。”怀义道：“我今奉朝廷旨意来招安你师父，你今快去报知陈仙客死信，并传我之意，我随后就到。”遂取一件东西付与四个徒弟，教他言语，同毛二一齐起身。行了几日，到了沛县。毛二先入城见了硕贞，跪下哭泣，把崇义王被薛仁贵杀死情由说了一遍。硕贞闻言大哭。

毛二道：“皇爷且莫哭，有一佳事在此。”又把怀义招安事情说一遍：“如今他差四个徒弟在外。”硕贞道：“唤他进来。”毛二出去不多时，领着四个徒弟来见硕贞。四人跪下叩头道：“家爷拜上娘娘，说有一件东西，奉与娘娘。”就在袖中取出呈上。硕贞接来一看，却是自己的玉如意，前日赠与怀义的。见了不觉泪下道：“我只道与表弟不得见面，谁知今日在这里相逢。”四个徒弟道：“明早家爷就到。”到了次早，听得三声轰天大炮，早有飞马来报道：“敌兵来了！”硕贞道：“这是我家师爷，说甚敌兵。”遂令放三声大炮，开了寨门。硕贞选三、四十人跟随，跨上马来接圣旨。怀义叫三千御林军扎住，自同三、四十个徒弟，背了御旨，直到硕贞寨中。硕贞命摆下香案，接了圣旨，两个相见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安金藏剖腹鸣冤 骆宾王草檄讨罪

却说怀义与硕贞相见，拥抱大哭，各诉衷情。怀义道：“贤姊既已受安，部下兵马如何处置？”硕贞道：“我既归降，自当同你到京面圣。兵马且屯扎睦州再处。”怀义道：“如此绝妙。”硕贞传众军头目说了，军马只得暂住睦州候旨，只带三、四十亲随，同怀义入京。行了两日，遇见薛仁贵兵马，怀义把招安事体与他说了。仁贵闻言，引兵回象州去，具疏奏闻。怀义同硕贞行到京中，怀义先入宫报知太后。太后差官迎接硕贞进宫。太后一见，悲喜交集，大家细把别后事情说了，留在宫中住了两、三日，赠了金银缎匹，买一所民房居住，敕赐硕贞为归义王，与太后为宾客，怀义赐爵鄂国公，时时入宫与太后追欢取乐。

倏忽间又是秋末冬初。太平公主乃太后之爱女，貌美而艳，素性轻佻，胡作敢为。先适薛绍，不上两、三年，把他弄死。归到宫中，又思东寻西趁，不耐安静。太后恐怕拉了他心上人去，便将他改适大夫武攸暨。是日，太后在御园，见草木黄落，苑中无色。谓近侍道：“明日武攸暨必来谢亲，赐宴苑中，如何使万花齐放，以彰瑞庆。”近侍道：“如今是秋末冬初的天气，哪得百花齐放。”太后想了半晌，即宣归义王陈硕贞入朝，叫他用些法术，把苑中花木一尽开花，以显瑞兆。硕贞道：“若是陛下要一、二种花，臣或可向花神借用；若要万花齐发，这是关系天公主持，须得陛下诏旨一道，侍臣移檄花神转奏天庭，自然应命。”太后即写一诏道：

明朝游上苑，火速报春知。

花须连夜发，莫待晓风吹。

太后写完，将诏付硕贞。硕贞又写一道檄文，别了太后到苑中施符作法，焚与花神不提。太后又传旨，着光禄寺正卿苏良嗣进苑整治筵席。到了次日，天气融和，万卉敷荣，群枝吐艳。苏良嗣先到苑中畅华堂检点筵席。不多时，御史狄仁杰领各官进来，见了这些花朵，不胜浩叹道：“奇哉！天心如此，人意何为。”内史安金藏道：“不知万卉中可有不开的？”众臣各处闲看，惟有槿树杏无萌芽。不觉赞叹道：“妙哉槿树，真可谓持正不阿者矣！”正说间，只见驸马武攸暨进宫去朝见了，到畅华堂来领宴。又见许多宫女拥着太后进来，叫大臣不必朝参。排班坐定，太后道：“草本凋枯，毫无意兴，故朕昨宵特敕一旨，向花神借春，不意今早万花尽放，足见我朝太平景象。此刻饮酒，须要尽兴。”又吩咐内侍：“去看万卉中，可有违诏不开的？”左右道：“万花俱放，只有槿树不开。”太后命左右剪除枝干，谪在篱边作障，不许复植苑中。那武三思辈，无不谀词赞美。独有狄仁杰等俱道：“春荣秋落，天道之常。今众花特发，是冬行春令。陛下还宜修省。”酒过三巡，众臣辞退，太后也命驾回宫。三思见太后不邀他入宫，心中疑惑。即走到翠碧轩，看见上官婉儿，独自倚栏呆想。三思近前道：“婉姐，你想什么？敢是想我么？”婉儿撇转头来，见是三思，笑道：“我不是想你，是想，有一个心上人想你。”三思道：“是那个？”婉儿就把韦后的话对他说了：“我常在他面前赞你如何风流，又说你同太后在宫如何举动，他便长叹一声，好似痴呆的模样道，‘怪不得太后爱他。’这不是他想你么？可惜如今同圣上在房州，他若得回来，我引你去，岂不胜过上宫么。”三思道：“韦后既有

如此美情，我当在太后面前竭力周全，召还卢陵王。我再问你，今日谁在官中与太后顽耍？”婉儿道：“是怀僧__。”说罢，两人分手而别。时索元礼、周兴、来俊臣辈同在畅华堂与宴，见狄仁杰诸王人直臣，意气矜骄，殊不为礼，心中怀恨。适虢州杨初成，矫制募人迎帝于房州，太后敕旨捕之。索元礼等就密上一表，说狄仁杰、苏良嗣、安金藏等与卢陵王同谋造反。太后览表大怒。然知狄仁杰乃忠直之臣，用笔抹去，余人谕索元礼勘问。元礼临审酷烈，把苏良嗣一夹，要他招认谋反。良嗣喊道：“天地祖宗在上，如皇嗣稍有异心，臣等甘愿灭族。”又把安金藏要夹起来。金藏道：“为子当孝，为臣当忠，欲叫臣去陷君，臣不为也。今既不信金藏之言，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。”即引佩刀自剖其胸，五脏皆出，血涌法堂。李日知见了，忙叫左右夺住佩刀，奏闻太后。太后即传旨着元礼停推，叫太医看视安金藏。此事远近传闻。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乃李 之孙，同弟敬猷行至扬州。时唐之奇、骆宾王，因坐事贬谪，亦到扬州与敬业相会。忽闻京报说安金藏之事，敬业不胜骇怒道：“可惜先帝数年鏖战，始得太平，不期今日被一妇人，把他子孙翦灭殆尽。举朝公卿何同木偶也！”骆宾王道：“这节事，令祖先生若在，或者可以挽回，如今说也徒然。”敬业道：“兄何必如此说，人患不同心耳！设一举义旗，拥兵而进，孰能御之。”唐之奇道：“既如此，兄何寂然。”宾王道：“兄若肯正名起义，弟作一檄以赠。”敬业大喜，即日祭告天地，祀唐祖宗，号令三军，竖起义旗。宾王展开素纸，写出檄文，送与敬业众人观看，其檄文曰：

伪临朝武氏者，人非和顺，地实寒微__。昔充太宗下陈__，曾以更衣入侍。洎__乎晚节，秽乱春宫__。潜隐先帝之私，阴谋后房之嬖__。践元后于翬翟__，陷吾君于聚麀__。杀姊屠兄，弑君鸩母。人神之所同嫉，天地之所不容。尤复包藏祸心，窃窥神器__。君之爱子，幽之于别宫；贼之宗盟，委之以重任。敬业皇唐旧臣，公侯冢子__。奉先君之成业，荷朝廷之厚恩。公等或居汉地，或叶周亲__，或膺__重寄__于话言，或受顾命 于宣室 。言犹在耳，忠岂忘心。一抔之土未干 ，六尺之孤 何托。请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。

敬业与众人看了，各各大恸。敬业道：“这事不是一哭可以了事，只要诸公商议做去便了。”于是敬业起兵矫诏，杀扬州长史，升府库，赦囚徒。旬日间聚兵十余万，移檄州县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改国号女主称尊 违君召怀僧丧身

却说狄仁杰为相，见狱中事奏闻。太后命严思善按问，周兴尚未知其事。思善谓兴曰：“囚多不承，当用何法？”兴道：“今囚入瓮，以火炙之，何事不承。”思善乃索大瓮，炽炭如兴法，因起谓兴道：“有内状推公，请公入此瓮。”兴叩头服罪，流岭南，为仇家所杀。索元礼、来俊臣弃市，人争啖其肉：斯须而，尽。残酷之事，一朝除灭，士民大喜。

一日，武三思将敬业檄文与太后看。太后看了，就问：“此檄文出自谁手？”三思道：“骆宾王。”太后道：“有才如此，而使之流落不偶，宰相之过也。”即遣大将李孝逸征讨敬业。太后又道：“我想卢陵王在房州，若有异心，就费手了。要着一个心腹去看他作何光景。只是没有人去得。”三思想起婉儿说韦后慕己之意，便道：“我不是陛下的心腹？就去走一遭。”太后尚未应，忽见宫娥来报：“师爷进来了。”太后叫婉儿送三思出去。婉儿与三思走到僻静之处，取乐一回。三思就把太后要差人往房州去的事说了，叫他撺掇：“叫我去。”婉儿道：“这在我，我有些礼物，送与韦娘娘，待我修书一封，打动他便了，只是日后不要忘记我。”三思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遂分手出宫。到次日，太后着三思往房州公干。三思得了旨意，入宫辞太后。婉儿暗将礼物并书递与三思，三思遂起身。行了几日，已到房州。天色已晚，驿馆宿歇。到次日，三思领了四个小使，到卢陵王府上来，时王爷不在家。门上人知是武三思，不敢怠慢，即便报知韦后。韦后道：“他与我是至戚，不妨请进宫来。”太监领命，出去相请。三思步入宫中，看见韦后，生得身軀袅娜，体态娉婷，连忙上前拜下。韦后也回拜了。坐定，韦后问起太后安乐，三思答应了一回，就问：“王爷何往？”韦后道：“今早往感德寺拜佛，已差人去请了，不知武爷何来？”三思道：“因上官婉儿思念娘娘，故赍书到此。”向靴里取出书来，送与韦后。左右把礼物摆下。韦后把婉儿的书拆开看了，微笑。将礼物收了。忽女奴来报：“王爷回来了。”韦后进去。中宗出来与三思叙礼坐定，中宗先问了母后的安，又问：“兄如今何往，寓在何处？”三思道：“寓在府前饭店，明天即行。”中宗道：“岂有此理！兄不以我为弟，何欲去之速也。”遂叫左右将武爷寓所行李取来，就请三思到殿上饮酒。三思把李敬业谋反之事说了：“今太后差李孝逸去剿灭，又差我到扬州，命娄师德去合剿，故此在道来候问。”中宗听了大怒道：“李是母后功臣，何等待他，不想他子孙如此倡乱，若擒住他，碎尸万段。”更命整席在书斋，中宗进内更衣去了。三思忽见刚才随韦后的宫奴捧茶近身，悄悄对三思道：“武爷不要用酒醉了，娘娘还要出来与武爷说话。”说毕，中宗出来入席，猜谜行令。把中宗酒醉，扶入宫去。三思见里边一间床帐，已摆设齐整。三思叫小厮先往厢房去睡，自己靠在桌上看书。不多时韦后出来。三思忙上前接住道：“下官何幸，蒙娘娘不弃。”韦后道：“噤声。”两个遂赴阳台，追欢取乐。韦后道：“你却不要薄情待我。”三思道：“我回去在太后面前，说王爷许多孝敬，包你即日召回。”韦后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婉儿我不便写书，你替我谢声。我有碧玉连环一付，乞为致之。”遂把连环交与三思，别了进去。三思在府上住了三日，就辞中宗，上路回京。

却说当时有个傅游艺，原系无籍，因其友杜肃与怀义相好，怀义荐二人于太后，遂俱得幸，擢为侍御。游艺耸谀太后说：“李孝逸大破敬业，今敬业已授首矣，陛下宜更改国号，立武承嗣为太子。”太后大喜，遂改唐为

周，改元天授，自称圣神皇帝，立武氏七庙__。武三思回到京中，闻武承嗣欲谋为太子，心怀不平。及入宫复命，适遇婉儿，把韦后之事，说了一遍，就向袖中取出碧玉连环，付与婉儿收了。遂进宫朝见太后，把中宗如何思念太后，细细说完。太后默然不语。一日，太后夜梦不祥，召狄仁杰详解。太后道：“朕昨夜梦见先帝授我鸛一只，两翼披垂，朕抚弄移时，两翼不起。”仁杰道：“武者，陛下国姓，召回佳儿佳妇，则两翼振矣。”太后道：“卿言甚是。但武承嗣求为太子，事当如何？”仁杰道：“文皇帝亲冒锋镝以定天下，今乃移之他族，无乃非天意。且陛下立子，则千秋万岁后，配食太庙，承继无穷。陛下若立侄，未闻有侄为天子，而祔__姑于庙者也。”后悟，由是召回中宗。母子相见，悲喜交集不提。

一日，太后与三思、昌宗、易之闲话，忽见太平公主走来。原来昌宗、易之，久与太平公主有染，太后亦微知其事。当日大家上前见了，太平公主道：“苑中荷花大放，母后怎不去看，却在此弄这个冷淡生活。”太后笑道：“正是。”随命摆宴在苑中，大家同到苑中来。只见啸鹤堂前，荷花开得红一片，绿一堆，芳香袭人。太后道：“妙呀！”两日荷花正在不浓不淡之间，大家四围看了一遍，入席饮酒。饮了数巡，只见宫奴捧着莲花三、四支进来。三思把一支置于昌宗耳边戏道：“六郎面似莲花。”太后笑道：“还是莲花似六郎耳。”饮酒说笑了一回，三思、昌宗、易之等散去。太后着内监牛晋卿去召怀义。哪晓得怀义因做了鄂国公之后，依势骄傲，私藏美妇，日夜取乐。这日正吃得大醉，忽见牛晋卿传太后旨相召。怀义怒道：“这里娇花嫩蕊，尚不暇攀折，况老树枯藤乎。你且回去，我当自来。”晋卿无奈，只得回宫，以怀义之言实告。太后听了大怒道：“秃子恁般无礼，如此可恶。”恰好太平公主进来，见太后大怒，忙问其故。晋卿将怀义之言说知。公主道：“秃奴无礼极矣！”母后不须发怒，待儿明日处死他便了。”太后道：“须处得泯然无迹。”太平公主领命而去。明日绝早起身，选了二、三十个壮健宫娥，去苑中伏着，又叫两个太监往召怀义，哄他进苑来。那怀义因宵来酒醉失言，懊悔无及；又闻差人来召，正要文饰前非，即同二太监从后宰门进宫。太平公主先令宫娥于半路传谕道：“太后在苑中等着，可快进去。”怀义并不疑心，忙进苑来。宫娥引到幽僻之处，只见太平公主坐着，令二、三十个壮健宫娥，一齐执棒痛打。不消半刻，怀义气绝身死，将尸首装入蒲包内，送到白马寺中，放火烧了，回奏太后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释情痴夫妇感恩 伸义讨兄弟被戮

却说太后闻怀义被打死，怒气少解。但年齿日高，淫心日炽。中宗虽召回京，太后依旧执掌朝政。以张昌宗为奉宸令，每内廷曲宴，辄引诸武、二张，饮博嘲谑。又多选美少年，为奉宸内供奉，品其妍媸，日夜戏弄。时魏元忠为相，秉性正直，不畏权势。由是诸武、二张深恶之，太后亦不悦元忠。昌宗乃谮元忠有私议，说：“太后年老淫乱，不若扶太子为久长；东宫奋兴，则小人皆避位矣。”太后闻言大怒，欲治元忠。昌宗恐怕事不能妥，乃密引风阁舍人张说，赂以多金，许以美官，使证元忠。张说思量：“要推不管，他就变起脸来不好意思，倘若再寻了别个，在元忠身上有些不妥。我且许之，且到临期再商。”只得唯唯而别。太后明日临朝，诸臣尽退，只留魏元忠与张昌宗廷问。太后道：“张昌宗你几时闻得魏元忠与何人私议，欲立太子？”昌宗道：“元忠与张说相好，前言是张说说的。”太后即命内监去召张说。是时大臣尚在朝房，探听未归，见太后来召张说，知为元忠事。张说将入，吏部尚书宋璟谓说道：“张老先生，名义至重，鬼神难欺，不可当邪陷正，以求苟免；若获罪流窜，其荣多矣。倘事有不测，璟等叩阍力争，与子同生死。努力为之，万代瞻仰，在此一举。”张说点头，遂入内廷。太后问之，张说默然无语。昌宗从旁促使张说言之。张说道：“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，但昌宗逼臣使证之耳！”太后怒道：“张说反覆小人，宜并治之。”遂退朝。隔了几日，太后叫张说又问，说对如前。太后大怒，贬元忠为高要尉，说流岭表。

却说张说有爱妾，姓宁名怀棠，字醒花，时年一十七，才容双全，张说十分宠爱。一日，有个同年之子姓贾名若愚，号全虚的，年方弱冠，来京应试，特来拜望。张说见他少年多才，留为书记，凡书札往来皆彼代笔。住在家中。过了数月，全虚偶至园中绿玉亭闲玩，劈面撞见醒花。全虚色胆如天，上前作揖道：“小生苏州贾全虚，偶尔游行，失于回避，望娘子恕罪。”那醒花也不回言，答了一礼，竟自走去。暗想：“我家老爷只说贾相公文才家世，并不提起他丰姿容雅，我看他举止安详，决不象个落魄之人。吾今在此，终无出头之日。”倒有几分看上他的意思。全虚虽然一见，并不知是何人，又无处访问，只得付之无可奈何。过了数日，正值张说有事，不得回家。全虚独坐书斋，月色如画，听见窗外有人嗽声。全虚出来一看，见一女郎，问其何往，女郎道：“吾乃醒娘侍女碧莲，前日醒娘亭前一见，偶尔垂情，至今不忘。兹因老爷在寓，不敢启行。醒娘欲见郎君一面，特命妾先告。”言讫，只见醒花移步而来。全虚上前一揖道：“绿玉亭前，偶尔相遇，意娘子决不是凡人，所以敢于直通款曲。今幸娘子降临，小生愿结百年姻眷。”那醒花徐徐答道：“我在府中一二年，所见往来贵人多矣，未有如君者。君若不以妾为残花飘絮，请长侍巾栉，承此多故之际，如李卫公之挟张出尘，飘然氏往，未识君以为可否？”全虚道：“承娘子谬爱，有何不可。只是年伯面上不好意思。”醒花道：“你我终身大事，哪里顾得。”全虚道：“卿字醒花，只恐夜深花睡去，奈何？”醒花道：“共君今夜不须睡，否则，恐全虚此一刻千金也。”二人大笑。碧莲道：“隔墙有耳，为今之计，三十六着走为上着。”遂忙收拾，连夜逃遁。不想早有人将此事报知张说，说差人四下缉获。获着了，拿来见张说。张说要把全虚置之死地。全虚大呼道：“睹色不能禁，亦人之常情。男子汉死何足惜，只是明公如此名望，如此尊

贵，今虽暂谪，不久自当迁擢，安知后日宁无复有意外之虞，缓急欲用人乎。何因一女婢而置大丈夫于死地，窃谓明公不取也！且楚庄王不究绝缨之事，袁盎不迫窃姬之人，后来皆获其报。岂明公因一女子，而欲杀国士乎！”张说奇其语，遂回嗔作喜道：“汝言似亦有理。”遂以醒花赠之，并命家人厚其奁资与他。全虚也不推辞，携之而去。太后闻知，以张说能顺人情，不惟不究前事，且命以原官。其时太后所宠爱的人，自诸武、二张之外，只有太平公主与安乐公主。那安乐公主，乃中宗之女，下嫁于太后之侄孙武崇训。他倚夫家之势，又会谄媚太后，太后亦爱之。他遂骄奢淫逸与太平公主一样，横行无忌。

当时朝中大臣，自狄仁杰死后，只有宋璟极其正直，太后亦敬畏之；诸武、二张，都不敢怠慢他。朝廷正人直臣，如张柬之、桓彦范、敬晖、袁恕已、崔玄等，皆狄仁杰所荐引，与宋璟共矢忠心，誓除逆贼。

一日，众大臣同中宗出猎，张柬之等五人随骑而行。到了山中幽僻之处，五人下马奏道：“臣等幽怀，向欲面奏，因耳目众多，不敢启齿。今事势已迫，不能再隐。臣思太后惑于二张言语，贪位不还；今又闻太后欲将宝位让与六郎，万一即真，则置陛下于何地？臣等情急，只得奏闻陛下。”中宗大惊道：“为今奈何？”柬之道：“直须杀却二张、诸武，方得陛下复位。”中宗道：“太后尚在，怎去杀得？”柬之道：“臣定计已久，无须圣虑。但恐惊动圣情，故先奏闻。”中宗道：“二张可杀，武氏之族，望看太后之面留之。”柬之道：“臣兵至宫闱，不遇则已，如或遇着，恐刀剑无情，不能自主。”中宗道：“孤若得复位，反周为唐，当封汝等为王。”柬之等拜谢。猎毕而回，各各散去。中宗回到东宫，恰好三思那日晓得他出猎，正与韦后在宫中顽耍。忽报王爷回来，三思大惊。韦后道：“无妨，我同汝在外头书室里去，打一盘双陆，他进来看见了，包你不说一声。”三思没奈何，只得随韦后出来，坐了对局。中宗走进来，看见笑道：“你两个好自在，在此打双陆。”三思忙下来见了。中宗道：“你们可赌什么？”韦后道：“赌一件玉东西。”中宗坐在旁道：“待我点筹，看是谁赢。”下了两局，大家一胜一北。第三盘却是三思输了。中宗道：“什么玉东西？拿出来。”三思道：“粗蠢之物，陛下看不得的。改日再与娘娘复局，天已昏黑，臣要回去。”中宗道：“今夜且在此饮酒吧。”遂引三思到内书室，见灯烛辉煌，宴已齐备，二人坐了。三思道：“我们怎样吃酒？”中宗道：“擲个状元吧。”三思道：“状元虽好，只是两个人，有何意味。”中宗道：“你与我总是亲戚，待我请娘娘与上官昭仪出来，四人共擲，岂不有趣。”三思道：“妙！”中宗命人去请。少顷，韦后与上官昭仪出来，大家坐下擲起。恰好，中宗擲了浑沌，三人笑道：“状元是殿下占了。”就奉一巨觞与中宗。中宗饮干，三人又擲。上官昭仪擲了四个四，说道：“好了，我是榜眼。”韦后道：“也该喝一杯。”两人又擲，中宗心中想：“此时初更时分，怎么外廷还不见动静，我今叫人去打听一回。”就对婉儿道：“你看他两个再擲，有了探花，我就要考了。我今出去就来。”韦后见中宗去了，一时淫心发起，就令昭仪出去看看王爷何事，并恃女一齐遣开。正欲与三思做些勾当，忽见昭仪嚷进来道：“娘娘，不好了！”二人忙走开问道：“有什么不好？”话未说完，只见中宗跑进来。三思问是何事，中宗便把张柬之等五人，要杀张、武二氏：“我再三劝他不要加害于汝。二张想已诛了。”三思忙跪下道：“求殿下救臣之命。”身上战栗不已。韦后道：“皇爷留你在此，自有主意，何必惊慌。”

忽见许多官奴进来禀道：“众臣在外，请王爷出去。”中宗忙走出来。原来张柬之等统兵入宫，恰好二张正与太后酣寝，躲避不及，被军士一齐杀了。太后大惊。柬之等请太后即日迁入上阳宫。取了玺绶来见中宗，奏道：“太后已迁，御玺已在此，请陛下速登宝位。”中宗升殿，柬之等呈上玺绶。又将昌宗、易之首级呈验。然后各官朝贺，复国号曰唐。仍立韦盾为皇后，封后父玄贞为上洛王，母杨氏为荣国夫人，张柬之等五人俱封为王，改元神龙，大赦天下。柬之道：“武三思一门，当如二张之罪诛之，前蒙陛下吩咐，只得姑免；今若仍居王位，臣等实难与为僚。”中宗听了，不得已削三思王位。众人谢恩出朝。未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结彩楼嫔御评诗 游灯市帝后行乐

却说太后被柬之等迁到上阳宫，思想前事，如同一梦，时时流涕。患病起来，日加沉重，过了数日而崩。中宗颁诏天下，整治丧礼不提。

却说武三思门下，有兵部尚书宗楚客、御史中丞周利用、侍御史冉祖雍、太仆卿李俊、光禄丞宋之逊、监察御史姚绍之等为其耳目，是为五狗。与韦后、婉儿夜譖柬之等。三思阴令人书皇后秽行，榜于天津桥，请加废黜。中宗知之大怒，命监察御史姚绍之穷究其事。绍之奏言：“敬晖等五王使人为之。虽云废后，实谋大逆，请族诛敬晖等以雪皇后之愤。”中宗命法司结其罪案，将敬晖五王流边远各州。三思遣人矫制于中途杀之。于是三思权倾天下，谁不惧怕。中宗也没了主意，听其节制。况韦后一心爱他，常对他说道：“我必欲如你姑娘，自得登临宝位，方遂我心。”由是弄权，类于武后。

且说那时朝臣中，有两个有名的才子，一姓宋名之问，字延清，汾州人氏，官为考功员外郎。一姓沈名佺期，字云卿，内黄人氏，官为起居郎。若论此二人文才，正是一个八两，一个半斤。那宋之问生得丰姿俊秀，性格风流，于男女之事，亦甚有本领。他在武后时，已在朝为官，一心要亲近武后，托一个相契的内监，于武后前从容荐引，说他内才外才都妙。武后笑道：“朕非不爱其才，但其人有口疾，故不便使之人侍耳。”原来宋之问自小口有口臭之疾。当时内监将武后之言述与宋之问，宋之问甚是惭愧。自此，日常含鸡舌香于口中，以希进幸。即此一端，可知是个有才无品行人了。那沈佺期亦与张易之辈交通，后又在安乐公主门下走动。安乐公主屡屡在中宗、韦后面前称述沈、宋二人才学。一日，中宗欲游幸昆明池，大宴群臣。这昆明池，乃是汉武帝开凿，阔大弘壮，池中有亭台楼阁，以备登临。当下中宗欲来游幸宴集，先两日前传谕朝臣，各献即事五言排律一篇，选取其中佳者，为新翻御制曲。于是朝臣都争华竞胜地去做诗。韦后对中宗道：“外廷诸臣，自负高才，不信我宫中嫔御无有才胜于男子者。依妾愚见，明日将这众臣所作之诗，命上官昭容当殿评阅，使他们知朝廷中有才女子，以后应制作诗，俱不敢不竭尽心矣。”中宗大喜。遂传旨，于昆明池畔，另设帐殿一座。帐殿一侧，高结彩楼，等候上官昭容登楼阅诗。此旨一下，众朝臣俱到昆明池来。那日中宗与韦后及太平公主、安乐公主、上官昭容等俱至昆明池游玩，大排筵宴。诸臣朝拜毕，赐宴于池畔。酒行既罢，诸臣各献诗篇。中宗传谕道：“卿等俱系美才，然所作之诗，岂无高下，朕一时未暇披阅。昭容上官氏才冠后宫，朕思卿等才子之诗，当使才女阅之，可做千秋佳话，卿等勿以为褻也。”诸臣顿首称谢。中宗命诸臣俱于彩楼之前左边站立，其诗不中选者逐一立向右边去。少顷，只见众宫女簇拥上官婉儿上楼。楼前挂起一面朱书的大牌来，上写：“昭容上官氏奉诏评诗，只选最佳者一篇进呈御览，其余不中选者，即发下楼，付还本官。”当时，婉儿把那些诗篇举笔评阅，众官在楼下仰望。只见那些不中选的，纷纷飘下楼来。每一纸落下，众人拾看。见了自己名字，即取来袖了，立过右边去。众诗落尽，只有沈佺期、宋之问二诗不见落下。等了许久，又见飘落一纸。众视之，却是沈佺期的诗其诗云：

法驾 乘春转，神池象汉回，
双星遣旧石 ，孤目隐残灰。

战鹤逢时去，恩鱼望幸来，
山花陡骑绕，堤柳漫城开。
思逸横汾唱，歌流宴镐杯，
微臣雕朽质，羞睹豫章材。

诗后评云：

玩沈，宋二诗，工力悉敌。但沈诗落句，辞气已竭，宋作犹陡然健举，故去此取彼。

婉儿评完，下楼复命，将宋之问的诗呈上。中宗与韦后观看，都赞好诗。即召诸臣至御前，将宋之问的诗，传与观看。其诗去：

春豫灵池会，沧波帐殿开，
舟凌石鲸动，槎拂斗牛回。
节晦萸全落，春迟柳暗催，
象溟看浴景，烧劫辨沉灰。
镐饮周文乐，汾歌汉武才，
不愁明月尽，自有夜珠来。

诸臣看毕，大家称美。中宗并索佳期之诗来看，又看了评语。因笑道：“昭容之评，二卿以为何如？”二人道：“评阅允当。”中宗又问：“众卿之诗，多被批落，心内服否？”众官道：“果是高才卓识，怎敢不服。”中宗大悦。当日饮宴，极欢而罢。自此，中宗为韦后辈所玩弄，心志蛊惑，全不留心国政。时光荏苒，不觉腊尽春回。京师风俗，每逢上元，灯事极盛。六街三市，花团锦簇；大家小户，张灯结彩；游人往来如织；金鼓喧天，笙歌鼎沸；通宵达旦，金吾不禁。韦后闻知外边灯盛，忽发狂念，与上官婉儿及诸公子，邀请中宗，一同微服出外观灯。中宗笑而从之。于是各换衣妆，打扮做街市男妇模样。又命武三思等一班近臣，也易服相随。挨群逐队，遍游街市，与这些看灯的人，挨挨挤挤，略无嫌忌。军民士庶，有乖觉的都窃议道：“这般看灯的男女，象是大内出来的。不是公主，定是嫔妃；不是王子、王孙，定是公侯、驸马。可笑我大唐皇帝，难道宫中没有好灯赏玩，却放他们出来，与百姓们饱看。如此人山人海，男女混杂，贵贱无分，成何体统！”众人便如此议论。中宗与韦后领一班男女，只拣热闹处游玩，全不顾旁人骇异。又纵故宫女几千人，结队出游，任其所往。及回宫查点，不见了好些宫女。因不便追缉，遂付之不究，糊涂过了。正是：

帝后观灯街市行，市人瞩目尽心惊。
任他宫女从人去，赢得君王大度名。

未知灯事后，中宗与韦后又作出何状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鸩昏主竟同儿戏 斩逆后大快人心

却说上官婉儿自彩楼评诗之后，才名大著，中宗愈加宠爱，他愈恃宠骄恣，横行无忌。中宗又特置修文馆，选择公卿中之善为诗文者二十余人，为修文馆学士，时常赐宴於内廷，吟诗作赋，俱命上官婉儿评定；其甲乙，传之词林，或播之乐府。由是天下士子争以文采相尚；一切儒学正人与公说正言，不得上达。婉儿又与韦后私议，启奏中宗听许婉儿自立私第於外，以便诸学士时常得以诗文往还评论。因此，那些没品行的官员，多奔走出入其私第，以希援引进用。婉儿因遂勾结其中少年精锐者，潜入宫掖，与韦后、公主们交好。于是朝臣中崔湜、宗楚客等，俱先通了婉儿，后即为韦后与公主们的心腹。中宗自观灯市之后，时或微服出游，或游幸婉儿私第，或与韦后、公主们同来游幸。婉儿既自有私第在外，宫女们日夕来往，宫门上出入无节。物议沸腾，却没人敢明言直谏。只有黄门侍郎宋璟，独上一疏，极言不可。中宗竟置之不理，宋璟也无可如何。韦后等愈无忌惮。太平公主、安乐公主久已自开府第，自置官属。那班无职幸进之徒，多营谋为公主府中官员。安乐公主府中有两个少年的官儿，一个姓马名秦客，一个姓杨名均。那马秦客深通医术，杨均最善烹调。二人都生得美貌，为安乐公主所宠爱。因荐与韦后，又极蒙爱幸。由是马秦客夤缘升为散骑常侍，杨均升为光禄少卿。那崔湜与宗楚客，既私通上官婉儿，又转求韦后、公主于中宗面前说此二人可作宰相，中宗遂以宗楚客为中书令，崔湜同平章事。自此，小人各援引其党类，滥官日多，朝堂充溢。时突厥默啜侵扰边界，屡为朔方总管张仁愿所败。默啜密与宗楚客交通，楚客受其重贿，阻挠边事。监察御史崔琬上疏劾之，当殿朗读弹章。原来唐朝故事，大臣被言官当殿面劾，即俯躬趋出，立於朝堂待罪。是日，宗楚客竟不趋出，且忿怒作色，自陈忠鲠为崔琬所诬。宋璟厉声道：“楚客何得辩，故违朝廷法制。”中宗更弗推问，只命崔琬与宗楚客结为兄弟，以和解之。时人传作笑谈，因呼为“和事天子”。时有处士韦月将，上疏直言武三思私通宫掖，必生逆乱。韦后闻知大怒，劝中宗杀之。宋璟道：“彼言中宫私于武三思，陛下不究其所言而即杀其人，何以服天下。若必欲杀月将，请先杀臣，不然臣终不敢奉诏。”中宗乃命免其死，长流岭南。自此，中宗心里亦颇怀疑，传旨查察宫门出入之人，群小因此不自安。那武三思最忌太子重俊，与上官婉儿请韦后废太子。安乐公主又急欲韦后专政，使自己得为皇太女。韦后一时无计可施。一日，杨均以烹调之事，入内供应。韦后因召入密室，屏退左右，私相谋议。韦后道：“皇爷近来有疑宫中之意也，不可不虑。”杨均道：“皇上千秋万岁后，娘娘自然临朝称制，何必多虑。”韦后道：“他若心变，我怎等得他千秋万岁后，须要先下手为强。”因附耳问道：“有什么好药可以了此事否？”杨均道：“药，问马秦客便有。但此事非同小可。当见机而行，未可造次。”

不说二人密谋，且说太子重俊，闻知韦后欲要谋废他，心怀疑惧，知道是三思、婉儿辈陷害，因欲先发制人，与东宫官属李多祚等矫诏，引羽林军杀入武三思私第。恰值武崇训在三思处饮酒，二人皆被拿住斩首。太子又令军士，把三思合家老幼男女尽都杀死。又勒兵至宫门，欲杀上官婉儿。中宗闻变大惊，急登玄武门楼，宣谕军士，令宫闱令杨思勖与李多祚交战。多祚战败兵溃，自刎而死，太子亦死于乱军中。中宗见武崇训既诛，即命武延秀为安乐公主驸马。延秀即崇训之弟，以嫂妻叔，伦常扫地矣。

时有许州参军燕钦融上疏，言韦后淫乱干政，宗楚客等图危社稷。中宗览疏，未及批发，韦后即传旨将燕钦融捕杀。中宗心下不悦，露于颜色，韦后十分疑忌。密谓杨均道：“皇爷渐已心变，前所云进药之说，若不急行，祸将不测。”杨均道：“马秦客有一种药末，人服之腹中作痛，口不能言，再饮人参汤即便身死，不露伤迹。”韦后道：“既有此药，可速取来。”杨均遂与马秦客密谋，取药进宫。韦后知中宗喜吃玉酥饼，即将药放入饼馅里，乘中宗未进膳，便亲将饼儿供上。中宗连吃了几枚，觉得腹胀，微微作痛。少顷，大痛起来，坐在榻上乱滚。韦后佯为惊问，中宗说不出话，但以手自指其口。韦后呼内侍道：“皇爷想欲进汤，可速取人参汤来。”此时人参汤早已备着，韦后亲手擎来，灌入中宗口内。中宗吃了人参汤，便滚不动，淹至晚间，呜呼崩逝。太平公主闻中宗暴死，明知死得不明白，却又难于发觉，只得隐忍。韦后与众议，立温王重茂，遗诏草定，然后召大臣入宫。韦后托言中宗以暴疾崩，称遗诏立温王重茂为太子，即皇帝位。重茂时年十五，韦后临朝听政，宗楚客劝韦后依武故事，以韦氏子弟典南北军。深忌相王旦与太平公主，谋欲去之。遂与安乐公主及都督兵马使韦温等密谋为乱，约期举事。

时相王第三子临淄王隆基，曾为潞州别驾，罢官回京。因见群小披猖，乃阴聚才勇之士，志图匡正。侍郎崔日用，向亦依附韦党，今畏临淄王英明，又忌宗楚客擅权，知其有逆谋，恐日后连累着他，遂密遣宝昌寺僧人普润至临淄王处告变。临淄王即报知太平公主，遂与内监钟绍京，校尉葛福顺，御史刘幽求、李仙凫等计议，乘其未发，先事诛之，众皆奋然。太平公主亦遣子薛崇行、崇敏、崇简来相助。葛福顺道：“贤王举事，宜启知相王殿下。”临淄王道：“吾举大事，为社稷计。事成则福归父王；如或不成，吾以身殉之，不累及其亲。今若启而听从，则使父王予危事；倘其不从将败大计。不如不启为妥。”于是率众潜入内苑。时夜将半，葛福顺拔剑争先，直入羽林营。典军韦温、韦瑄、韦璠等措手不及，俱被福顺所杀。刘幽求大呼道：“韦后鸩弑先帝，谋危宗社，今夜当共诛之，立相王以安天下。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，罪及三族。”羽林军士皆欣然听命。临淄王勒兵至玄武门，斩关而入，诸卫兵皆应之。斩韦后及安乐公主、武延秀、上官婉儿等。临淄王遂传令扫清宫掖，收捕诸韦亲党及宗楚客、张嘉福、马秦客、杨均等皆斩之。尸韦后于市。诸韦老幼，无一免者。天明，内外既定，临淄王出见相王，叩头谢不先白之罪。相王道：“社稷宗庙不坠於地，皆汝之功也。”刘幽求等请相王早正大位。是日早朝，少帝重茂方将升座，太平公主手扶去之，说道：“此位非儿所宜居，当让相王。”于是众臣共奉相王为皇帝，是为睿宗，改元景云。废重茂仍为温王，进封临淄王为平王，祭故太子重俊，赠李多祚，燕钦融等官爵，追复张柬之等五人官爵，追废韦后、安乐公主为庶人，崔日用出首叛逆有功，仍旧供职，其余韦党俱治罪。过了数日，诸臣请立东宫，睿宗以宋王成器居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，迟疑不决。宋王涕泣固辞道：“从来建储之事，若当国家安，则先嫡长；国家危，则先有功。今隆基功在社稷，臣死不敢居其上。”刘幽求奏道：“平王有大功，宋王有让德，陛下宜报平王之功以成宋王之让。”睿宗乃降诏，立平王隆基为太子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上皇难庇恶公主 张说不及死姚崇

却说太平公主与隆基诛韦氏，拥立睿宗为帝，甚有功劳。睿宗既重其功，又念他是亲妹，极其怜爱，凡朝廷之事，必与他商酌；自宰相以下，进退系其一言。由是附势谋进者奔趋其门如市。子薛崇行、崇敏、崇简皆封王。公主怙宠擅权，骄奢纵欲，私引美貌少年至其第，与之淫乱。奸僧慧范，尤所最爱。那班倚势作威的小人，都要生事扰民。亏得朝中有刚正大臣，如姚崇，宋璟辈，侃侃谔谔，不畏强贵。太子隆基，更严明英察，为群小所畏忌，因此还不敢十分横行。太平公主知之，深忌太子，谋欲废之，日夜进谗于睿宗，说太子许多不是，又妄谓太子私结人心，图为不轨。睿宗心中怀疑。一日，坐于便殿，密与侍臣韦安石道：“近闻中外多倾心太子，卿宜察之。”韦安石道：“陛下安得此亡国之言，此必太平公主之谋也。太子仁明孝友，有功社稷，愿陛下无惑于谗人。”睿宗悚然道：“朕知之矣。”自此，谗说不得行。太平公主阴谋愈急。使人散布流言曰：“目下当有兵变。”睿宗闻言，谓侍臣道：“术者言五日内必有急兵入宫，卿等可为朕备之。”张说奏道：“此必奸人造言，欲离间东宫耳！陛下若使太子监国，则流言自息矣。”姚崇亦奏道：“张说所言，真社稷至计，愿陛下从之。”睿宗依奏，即日下诏，命太子监理国事。太子既受命监国，闻河南隐士王琬贤，即遣使臣赍礼往聘王琬入朝。王琬不敢违命，即同使臣来见。时太子正与姚崇在内殿议事，王琬入庭故意徐行。使臣道：“殿下在帘内，不可怠慢。”王琬大声道：“今日何知殿下，只知有太平公主耳！”太子闻言，即趋出帘外。王琬拜罢说道：“臣顷者所言，殿下有闻乎？”太子道：“闻之。”王琬因奏道：“太平公主，擅权纵淫，所宠奸僧慧范，恃势横行。公主凶狠无比，朝臣多为之用，将谋不利于殿下，何可不早为之计。”太子道：“所言良是，但吾父皇止此一妹，若有伤残，恐亏孝道。”王琬道：“孝之大者，以安社稷寺庙为事，岂顾小节。”太子点头道：“当徐图之。”遂命王琬为东宫侍班，常与计事。太极元年七月有彗星出于西方，入太微。太平公主使术士上密启示睿宗道：“彗所以除旧布新，且逼近帝座，前星有变，皇太子将作天子，宜预为备。”欲以此激动睿宗，中伤太子。哪知睿宗正因天象示变，心怀恐惧。闻术士所言，反欣然道：“天象如此，天意可知，吾志决矣。”遂降诏传位太子，太平公主大惊，力谏以为不可；太子亦上表固辞。睿宗皆不听，择于八月吉日，命太子即皇帝位。是为玄宗明皇帝。尊睿宗为太上皇，立妃王氏为皇后，改太极元年为先天元年，重用姚崇、宋璟辈，以王琬为中书侍郎。黜幽陡朗，政事一新。时太平公主恃上皇之势，恣为不法。玄宗稍禁抑之，公主大恨。遂与朝臣萧至忠、岑羲、窦怀贞、崔湜等私结为党，欲矫上皇旨，废帝而别立新君。密召侍御陆象先同谋，象先大骇道：“不可不可！”公主道：“弃长立少，已为不顺，况又失德，废之何害。”象先道：“既以功立，必以罪废；今上新立，并无失德，何罪可废？象先不敢与闻。”言讫退出。公主与崔湜等计议，恐矫旨废立，众心不服，将有中变；欲暗进毒，以谋弑逆，乃私结宫人元氏，谋于御膳中置毒以进。开元元年七月朔日，早朝毕，玄宗御便殿。王琬闻知公主之谋，密奏道：“太平公主之事迫矣，不可不速发。”玄宗沉吟半晌道：“朕欲举发，恐惊动上皇。”王琬道：“设使好人得志，宗社颠危，上皇安乎？”正议论间，侍郎魏知古直趋殿陛，口称臣有密启。玄宗召至案前问之。知古道：“臣知奸人于此月之四日作乱，

宜急行诛讨。”于是玄宗定计，与岐王范、薛王业、尚书郭元振、将军王毛仲、内侍高力士及王琚、崔日用、魏知古等，勒兵入庆化门，执岑羲、肖至忠于朝堂斩之，窦怀贞自缢，崔湜及宫人元氏俱诛死。太平公主逃入僧寺，追扑出，赐死于家。并诛奸僧慧范，及其余逆党，死者甚多。上皇闻变，急登承天门楼问故。高力士奏道：“太平公主结党谋乱，今俱伏诛，事已平定，不必惊疑。”上皇闻奏，叹息下楼。玄宗闻陆象先不肯从逆，擢为蒲州刺史，面加奖谕道：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也。”象先奏道：“《书》云：‘歼厥渠魁，胁从罔治’。今首恶已诛，余党乞从宽典，以安人心。”玄宗依其言，多所赦宥。自此朝廷无事。玄宗意欲以姚崇为相，张说忌之。使殿中监姜皎入奏道：“陛下欲择河东总管，而难其人，臣今得之矣。”玄宗问：“为谁？”姜皎道：“姚崇文武全才，真其选也。”玄宗笑道：“此张说之意，汝何得面欺。”姜皎惶愧叩头服罪。玄宗即日降旨，拜姚崇为中书令。张说大惧，乃私与岐王通款，求其照顾。姚崇闻知，其为不满。一日入对便殿，行步微蹇。玄宗问道：“卿有足疾那？”姚崇奏道：“臣有腹心之疾，非足疾也。”玄宗道：“何谓腹心之疾？”姚崇道：“岐王乃陛下爱弟，张说身为大臣，而私与往来，恐为所谋，是以忧之。”玄宗怒道：“张说意欲何为，明早当命御史，按治其事。”姚崇回至中书省，并不提起。张说全然不知，安坐私署中。忽门役传进一帖，乃是贾全虚的名刺，说道有紧急事，特来求见。张说骇然道：“他自与宁醒花去后，久无消息，今日突如其来，必有缘故。”便整衣出见。贾全虚谒拜毕，说道：“不肖自蒙明公高厚之恩，遁迹山野。近因贫困无聊，解书一内臣之家。适间偶与那内臣闲话，谈及明公，私与岐王往来，今为姚相所奏，皇上大怒，明日将按治，祸且不测。不肖闻此信，特来报知。”张说大骇道：“如此为之奈何？”全虚道：“今为明公计，惟有密恳皇上所爱九公主，为说方便，始可免祸。”张说道：“此计极妙，但急切里无门可入。”全虚道：“不肖已觅一捷径，可通款于九公主，但须得明公所宝之物为贄耳！”张说道：“前日鸡林郡曾献我夜明帘一具，未知可用否？”全虚道：“请试观之。”张说取出。全虚看了道：“此可矣！事不宜迟，只在今夕。”张说便写一手启，并夜明帘付与全虚。全虚连夜往见九公主，具言来意，献上宝帘并手启。九公主见了帘儿，十分欢喜。明日，入宫见驾。玄宗已传旨着御史同赴中书省，究问张说私交亲王之故。九公主奏道：“张说昔为东宫侍臣，有维持调护之功，今不宜轻加谴责。且若以通款岐王之故，使人按问，恐王心不安，大非吾皇上平日友爱之意。”原来玄宗于兄弟之情最笃，尝为长枕大被，与诸王同卧。平日在宫中，只行家人礼。薛王患病，玄宗亲为煎药，吹火焚须，左右失惊。玄宗道：“但愿王饮此药而即愈，吾须何足惜。”其友爱如此。今闻九公主之言，惻然动念，即命高力士至中书，宣谕免究。左迁张说为相州刺史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姚崇为相数年，告老退休，特荐宋璟自代。宋璟在武则天时已正直不阿，及居相位，更丰格端凝，人人敬畏。至开元九年，姚崇偶感风寒，染成一病，延医调治，全然无效。姚崇平生不信释道二教，不许家人祈祷。过了几日，病势已重，自分不能复愈。乃呼其子至榻前，口授遗表一通，劝朝廷罢冗员，禁异端，官宜久任，法宜从宽，共数百言，皆为治之要，命即誊写奏进。及至临终，对其子道：“我死之后，这篇墓碑文字，须得大手笔为之，方可传于后世。当今所推文章宗匠，惟张说耳。但他与我不睦，若径往求他文，他必推托不肯。待我死后，你须如此如此；若做了碑文，你又这般

这般，不患他异日来报复也。记之记之。”言讫，瞑目而逝。公子哀哭，随即表奏朝廷，讣告僚属。大殓既毕，便设幕受吊。在朝各官，都来祭奠，张说亦具祭礼来吊。公子遵依遗命，顶将许多古玩之物排列灵旁桌上。张说祭吊毕，公予叩颡拜谢。张说忽见桌上排列许多珍玩，因问道：“设此何意？”公子道：“此皆先父平日爱玩者，手泽所存，故陈设于此。”张说随走近桌边，逐件细看，啧啧称赏。公子道：“先生若不嫌鄙，当奉贡案头。”张说欣然道：“重承雅意，但岂可夺令先公所好。”公子道：“先生为先父执友，先父曾有遗言，欲求先生大笔，为作墓志碑文。倘不吝珠玉，则先父死且不朽；区区玩好之微，何足复道。”说罢，哭拜于地。张说扶起道：“拙笔何足为重，既蒙嘱役，敢不从命。”公子称谢。说别去，公子尽撤所陈设之物，遣人送与。张说大喜，遂做了一篇碑文，极赞姚崇人品，并叙自己钦服之意，交来人带去。公子得了文字，令石工连夜镌于碑上，遂进呈御览。玄宗看了赞道：“此人非此文不足以表扬也。”张说过了一日，忽想起：“我与姚崇不和，几受大祸。今他身死，我不报怨也够了，如何倒作文赞他。今日既赞了他，后日怎好改口贬他。”又想文字取去未久，谅未镌刻，可即索回，另作一篇，寓贬于褒之文便了。”遂遣使到姚家索取原文，只说还要增改几笔。使者去不多时，即回来复说：“碑文已经勒石，且又进呈御览，不可更改了。”张说顿足道：“吾知此皆姚崇之遗算也！我一个活张说，反被死姚崇算了。我之智不及彼矣！”欲知后事，再看下文分解。

第十六回 江采蘋恃爱追欢 杨玉环承恩夺宠

却说姚崇死后，朝廷赐谥文献。后张说、宋璟、王琚辈相继而逝。又有贤相韩休、张九龄，不上几年，亦皆身故。朝中正人渐皆凋谢。玄宗在位日久，怠于政事，专务奢侈，女宠日盛。诸嫔妃中，惟武惠妃最亲幸，皇后王氏遭其谗譖，无故被废。又譖太子瑛及鄂王、光王，同日俱赐死。一日杀三子，天下无不惊叹。不想武惠妃亦以产后血崩暴亡，玄宗不胜悲悼。自此，后宫无有当意者。高力士劝玄宗广选民间美女，以备侍御。玄宗大喜，令力士前去采选。力士领旨出宫而去。

却说闽中兴化府珍珍村，有一秀才，姓江名仲逊，字抑之，家私富厚。与妻廖氏，年过三十，只生一女，小名阿珍。六岁能诵二南。仲逊奇之，遂名采蘋，生得花容月貌。至十三岁，诸子百家无不贯串；琴棋书画，各种皆能。他性最喜梅花，遂号梅芳。吟诗作赋，名闻籍甚。高力士自朔方历两粤，各处采选，并无当意者。至兴化，闻采蘋名，得之以进。采蘋年方二八，貌美无双。玄宗一见，喜动天颜，即令采蘋入宫。赐江仲逊黄金千两，彩缎百端，回家养老。命高力士陪他赴光禄寺饮宴，仲逊含泪出朝。玄宗令左右摆宴，与江妃共饮。饮了一回，玄宗兴致已浓，携着江妃，退归寝室。一日，玄宗退朝入宫，见江妃在园中看梅。因知江妃喜梅，遂命宫中各处栽梅，朝夕游玩，赐名梅妃。过了数日，内侍来报说：“岭南刺史韦应物，苏州刺史刘禹锡，各选奇梅五种，星夜进呈。”玄宗大喜，吩咐力士目心看管，以待宴赏。一日玄宗宴请诸王于梅园，饮至半酣，忽闻宫中笛声嘹亮。诸王问道：“笛声清妙，不知何人所吹？”玄宗道：“是朕江妃所吹，诸兄弟若不弃嫌，宣他一见。”诸王道：“臣愿洗耳请教。”玄宗命高力士宣梅妃来。不一时，梅妃直到，诸王见礼毕。玄宗道：“朕常称妃子，乃梅精也，吹白玉笛，作惊鸿舞，一座生辉。今梅妃试舞一回。”梅妃领旨，就向筵前曼舞。有词为证：

紫燕轻盈弱质，海棠标韵娇容。罗衣长袖交横，络绎回翔稳重。纤腰一舞飞可爱，浮腾雀跃仙踪。衫飘绰约随风，恍似飞龙舞凤。

舞罢，诸王连声赞好。玄宗道：“既观妙舞，不可不畅饮。”遂命内侍斟酒，令梅妃遍送诸王。时宁王已醉，见梅妃送酒来，起身接酒。不觉一脚踢着了梅妃绣鞋，梅妃大怒。登时回宫。玄宗道：“梅妃为何不辞而去？”左右道：“娘娘履珠脱缀，缀了就来。”等一回不见出来，诸王告醉而别。宁王回府大惊，急请驸马杨回来商议。不一时杨回到，礼毕，宁王就把席间之事说了一遍：“如今恐梅妃在圣上面前说些是非，叫我怎得安稳，特请你来商议此事。”杨回想了一想说道：“不妨，我有二计在此。”就向宁王耳边说如此如此。宁王大喜，相约次日入朝。宁王跪下请罪道：“蒙皇上赐宴，力不胜酒，失错触了妃履。臣出无心，罪该万死。”玄宗道：“此事若计论起来，天下都道朕重色而轻天伦了，汝既无心，朕亦付之不较。”宁王叩头谢恩而起。杨回密奏道：“臣见诸宫嫔妃甚多，又令高力士遍访美女何用？”玄宗道：“朕见妃嫔中，并无一倾国之色，所以欲遍访美女耳。”杨回道：“陛下必欲找倾国之色，莫若寿王妃子杨玉环，姿容盖世。”玄宗道：

“比梅妃何如？”杨回道：“臣未曾亲见，但闻去年至寿邸时，有人见了，赞道只有天在上，更无山与齐。陛下莫若召来便见。”玄宗大喜，即差高力士去宣杨妃来。力士领旨，即到寿王府中，宣召杨妃。杨妃即来见寿王道：“妾事殿下，祈订白头，谁知皇上来宣妾入朝，料想此去必与殿下永诀矣。”寿王料不可违，放声大哭。力士催促起身，杨妃拜别寿王，流泪而去。力士领杨妃来复旨。杨妃参拜，俯伏在地。玄宗赐他平身，把杨妃一看，见他生得形容体态，宛如赵国西施；婉转轻盈，绝胜赵家合德。玄宗大悦，吩咐高力士令妃自以其意，为女道士，赐号太真，住内太真宫。更为寿王娶左卫将军韦昭训女为妃。潜纳太真杨氏于宫中，册为贵妃，赠其父玄琰兵部尚书，母李氏凉国夫人，叔玄珪为光禄卿，兄钊为侍御史，从兄钊拜侍郎。玄宗以为钊字有金刀之象，改赐其名为国忠。自是杨氏权倾天下。

自此玄宗日与贵妃淫乐，便疏了梅妃。梅妃问亲随的官女嫣红道：“你可晓得皇上为何许久不到我宫中？”嫣红道：“奴婢哪里得知，除非叫高力士来问，便知分晓。”梅妃道：“你去寻来。”嫣红领旨出宫，走到苑中，恰好遇见高力士，嫣红道：“我家娘娘差我特来召你。”力士便同嫣红走到梅妃宫中，叩头见过。梅妃问道：“圣上为何许久不进我宫中？”力士道：“啊呀，圣上在南宫中，新纳了寿王的杨妃，宠幸无比，娘娘难道还不知么？”梅妃道：“我那里晓得。且问你，圣上待他意思如何？”力士道：“自从杨妃入宫之后，龙颜大悦；亲赐金钿珠翠，举族加官，宫中号曰娘子，仪礼皆如皇后。”梅妃听了这句话，不觉两泪交流。力士也自出宫去。嫣红道：“娘娘不要愁烦。依奴婢愚见，娘娘莫若装束了，步到南宫，去看皇爷怎样说。”梅妃见说，便向妆台前整云鬓，对了宝镜叹道：“天乎！我江采如此才貌，何自憔悴至此，岂不令人肠断。”说了，双泪交流，强不出精神来梳妆。嫣红再三劝慰，替她重施朱粉，再整翠钢，打扮得齐齐整整，向南宫而来。却见玄宗独立花阴，梅妃上前朝见。玄宗道：“今日有甚好风吹得你来？”梅妃道：“闻得陛下宠纳杨妃，贱妾一来贺喜，二来求见新人。”玄宗道：“此是朕一时偶惹闲花野草，何足挂齿。”梅妃定要请见。玄宗道：“爱卿既不嫌弃，着他来参见，卿不可着恼。”梅妃道：“妾依尊命，须要他拜见我罢了。”玄宗道：“这也不难。”即召杨妃出来。杨妃望着梅妃叩头毕，玄宗即命摆宴。酒过三巡，玄宗道：“梅妃有谢女之才，不惜佳句，赞扬妃一首如何？”就叫左右取来一幅锦笺，放在梅妃面前。梅妃只得提起笔来，写上一绝道：

撒却巫山下楚云，南宫一夜玉楼春。

冰肌月貌谁能似？锦锈江山半为君。

梅妃写完，呈于玄宗。玄宗看了，连声赞美，付与杨妃。杨妃接来看了一遍，心中暗想：“此词虽佳，内多讥讽，”他说‘撒却巫山下楚云’，笑奴从寿邸而来；‘锦锈江山半为君’，笑奴肥胖的意思。待我也回他几句，看他怎么。”因此对梅妃道：“娘娘美艳之姿，绝世无双。待奴也赞一首。”遂提起笔亦向笺上写着道：

美艳何曾减却春，梅花雪里亦清真。

总教借得春风早，不与凡花斗色新。

玄宗见杨妃写完，赞道：“亦采得敏快得情。”遂拿与梅妃看。梅妃取来一看，暗想：“他说‘梅花雪里亦清真’，笑我瘦弱的意思；‘不与凡花斗色新’，笑我已过时了。”两人颜色有些不和起来。高力士道：“娘娘们诗词唱和，奴婢有几句粗言俗语解分。”玄宗道：“你试说来。”力士道：“皇爷今日同二位美人，并一娇，走到高阳台；二位娘娘双劝酒，饮到月上海棠。奴婢打一套三棒鼓，唱一套贺新郎，大家沉醉东风。皇爷卸下皂罗袍，娘娘解下红纳袄。忽闻一阵锦衣香，同睡在销金帐。那时节，只要快活三，那管念奴娇，惜奴娇。皇爷做个蝶恋花，鱼游春水。岂不是万年欢，天下乐。”
二妃听了，微微而笑。玄宗道：“你言有理。”遂携着二妃回宫。梅妃性柔缓，后竟为杨妃所谮，迁于上阳东宫。杨妃又把待玄宗，不得进梅妃宫，终日思量要害梅妃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禄山入宫见妃子 力士沿街觅状元

且不说杨妃要害梅妃，却说安禄山，乃是营州夷种，本姓康氏。因其母再适安氏，遂冒姓安。为人奸狡，善揣人意。后因部落破散，逃至幽州上节度使张守珪麾下。守珪爱之，以为养子。屡借军功荐引，直荐他做到平卢讨贼使。时有东夷别部奚、契丹作乱犯边，守珪檄令安禄山督军征讨。禄山自恃强勇，率兵轻进，被奚、契丹杀得大败。那张守珪军令最严，诸将有违令败绩者，必按军法。禄山既败，便顾不得养子，一面上疏奏闻，一面将禄山提至军前正法。禄山临刑大叫道：“大人欲灭贼，奈何轻杀大将。”守珪壮其言，即命缓刑，将他解送京师，候旨定夺。禄山贿嘱内侍，于玄宗面前说方便。当时朝臣，多言禄山丧师失律，法所当诛；且其貌有反像，不可留为后患。玄宗因先听内侍之言，竟不准朝臣所奏，降旨赦禄山之死，仍赴平卢原任，带罪立功。禄山是个极巧善媚之人，他在平卢，凡有玄宗左右至者，皆厚赂之。于是玄宗耳中，常常闻得称誉安禄山，愈信其贤，屡加升擢。官至平卢节度使。天宝二年召之入朝，留京侍驾。禄山内藏奸狡，外貌假装憨直。玄宗信为真诚，宠遇日隆，得以非时谒见；宫苑严密之地，出入无禁。一日，玄宗驾幸御苑，禄山亦到御苑来谒见。望见玄宗同太子在花丛中散步，禄山故意向前朝拜玄宗，不拜太子。玄宗道：“卿何不拜太子？”禄山假意道：“太子是何官爵？可使臣当至尊面前谒拜？”玄宗笑道：“太子乃储君也。朕千秋万岁后，继朕为君者也。”禄山道：“臣憨，只知皇上一人，不知更有太子。当一体敬事。”遂向太子一拜。玄宗回顾太子道：“此人朴诚乃尔。”正说间，忽见许多宫女，簇拥香车，冉冉而来。到得将近，贵妃下车，宫人拥至玄宗前行礼。太子也行礼罢。禄山待欲退避，玄宗命且住着，禄山便也望着贵妃拜了，拱立阶下。贵妃道：“此人是谁，现为何官？”玄宗道：“此人是安禄山，本塞外人，向年归附朝廷，官拜平卢节度，朕爱其忠直，留京随侍。”因笑道：“他昔曾为张守珪养子，今日侍朕，亦如朕之养子耳。”贵妃道：“诚如圣谕，此人真所谓可心儿矣。”玄宗笑道：“妃子以为可心儿，便可抚之为儿。”贵妃闻言，熟视禄山而笑。禄山听了此言，即向贵妃下拜道：“臣儿愿母妃千岁！”玄宗笑道：“禄山，你礼数差了。欲拜母，先须拜父。”禄山道：“臣本胡人，胡俗先母后父。”玄宗闻言，益信其朴诚。自此，禄山见贵妃之美貌，遂怀下个不良的妄念。贵妃见禄山少年雄壮，也就动了个不次用人的邪心。这事按下慢提。

且说其时乃大比之年，礼部移檄各州郡，招集举子来京应试。当时西蜀绵州，有个才子，姓李名白，字太白。原系西凉主李暹九世孙，其母梦长庚星入怀而生，因以命名。那人生得天姿敏妙，性格清奇，嗜酒耽诗，自号青莲居士。人见其有飘然出世之表，称之为李谪仙。他不求仕进，志欲过游四方，一日，闻人说湖州乌程酒极佳，遂不远千里而在，畅饮于酒肆之中，且饮且歌。适州司马吴筠经过。闻歌声遣人询问，他答道：

青莲居士谪仙人，酒肆逃名三十春。

湖州司马何须问，金粟如来是后身。

吴筠闻诗惊喜道：“原来李谪仙在此，闻名久矣。”遂请至衙斋相叙，饮酒赋诗，连留几日。忽报吴筠升任京职，遂拉太白同至京师。一日，偶于紫极

宫闲游，与少监贺知章相遇，彼此通名道姓，互相爱慕。知章即邀太白至酒楼，解下腰间金鱼，换酒同饮，极欢而罢。到得试期将近，朝廷点着贺知章知贡举，又命杨国忠、高力士为内外监督官，点检试卷，录送主试官批阅。贺知章暗想道：“吾今日奉命知贡举，若李太白肯来应试，定当首荐。只是一应试卷须由监督官录送，我今嘱杨、高二人，要他留心照看便了。”于是致意杨、高二人，又托吴筠力劝太白应试。太白被劝不过，只得依言入场。哪知杨、高二人，见贺知章来嘱托，只道是受人贿赂，有了关节，却来讨白人情。遂私下相议，专记李白的试卷，偏不要录送。到了考试之日，第一个交卷就是李白。杨国忠见卷面上有李白姓名，便不管好歹，一笔抹倒道：“这等潦草的恶卷，何堪录送。”太白欲要争论，国忠骂道：“这样举子，只好与我磨墨。”高力士插口道：“磨墨也不适用，只好与我脱靴。”喝令左右将太白扶出。太白出场，怨气冲天。吴筠再三劝慰。太武道：“若我他日得志，定教这二人磨墨、脱靴，方出胸中恶气。”这边贺知章在闹中阅卷，中了些真才，只道李白必在其内。及至榜发，李白偏不曾中。心中疑讶，直待出闹，方知其事。心中懊恨，自不必说。

且说那榜上第一名是秦国桢，其已秦国模中在第五名。二人乃是秦叔宝的玄孙，少年有才，人人称羡。至殿试之日，二人入朝对策，日方午交卷出朝。家人们接着，行至集庆坊。只听得锣鼓声喧，原来是走太平会的。一霎时，看的人拥挤，将他兄弟二人拥散。及至会儿过了，国桢不见了哥哥，连家人们也都不见，只得独自行走。正行间，忽有一童子叫声：“相公，我家老爷奉请，现在花园中相候。”国桢道：“是哪个老爷？”童子道：“相公到彼便知。”国桢就随小子走入小巷，进一小门。行不几步，见一座绝高粉墙。从侧门而入，乃见一所大花园、弯弯曲曲，又进了两重门，童子把门紧闭道：“相公在此略坐，主人就出来。”说罢飞跑去了。又见石门忽启，走出两个侍女，对国桢笑道：“主人请相公到内楼相见。”国桢惊讶道：“你主人是谁，如何却教女使来相邀？”侍女也不答应，只是笑着，把国桢引入石门。只见画楼高耸，楼前花卉争妍。楼上又下来两个侍女，把国桢簇拥上楼。国桢看楼上排设物件，极其华美，却不见主人。忽闻侍女说：“夫人来了。”只见左壁厢一簇女侍们拥着一个美人，徐步而出。国桢见了，急欲退避。侍女拥住道：“夫人正欲相会。”夫人道：“郎君系何等人？乞通姓氏。”国桢惊疑，不敢实说，将那秦字桢字拆开，只说：“姓余名贞木，忝列郡庠。方才被一童子误引入潭府，望夫人恕罪。”遂深深一揖。夫人答礼。见国桢仪容俊雅，十分怜爱，便向前伸出玉手，扯着国桢留坐。侍女献茶毕，夫人即命看酒，国桢起身告辞。夫人笑道：“妾夫远出，此间并无外人，但住不妨。”少顷，侍女排下酒席，夫人拉国桢同坐共饮。国桢道：“请问夫人何氏，尊夫何官？”夫人笑道：“郎君有缘至此，但得美人陪伴，自是怕情，何劳多问。”国桢微笑，也不再问。两个饮至日暮，继之以烛。国桢道：“酒已酣矣，可容小生去否？”夫人笑道：“酒兴虽阑，春兴正浓，何可言去。”两人春心荡漾，大家起身，搂搂抱抱，共入罗帐，欢娱一夜。至次日，夫人不肯就放国桢出来，一连留住四、五日。那知殿试发榜，秦国桢状元及第。秦国模二甲第一。御殿传胪，诸进士毕集，单单不见了状元，礼部入奏，玄宗闻秦国模即秦国桢之兄，传旨道：“弟不可先兄，国桢既不到，可改国模为状元，即日赴宴。”国模奏道：“臣弟于廷试日出朝，至集庆坊遇社会拥挤与臣相失，至今不归，臣遣家僮四处寻问，未有踪迹，今乞吾皇破

例垂恩，暂缓琼林赴宴期，俟臣弟到时补宴，臣不敢冒其科名。”玄宗准奏，着高力士率员役于集庆坊，挨街挨巷查访状元秦国桢，限三日内寻来见驾，这件奇事，轰动京城，早有人传入夫人耳中。夫人只当做一件新闻，将这话述与秦国桢。国桢又喜又惊，急问道：“如今怎么样了？”夫人道：“闻说朝廷要将二甲第一秦国模改为状元，国模推辞，奏乞暂宽宴期，待寻着状元然后复旨开宴。”国桢闻言，忙跪下道：“好夫人，救我则个。”夫人扶起道：“我的亲哥，这为怎的。”国桢就把真名姓说出。夫人听了，把国桢紧紧抱住道：“亲哥，你如今是殿元了，我不便留你，只得要与你别了。”一头说，一头泪下。国桢道：“夫人不必愁烦，少不得后会有期。但今我这事弄大了，倘朝廷究问起来，如何是好。”夫人想了一想道：“不妨，我有一计。”就取一轴画图，展开与国桢看。只见上面画着许多楼台亭阁，又画一美人凭栏看花。夫人指着画图道：“你到御前，只说遇一老嫗，云奉仙女之命召你，引至这般所在。见这般美人，被他款住。所吃的东西，所用的器皿，都是外边绝少的。相留数日，不肯自说姓名，也不问我姓名，今日方才放出。又被他以色帕蒙首，教人扶掖而行。竟不知他出入的门路。你只如此奏闻，包管无事。”国桢道：“夫人，我今已把真姓名告知，你的姓氏，也须说与我知，好待我时时念诵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夫君亦系朝贵，我不便明言。”说到其间，两人泪下，依依难舍。夫人亲送国桢出门，却不见来时的门径，启一小门而出。看官，你道那夫人是谁？原来他复姓达奚，小字盈盈，乃朝中一贵官的小夫人。这贵官年老无子，又出差在外，盈盈独居于此，放开这条活路，欲为种子计耳。当下国桢出得门来，已是傍晚时候，走过一条街，忽见一对红棍，二、三十个军牢，拥着一个骑马的太监，急急行来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纵嬖宠洗儿赐钱 惑君王对使剪发

词曰：

痴儿肥蠢，娘看偏奇俊。何意洗儿蒙赐，更阿父能帮兴。

不堪嫉妒性，行使离宫寝。一缕香云轻剪，便重得君王幸。

却说国桢一时心忙，不觉冲了太监的前导。军牢们呵喝起来，举棍欲打。国桢叫道：“啊呀，不要打。”只听得侧首一小巷里，也有人叫道：“啊呀，不要打，这是我家状元爷了。”原来马上太监，便是高力士奉旨寻状元。小巷里的人，便是秦家的家僮，正在寻觅，忽见军牢们扭住国桢要打，所以忙叫起来。众人听说，一齐拥住。高力士忙下马相见，说道：“不知是殿元公，多有触犯，高某那处不寻到，殿元两日却在何处？”国桢道：“说也奇怪，不知是遇鬼逢仙，被他阻滞了，今日才得出来，重烦公公寻觅。今欲入朝见驾，还求公公方便。”力士道：“此时圣驾在花萼楼，可即到彼朝见。”于是同至楼前。力士先启奏上，玄宗即宣国桢上楼。朝拜毕，问道：“卿连日在何处？”国桢依着盈盈所言，婉转奏上。玄宗微微笑道：“如此说，卿真遇仙矣。不必深究。”看官，你道玄宗为何不究？原来杨贵妃有姐妹三人，俱有姿色。玄宗于贵妃面上推恩，姊妹俱赐封号，呼之为姨。大姨封韩国夫人，三姨封虢国夫人，四姨封秦国夫人。诸姨每因贵妃宣召入官，即与玄宗谐谑调笑。其中唯虢国夫人更风流，玄宗尤与相押。凡宫中服食器用，时蒙赐赆。又另赐第宅一所于集庆坊。这夫人却甚多情，常勾引少年子弟，到宅中取乐，玄宗颇亦闻之，却也不去管他。那达奚盈盈之母，曾在虢国府中做针线养娘，故备知其事。这轴画图，亦是府中之物，其母偶然携来，与女儿观玩。画上的美人，即虢国夫人的小像。所以国桢照着画图说去，玄宗竟疑虢国夫人的所为，不便追究，哪知却是盈盈的巧计脱卸。当下玄宗传旨：状元秦国桢即刻赴琼林宴。秦国桢奏道：“昨蒙皇上改臣兄国模为状元，臣兄推辞不就，今乞圣恩，即赐改定，庶使臣不致以弟先兄。”玄宗道：“卿兄弟相让，足征友爱。”遂命兄弟二人，俱赐状元。国桢谢恩赴宴。内待赉两副官袍金花，至琼林宴上宣赐。秦家昆仲好不荣耀。次日，两状元率诸新贵，赴阙谢恩。奉旨：国模、国桢俱为翰林承旨。其余诸人，照例授职。那秦国模为人刚正，他见贵妃擅宠，杨氏势盛，禄山放纵，宫阙不谨，因激起一片嫉邪爱主之心，便与其弟连名上一疏，谓朝廷爵赏太乱，女宠太盛。又道安禄山本一塞外健儿，宜令效力边疆，不可纵其出入宫闱，致滋物议。疏上，玄宗不悦，乃降旨道：“秦国模，秦国桢越职妄言，本当治罪，念系功臣后裔，新进无知，姑免深究，着即致仕去；今后如再有渎奏者，定行重处。此旨一下，朝臣侧目，莫敢再言。时奸相李林甫，奸狡异常。心中虽忌杨国忠，外貌却与和好。又能揣知安禄山之意，微辞冷语，说着他心事，使之惊服；却又以好言抚慰，使之欣感。因而朋比作奸，迎合君心，以固其宠。杨贵妃乘间与安禄山私通。自此，禄山肆横无忌。玄宗又命安禄山与杨国忠兄妹结为眷属，赐赆甚厚，一时贵盛无比。

一日，禄山生日，杨家兄弟设宴称庆，玄宗与杨妃，俱有赐赆。过了两日，禄山入宫谢恩。御驾在宜春院，禄山朝拜毕，便欲叩见母妃。玄宗道：“妃子适间在此侍宴，今已回宫，汝可自往见之。”禄山奉命，遂至杨妃宫

中。时杨妃侍宴而回，正在半醉。见禄山来拜谢，口中自称孩儿。杨妃因戏道：“人家养了孩儿，三朝例当洗儿。今日是你生日，三朝了，我当从洗儿之例。”于是乘着酒兴，叫内监宫女们都来，把禄山脱去衣服，用锦缎浑身包裹做襁褓一般。登时结起彩舆，把他坐于舆中，使宫人舁之，绕宫游转，一齐喧笑。玄宗闻喧笑之声，问左右：“后宫何事？”左右以贵妃洗儿对。玄宗遂亲至后宫观看，共为笑乐。赐杨妃银钱、金钱各十串为洗儿钱，尽欢而罢。

却说梅妃江采蘋，独居上阳宫十分寂寞，不胜悲伤。怨恨杨妃之心，每每形于言语。有一宫娥报知杨妃，杨妃大恨，气忿忿来奏道：“梅精采，辄敢宣言怨望，宜即赐死。”玄宗默然不答。杨妃见玄宗不肯把梅妃处置，心中好生不乐，侍奉间常使性儿，不言不语。一日，玄宗宴诸王于内殿，诸王请见妃子。玄宗召来，与诸王相见毕，坐于别席。酒半，宁王吹紫玉笛为念奴和曲。既而宴罢，诸王谢恩退出，玄宗看起更衣。杨妃见宁王所吹的紫玉笛儿在御榻上，便取来按着腔儿吹弄起来。玄宗适出见之，戏笑道：“汝亦自有玉笛，何不把来吹。此笛是宁王的，他才吹过，口泽尚存，汝何得便吹！”杨贵妃闻言，把笛放下，说道：“宁王吹过已久，妾即吹之，谅亦不妨。还有人双足被人勾踹，以致鞋帮脱绽，陛下也置不较，何独苛责于妾。”玄宗因他酷妒梅妃，又见连日意态蹇傲，心下有些不悦。今日酒后与他戏言，他反出言不逊，又牵扯着梅妃的旧事，不觉大怒道：“阿环何敢如此无礼！”遂起身入内，着高力士即刻送他还杨家去，不许入侍。此时杨妃大惊，欲面谢求哀，又恐盛怒之下祸有不测。况已奉旨，不许入侍，无由进见。只得含泪出宫，来至杨国忠家，诉说其故。杨家兄弟姊妹，吃惊不小，相对涕泣。安禄山欲进一言相救，恐涉嫌疑，不敢轻奏，无计可施。那时，玄宗把杨妃逐回，便觉宫围寂寞，欲再召梅妃奉侍。不想他因闻杨妃欲谮杀之，心中懊恨，染成一病，正在卧床不能起。玄宗寂寞不过，焦躁异常，内监宫女多遭鞭撻。高力士微窥上意，乃私语国忠道：“若欲使妃子复入宫，须得外臣奏请为妙。”时有法曹官吉温，为玄宗所亲信。杨国忠求他救援，许以重赂。吉温乃于使殿从容进言曰：“贵妃无识，有忤圣意。但向既蒙恩宠，今即使其罪当死，亦只合死于宫中。陛下何惜宫中一席之地，而忍令辱于外乎。”玄宗闻言首肯。及退朝还宫，左右进膳，玄宗命内侍霍韬光，撤御前玉食，赍至杨家赐杨贵妃。杨贵妃谢恩讫，因涕泣道：“妾罪该万死，蒙圣主洪恩遣放，未即就戮。然妾向荷荣宠，今当即死，亦无以谢上。妾思发肤为父母所生，请以一茎，聊申万感。”遂引刀自剪其发一绺，付霍韬光道：“为我献上皇爷，妾从此死矣，幸勿复劳圣念。”韬光领诺，随即回宫复旨，备述所言，将发儿献上。玄宗大为惋惜，即命高力士以香车乘夜召杨妃回宫。杨妃毁妆入见，拜伏谢罪，更无一言，唯有呜咽涕泣。玄宗大不胜情，亲手扶起，唤女侍为之梳妆更衣，温言抚慰。是夜同寝，愈加恩爱。未知后来如何酿祸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谪仙应诏答番书 力士进谗议雅调

今且不说杨妃复入宫中，酿祸启乱。且说那时有一番国，名渤海国，遣使前来，却没有方物上贡，只有国书一封，欲入朝呈进。贺知章询其来意，香官答道：“国王致书之意，使臣不得而知。候中朝天子启书观看，便知分晓。”知章引番使入朝面圣，呈上国书。玄宗命番使且回馆驿候旨，着值日宣奏官将番书拆开宣奏，那日是侍郎萧灵值日。当下萧灵把番书拆开看，吃了一惊。见那书上写的字，尽是奇形异迹，一字不识。只得叩头奏道：“番书字迹，皆如蝌蚪之形，臣愚不能辨识，伏候圣裁。”玄宗召李林甫、杨国忠一齐上前取看，也一字不识。又传示文武官员，并无一人能识。玄宗怒道：“堂堂天朝，济济多官，如何一纸番书，竟无人能识，可不被小邦耻笑。限三日内，若无回奏，在朝大小官员，一概罢职。”

是日，各官闷闷而散。贺知章回到家中，郁郁不乐。那时李白正寓居贺家，见知章纳闷，问其缘故。知章把前事述了一遍。李白微笑道：“番字亦何难识，惜我不为朝臣，未见此书耳。”知章大喜道：“太白果能辨识番书，我即当奏闻。”李白笑而不答。次日早朝，知章出班奏道：“臣有一布衣之友，系西蜀人，姓李名白，博学多才，能辨识番书，乞陛下召来，以书示之。”玄宗准奏，遣内侍召李白见驾。李白对天使拜辞道：“臣乃贱士，学识浅陋，文字不足以入朝贵之目，何能仰对天子。臣不敢奉诏。”内侍以此言回奏。知章复启道：“臣知此人，文章盖世。只因去年入试，被外场官抹落卷子，不与录送，未得一第。今日布衣入朝，心怀惭愧，故不即应召。乞陛下特恩赐以冠带，更遣一朝臣往宣，乃见圣主求贤至意。”玄宗准奏，即赐李白以五品冠带朝见。着贺知章速往宣来。知章奉旨，到家宣谕李白。李白不敢复辞，即穿了御赐冠带，与知章乘马同入朝中。山呼朝拜毕，玄宗见李白一表人才，满心欢喜道：“卿高才不第，诚可惋惜，然朕自知卿可不至于终屈也。今者番国遣使上书，其字迹怪异，无人能识。卿多闻广见，必能为朕辨之。”使命侍臣将番书付李白观看。李白接来，看了一遍启奏曰：“番字各不相同，此渤海国之字也。但旧制番国上表，遵依中国字体。今渤海国不具表文，径以国书，非礼太甚。”玄宗道：“他书中何言？卿可宣读。”李白于御座前将唐音译出，高声朗诵道：

渤海大可毒，书达唐朝官家：自你占却高丽，与俺国逼近，边兵屡次侵犯疆界。今差官赍书来说，可将高丽一百七十六战让与俺国，俺有好物相送。太白山之兔，湄泥河之鲫，扶余之鹿，邦胡之豕，率宾之马，沃川之绵，九都之李，乐游之梨，你官家各都有分。一年一进贡。若还不肯，俺即起兵来厮杀，且看诈胜谁败。

玄宗听了，龙颜不悦道：“番邦无状，欲争占高丽，将何以应之？”李白奏道：“臣料番王谩辞读奏，不过试探天朝之动静耳。明日可召番使入朝，命臣面草答诏，亦用彼国之字示之。诏语恩威并著，慑伏其心，务使可毒拱手降顺。”玄宗大悦。因问：“可毒是彼国王之名那？”李白道：“渤海国称其王曰可毒，尤之回纥称可汗，吐著称赞普，各从其俗也。”玄宗大喜，即擢李白为翰林学士，赐宴于金华殿中，教乐工侑酒。众官见李白恁般隆遇，无不叹羡。只有杨国忠、高力士二人不乐。次日，玄宗升殿，百官齐集。贺知章引番使人朝候旨。李白对番使道：“小邦上书，词语悖慢，殊为无礼，

本当诛讨，今我皇上圣度，姑置不较，有诏批答，汝宜静候。”番使恐惧，立于阶下。玄宗命设文几于御座之旁，铺下文房四宝，赐李白坐绣墩草诏。李白奏道：“臣所穿靴不净，恐污茵席，乞陛下宽恩，容臣脱靴易履而登。”玄宗便传旨，将御用的云锁朱履着内侍与学士穿着。李白叩头道：“臣前应试，遭右相杨国忠、太尉高力士斥逐。今见二人列班，臣气不旺。况臣今日奉命草诏，口代天言，宣谕外国，事非他比。伏乞圣旨，着国忠磨墨，力士脱靴，以示宠异，庶使远人不敢轻视诏书，自然声服。”玄宗此时，正在用人之际，即准所奏。国忠、力士暗想：“前日科场中轻薄了他，今日乘机报复。”心中虽恨，却不敢违旨，只得一个与他脱靴换鞋，一个磨墨侍立相候。李白欣然就座，举起兔毫，手不停挥，草成诏书一道。另别纸一副，写作副封，一并呈于龙案。玄宗览诏大喜。及取副封一看，咄咽称奇。原来那字迹与他来书无异，一字不识。传与众官看了，无不骇然。玄宗命李白宣示番使，然后用宝入函。力士仍与换靴，李白下殿。呼番使听诏，将诏书朗读。诏曰：

大唐皇帝，诏谕渤海可毒：本朝应运开天，抚有四海，恩威并用。中外悉从。凡诸远邦，毕献方物，莫敢不服。昔高丽拒命，天讨再加；传世九百，一朝殄灭。岂非逆天之明鉴欤！况尔小国，高丽附庸；比之中朝，不过一郡；土马刍粮，万不及一。若螳臂自雄，鸱痴不逊，天兵一至，玉石俱焚。今，朕体上天好生之心，恕尔狂悖；急宜悔过，勤修岁事，毋取诛戮。尔所上书，不遵天朝书法；盖因遐荒，未睹中华文字。故兹答诏，另赐副封，即用汝国字体，想宜知悉。

李白宣读毕，番使叩头受诏，辞朝而去。回至本国见了国王，备述前事。那可毒看了诏书及副封番字，大惊。与国相商议，天朝有神仙帮助，如何敌得。遂写降表，遣使入朝谢罪，按期朝贡，不敢复萌异志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玄宗欲加李白官爵并赐金帛。李白俱辞不受道：“臣愿逍遥闲散，供奉左右，如汉东方朔故事。且愿日得美酒痛饮足矣。”玄宗乃诏光禄官，日给与上方佳酝，听其到处游览。是财官中沉香亭下，牡丹花盛开，玄宗命设宴亭中，同杨妃赏玩。忽见乐工李龟年引梨园子弟前来承应。叩拜毕，便待奏乐唱曲。玄宗道：“且住，今日对妃子赏名花，岂可复用旧乐。”即着李龟年：“将朕所乘玉花骢马，速往宣李白学士，来作新词庆赏。”龟年奉旨出宫，牵了玉花骢，自己也骑了马，一径到翰林院来宣召李白。只见院中人役回说，李学士已于今早微服往长安市酒肆里吃酒去了。龟年便叫院中人拿了他的冠带袍服，一同寻至市中。听得一座酒楼上，有人高歌道：

三杯通大道，一斗合自然。

但得酒中趣，莫为醒者传。

龟年听了道：“这歌就是李学士了。”遂下马入肆，走上楼来。

只见李白吃得酩酊大醉，尤持杯不放。龟年上前高声说道：“奉圣旨立宣李学士至沉香亭见驾。”李白放下酒杯，向龟年念一句陶渊明的诗道：“我醉欲眠君且去。”念罢瞑然欲睡。龟年叫众人上前将李白扶下楼，搀上玉花马。众人左右扶持，到得五凤楼前。有内侍传旨，赐李白走马入宫。龟年教把冠带袍服就马上替他穿了，走至沉香亭前，搀扶下马，醉极不能朝拜。玄宗命铺紫氍毹于亭畔，且教少卧。亲往看视，解御袍复其体。杨妃道：

“妾闻冷水沃面，可以解醒。”乃命内侍取水，含而喂之。李白睡梦中惊动，略开双目，见是御驾，方挣扎起来，俯伏于地道：“臣该万死。”玄宗见他尚未苏醒，命扶起赐坐。遂叫御厨将越国所贡鲜鱼鲙造三份醒酒汤来。须臾，内侍以金碗盛鱼汤进上。玄宗赐李白饮之，顿觉心神清爽，叩头谢恩。玄宗道：“今日召卿，别无甚事。”指着亭下道：“只为这牡丹盛开，朕与妃子赏玩，欲卿来作新词耳。”李白领命，即赋[清平调]三章呈上。
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
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

一技浓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枉断肠。
借问汉宫谁得似？可怜飞燕倚新妆。

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常得君王带笑看。
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栏杆。

玄宗看了大喜道：“学士真仙才也！三诗清新俊逸，又将花客人面一齐写尽，妙不可言。今番歌唱，妃子也须相和。”乃命念奴同声而歌，玄宗自吹玉笛和之。和罢，又令李龟年与梨园子弟将三调再叶丝竹，重歌一转，为妃子侑酒。及曲既终，杨妃再拜称谢。玄宗笑道：“莫谢朕，可谢李学士。”杨妃乃把盏斟酒敬李白，敛衽谢其诗意。李白跪饮酒讫，顿首谢赐。自此李白才名愈著。玄宗、杨妃皆爱而重之。那高力士深恨脱靴之辱，欲进谗言，未得其便。怎想他[清平调]中一个破绽，即走入宫来。见杨妃独自凭栏微吟[清平调]，点头得意。力士因密奏道：“老奴初意，娘娘闻此词，怨之刻骨，何反拳拳如是？”杨妃忙问其故。力士道：“他说‘可怜飞燕倚新妆’，是把飞燕比娘娘。试想那赵飞燕当日所为何事，却以相比，极其讥刺，娘娘岂不觉乎？”原来玄宗尝阅《赵飞燕外传》，见说他体态轻盈临风而立，常恐被风吹去。因戏语杨妃道：“若汝则任吹多少。”盖嘲其肥也。杨妃最恨人说他肥，李白偏以赵飞燕相比，心中正喜。今听高力士说是暗指飞燕私通之事，合着他私通安禄山，以为讥刺，于是变喜为恨。遂于玄宗面前说李白纵酒狂放，无人臣之礼。杨国忠亦以磨墨为耻，也常进谗言。玄宗虽爱李白，因官中不喜欢他，遂不召他内宴。李白知为小人中伤，便上疏乞休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逍遥学士识英雄 误用番人作藩镇

却说李白上疏乞休，玄宗爱其才，温旨慰谕，不允所请。李白又恳恳切切再上辞官乞归之疏。玄宗知其去志已决，召至御前，面谕道：“卿心欲舍朕而去，未便强留。但卿草诏平番，有功于国，岂可空归。然朕知卿必无所需，所不可缺者，酒耳。”遂亲写敕书赐之。敕云：

敕赐李白为逍遥学士，所到之处，官司支給酒钱，文武官员军民等，毋得怠慢。倘遇有事，当上奏者，仍听具疏奏闻。

李白拜受敕命，谢恩辞朝，收拾行装，别众僚友，带领仆从，出京而去。李白不即回乡，只向幽燕一带就有名山胜景的所在，任意行游，饮酒题诗，好不惬意。一日，行至并州界上，见一伙军年，押一辆囚车前来。李白看那囚车中，囚着一个汉子，仪容甚伟，相貌非常。原来，这囚徒姓郭名于仪，华州人氏，为陇西节度使哥舒翰麾下偏将，因奉军令，查视兵粮，却被手下人失火，把粮米烧了，罪及于主，法当处斩。时哥舒翰出巡在并州，因此，军政司把他解赴军前正法。当下李白见他衣貌堂堂，便勒马问是何人？犯何罪？解往何处？于仪在囚车中诉说原由。李白想道：“这人恁般仪表，定是个英雄。今天下方将多事，此等人正是有用之人，岂容轻杀。”便吩咐众人：“汝等到节度军前，且莫就解进，待我亲见节度，替他说情免死。”众人应诺。李白遂飞马跑到哥舒翰驻扎之所，叫从人把名帖传与门官。哥舒翰听说李学士来拜，即开门延入。宾主叙坐，献茶毕，李白自述来意，要求释于仪之罪。哥舒翰听罢，沉吟半晌道：“学士公见教，本当敬从。但学生平时赏罚必信，今于仪失火，烧了兵粮，法所难贷。且事关重大，理合奏闻，未便释放。奈何？”李白道：“即如此，学生不敢阻挠军法，只求缓刑。节度公自具疏请旨，学生原奉圣上手敕，听许飞章奏事。今亦具一小疏，代为乞命。”哥舒翰欣然道：“若如此则情法两尽矣。”遂传令将于仪收禁，候旨定夺。遂具疏题请，李白亦即缮疏，极言郭子仪雄才可用，失火烧粮，乃仆夫不慎，实非其罪，乞赐矜全，留为后用。自己暂留于并州公馆候旨，哥舒翰设宴款待。不则一日，圣旨批下，准学士李白所奏，将失火仆人正法，赦郭子仪之罪，许其立功自效。子仪既获赦，感激李白活命之恩。李白别了哥舒翰等众官，自往别处去了。自此郭子仪得以军功渐为显官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朝中自李白去后，贺知章也告休致去了。左相李适之因与李林甫有隙，罢相而归。林甫陷以他事，逼之自尽。林甫倚着天子信任，手握重权，安禄山亦甚畏之。时杨家兄弟姊妹，骄奢肆横，日甚一日。杨国忠与韩、虢、秦三个夫人，原不是真兄妹，乃是张昌宗之子寄养于杨家者。三夫人中虢国夫人尤为淫荡，所居宅院与国忠的宅院相连，往来最便，遂与国忠通奸。安禄山亦乘间与虢国夫人有私，国忠闻知，遂恨禄山切骨。时于言语之间，隐然把他私通贵妃之事，为危词以恐吓之。又常密语杨妃，说禄山行动不谨，万一天子知道了些什么，为祸非小。杨妃闻言，也心怀疑惧。一日，玄宗于昭庆宫闲坐，禄山侍坐于侧，见他腹垂过膝，因戏道：“此儿腹大，不知其中何物？”禄山道：“此中并无他物，唯有赤心耳。”玄宗大悦。少顷，问内侍：“妃子何在？”内侍道：“在后宫坐兰汤洗浴。”玄宗微笑道：“美人新浴，正如出水芙蓉也。”命人即宣妃子来，不必更梳妆。少顷，杨妃懒

妆便服而至，更觉风艳。玄宗看了笑道：“适有外国进贡异香花露，取来赐与杨妃。”叫他对镜匀面，自己移坐于镜台旁观之。杨妃匀面毕，将余露染掌扑臂，不觉双乳露出。玄宗见了，说道：“妙哉！软温好似新剥鸡头肉。”禄山在旁，不觉失口道：“滑腻还如塞上酥。”禄山说了，自知出言唐突。杨妃亦骇其失言。玄宗全不在意，反喜道：“堪笑胡儿只识酥。”说罢，呵呵大笑。禄山、杨妃也笑起来。玄宗并无猜疑。但杨妃已先为国忠危言所动，只恐弄出事来。

自此以后，每见禄山，暗叫他言语慎密，出入小心。禄山晓得国忠嗔怪他，恐为所算。又惧李林甫能窥察人之隐微，若杨、李二人合算他一个，老大不便，不如讨个外差暂避罢了。那国忠暗想：“禄山将来必与我争权，切不可留他在京，须设法弄他到边方去为是。”恰好李林甫上疏，请用番人为边镇节度使。原来唐时边镇节度使都是有才略的文臣，若有功绩，便可人为宰相，今林甫专权，欲绝边巨入相之路，奏称：“文臣为边帅，怯于矢石，无以御侮，不若任用番人，勇而善战，可为国家捍卫。”玄宗允奏。国忠乘此机会，就上疏说河东重地，非安禄山不足以当此任。玄宗览疏，深以为然，遂降旨以安禄山为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，赐爵东平郡王，克期走马赴任。禄山闻命，倒也合着他的意思，叩头领旨。即日入宫，拜辞杨妃，两下依依不舍。适三位夫人也入宫来，禄山各各相见。虢国夫人闻知禄山远行，甚为快快，然无可如何。禄山不敢久留，告辞出宫。玄宗又赐宴于便殿。禄山谢恩过了，辞朝赴镇。既至任，查点军马钱粮，训练士卒，坐镇范阳，兼制平卢、河东，声势强盛，日益骄恣。未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幻作戏屏上婢娟 小游仙空中音乐

却说杨国忠乘机遣发安禄山出去，少了个争权夺宠之人。眼前只让李林甫一个，遂骄奢淫逸，也不怕人嗔恨，也不管人耻笑。时值上巳，国忠奉旨，与其弟杨钊及诸姊妹，齐赴曲江修禊。于是五家各为一队，姬侍女从不计其数，乘马驾车不用伞盖遮蔽，路旁观者如堵。国忠与虢国夫人并辔扬鞭，以为谐谑。直游至晚，秉烛而归。遗簪坠舄，遍于路衢。到了次日，俱入宫谢恩。玄宗赐宴内殿，国忠奏道：“臣等奉旨修禊，正为圣天子迎祥迓福。昨赴曲江，威仪美盛，万姓观瞻，众情欣悦，具见太平景象。臣等不胜庆幸。”玄宗大喜，取出内府珍玩颁赐诸人。赐韩国夫人照夜玳，赐虢国夫人锁子帐，赐秦国夫人七叶冠。杨妃奏道：“陛下宝屏赐妾，屏上雕刻前代美人容貌，以妾对之，自觉形秽。今请转赐妾兄国忠何如？”玄宗准奏，即以此屏赐国忠。原来这屏，名为虹霓屏，乃隋朝遗物。屏上雕镂前代美人的形象，宛然如生，各长三寸许，水晶为地，其间服玩衣饰之类，都用众宝嵌成，极其精巧。国忠谢恩拜受，将屏安放在内宅楼上。

一日，国忠独坐楼上，看屏间众美人。想道：“世间岂真有此等尤物，我若得此一人，便为乐无穷矣。”正想间，不觉困倦，因就榻上偃卧。才伏枕，忽见屏上众美人，个个摇头动目，都走下屏来，顿长几尺，宛如生人，直来卧榻前，一一自称名号。国忠虽睁着眼看见，却是身体不能动，口中不能言。诸女各以椅列坐。少顷，有纤腰情妆女妓十余人，亦从屏下来，遂连袂而歌，其声极清细。歌罢，诸女皆起，指着国忠骂道：“汝名为相，实乃误国鄙夫，何敢褻玩我等，又辄作妄想，可恶可恶！”一女笑道：“此奴将来受祸不小，吾等何必与较，且去且去。”于是一一复归屏上。国忠方才如梦忽醒，吓得冷汗浑身。急奔下楼，叫家人将屏掩过，锁闭楼门。自此，每当风清月白之夜，即闻楼中隐隐有女人歌唱之，家中人无敢登此楼者。国忠入宫，密将此事奏知，只隐过了美人责骂之言。玄宗道：“待朕问通玄先生和叶尊师，便知是何妖祥。”

你道通玄先生和叶尊师是谁？原来玄宗最好神仙，于是方士竞进。有人荐方士张果是当世神仙，因礼召至京，拜为银青光禄大夫，赐号通玄先生。又有人荐方士叶法善有奇术，善符咒，亦礼召来京，称为尊师。其他方士甚多，惟此二人最著名。当下玄宗将国忠所言屏上美人出现之说问之。张果道：“妖由人兴。此必杨相看中了屏上娇容，妄生邪念，故妖孽应念而作。叶师治之足矣。”叶法善道：“凡宝物易为精怪，臣当书一符焚于屏前以镇之。今后观此屏者，勿得玩褻。每逢朔望，用香花供奉，自然无患。”言讫，书灵符一道。玄宗遣内侍赍付国忠，且传述二人之言。

国忠闻说妖由邪念而生，不觉凛然。遂登楼展屏，将符焚化。自此以后，楼中安静，绝无声响。至朔望瞻礼时，见屏上众美人，愈加光彩夺目。玄宗闻知，愈信叶法善之神术。一日私问法善道：“张果先生，道德高妙，朕常询其生平，但笑而不答何也？”法善道：“他在唐尧时，曾官为侍中。苦其出处履历，惟臣知之，但不敢轻言，言则俱有祸及。”玄宗道：“尊师神仙中人，何惧有祸，幸勿托词隐秘。”法善沉吟道：“陛下必欲臣言，臣今言之必立死。陛下幸怜臣，可立召张先生来，不惜屈体求之，臣庶可复生。”玄宗许诺。法善请屏退左右，密奏道：“他是混沌初分时白蝙蝠精也。”言未已，忽口吐鲜血，昏绝于地。玄宗急唤内侍，召张果入宫见驾。少时，张

果携杖而至。玄宗迎接道：“叶尊师得罪于先生，皆朕之过。朕今代为之请，幸看薄面恕之。”言讫，便欲屈膝下去。张果忙扶定道：“何敢劳陛下屈尊。但小子不当饶舌耳。”遂以手中杖，连击法善三下道：“可便转来。”只见法善蹶然而醒，即时站起，向玄宗谢恩，随向张果谢罪。张果道：“吾杖不易得也。”玄宗大喜，各赐茶果而退。

时至上元^①之夕，玄宗于内廷，高结彩楼，张灯饮宴，不召外臣陪饮，止召张、叶二人。张果偶他往未至，法善先来，玄宗赐坐共饮。一时灯月交辉，歌舞间作，十分欢畅。玄宗道：“此间灯事，可谓盛矣！他方安能有此。”法善举目四下一看，用手向西指道：“西凉府城中，今夜灯事极盛，不亚于京师。”玄宗道：“西凉灯事既盛，尊师有何法，能使朕一见否？”法善道：“陛下欲见不难，臣当奉陛下御风而往，转回不过片时。”玄宗欣然愿往。法善请玄宗更衣。玄宗命小内侍二人同换衣服，俱立庭中，法善叫都闭目，只觉两足腾起，如行霄汉中。少顷，脚已着地，耳边但闻人声喧闹。法善叫请开眼。玄宗开目一看，见彩灯绵亘数里，观灯之人往来杂沓。心中大喜，到处观玩。因问法善道：“尊师得非幻术乎？”法善道：“陛下若不信，请留征验。”遂问内侍身边有何物件，内侍道：“有皇爷小玉如意在此。”法善乃引玄宗入酒肆共饮。须臾饮讫，即以玉如意暂抵酒价，要店主写了一纸手照，约几日遣人来赎。出了店门，步至城外，仍教各闭双眼，腾空而还，直到殿庭落地。席上所燃灯烛，犹未及半。忽左右来奏：“张果先生到。”玄宗即时延入。张果道：“臣适往广陵访一道友，不意陛下见召，以致来迟。”玄宗道：“广陵此去甚远，先生往来何速？”张果笑道：“陛下适间驾幸西凉，往来俄顷，亦何尝不速。”玄宗道：“此皆叶尊师之神术也。先生适从广陵来，广陵亦兴灯事否？”张果道：“广陵灯事极盛，陛下若有余兴，至彼一观何如？”玄宗喜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张果道：“臣此行不须腾空御风，亦不须游行城市。臣有小术，可上不至天，下不着地任凭陛下玩赏。”玄宗道：“此更奇妙。”

张果请玄宗与高力士并伶工数人，各换华美衣服。张果解下腰间丝绦，向空一掷，化成一座彩桥，自殿庭直接云霄。张果与法善前导，引玄宗上桥，高力士及伶工等俱从。行不上百步，张果说：“陛下请止步，已至广陵矣。”遂与玄宗及高力士等立于桥，上观天汉，月明如昼；低头下视，见广陵城中灯火之多，不减于西凉。那些看灯的女士们，忽见空中有五彩云，拥着一簇人，衣冠华丽，疑是星官仙子出现，都向空瞻仰叩拜。玄宗大喜。法善请敕伶工奏霓裳羽衣一曲。奏罢，张果、法善仍引玄宗与众人于桥上步回。才步下桥，张果把袖一拂，桥忽不见。只见张果手中原拿着一条丝绦，仍把来系于腰间，众皆惊异。玄宗道：“先生神术，真乃奇妙。”张果道：“此仙家游戏小术，何足多美。”玄宗命赐酒，直饮到天晓。未知后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公远预寄蜀当归 禄山请用番将士

却说玄宗，过了元宵即密遣使青，将西凉府酒店主人写的手照，到彼取赎玉如意。却果然赎了回来，乃信元夜之游，是真非幻。过几日，广陵地方官上疏奏称：“本地于正月十五夜二更后，天际忽现五色祥云，云中仙灵历历可睹，又闻仙乐嘹亮，迥非人间声调，此诚圣世瑞怔，合应奏报。”玄宗览疏，暗自称奇，不明言此事，只批个“知道了”。

原来这霓裳羽衣曲，乃玄宗于开元间尝梦游月宫，见有仙女数十，素练宽衣，歌舞于广庭，声调佳妙，因问此为何曲，答道，名为霓裳羽衣曲。玄宗梦中密记其中声调，及醒来，尤一一记得，遂指示乐工，谱成此曲。果然不是人间声调也。玄宗益信二人为神仙。又闻张果每出，必乘一白驴，其行如飞。及归，便把此驴摺叠如纸，置于巾箱中，欲乘，则以水噉之，依旧成驴。玄宗愈奇其术。自此，益好神仙。那些方士，亦益进一日。

鄂州守臣上疏，荐方士罗公远，广有神术。那罗公远不知何处人，亦不知何代人。其容貌常如十六、七岁一孩子，到处闲游。一日，游到鄂州，恰值本州官府因天时亢旱，延请僧道于社坛内启建法事，祈求雨泽。人丛中有穿白衣的人，在那里闲看。其人身长丈余，顾盼非常，众皆瞩目。适罗公远至，见了那人，怒且咄嗟道：“这等亢旱，汝何不去行雨济人，却在此闲行。”那人拱手道：“不奉天符，无处取水。”公远道：“汝但速行，吾当助汝。”那人应诺而去。众人惊问：“此是何人？”公远道：“此乃本地水府龙神，吾敕令行雨救旱。奈未奉上帝之命，不敢擅自取水。吾今当以滴水助之，救济此处的禾稻。”言讫，看见那僧道诵经的桌上，有一方大砚，因才写得疏文，砚池中积有墨水。公远上前，把口向砚池中一口吸起，望空一喷。喝道：“速行雨来！”只见霎时间日掩云腾，大风顿作，暴雨骤至，落了半晌，约有尺余，方才止息。却也奇怪，那雨落在地上，沾在衣上，都是墨黑的。原来龙神凭仗仙力，就这口墨水化作雨泽，以救亢旱，故雨色皆黑。当下人人诧异。问了公远姓名，簇拥去见本州太守，具白其事。太守欲酬以金帛，公远笑而不受。太守道：“天子尊信神仙，君既有道术，吾当荐引至御前，必蒙敬礼。”公远道：“吾本不喜遨游帝廷，但闻张、叶二仙在京师，吾亦欲一识其面，今乘便往见之亦可。”于是太守具疏，遣使送公远来到京中。

使者将疏章投进，玄宗览疏，即传旨召见。那日玄宗坐庆云亭上，看张果与叶法善对奕。内侍引公远入来，将至亭下，玄宗指向张、叶二仙道：“此鄂州送来异人罗公远。”张、叶二人举目一看，遥见公远体弱颜嫩，宛如小儿。都笑道：“孩提之童，有何知识，亦称异人。”公远行至亭下，玄宗敕免朝拜，命升阶赐坐。因指张、叶二人道：“卿识否？此即张果先生，叶法善尊师也。”公远道，“闻名未曾谋面。”张、叶二人笑道：“小辈固当不识我。”公远道：“二师待人简傲，仆之不相识，亦未足为恨也。”张果笑道：“吾且不与子深谈。人称子为异，当必有异术。吾今姑以极浅之技相试，倘能中窍，自当刮目。”便与法善各取棋子几枚握于手中，问道：“试猜我二人手中棋子各几枚？”公远道：“都无一枚。”二人大笑，开手来看，竟一枚也不见了。只见公远伸出两手，棋子满把，笑道：“棋在吾手矣。二位老仙翁遇着小辈，直教两手俱空。”张、叶二人大惊异，各起身致敬。玄宗大喜，即时赐宴，给以冠袍，又赐邸第，称为罗仙师。过了几日，张果、法

善具疏坚请还山，说：“罗公远道术殊胜臣辈，留彼在京，足备陛下咨访，臣等出山已久，思归念切，乞赐放还。”玄宗知其归志已决，准许暂还，候再宣召。二人谢恩出京。凡天子所赐，及各官所赠之物，一无所受，飘然而去。自此在京方士，只有罗公远为玄宗所尊信。时常召见，叩问长生不死之方。公远道：“长生无方，只清心寡欲，便可却病延年。”玄宗勉从其说，或时独处一宫，妃嫔不御。后廷宴会，比前也略稀疏，杨妃甚不喜欢。时值中秋，玄宗不召嫔妃，独与公远对月闲谈。说起昨岁元宵，与张、叶二师腾空远游，甚是奇异。因问：“仙师亦有此术否？”公远道：“此亦何难。陛下昔年曾梦游月宫，却不曾亲身目睹。臣今请陛下亲见月宫之景可乎？”玄宗大喜。公远即起身，向庭前桂树上折取数枝，用彩线相结，置于庭中，吹口气化作一乘彩舆，请玄宗升舆腾空而起，直入霄汉。公远在空中紧紧相随，教玄宗只把眼望着月，不可回顾。转瞬间，已近月宫。玄宗凝眸观望，见月中宫殿重重，门户洞开，里面琪花瑶草，映耀夺目，远胜昔年梦中所见。玄宗道：“可入去否？”公远道：“陛下虽贵为天子，却还是凡躯，未容遽入，只可在外观瞻。”少顷，只闻得异香氤氲，一派乐声嘹亮。仔细听之，正是霓裳羽衣曲。玄宗道：“人言月里嫦娥，美貌无比，今可使朕得见乎？”公远道：“昔穆天子与王母相会，夙有仙缘故也。陛下非此之比，今得瞻宫殿，已是奇福，岂可妄生轻褻之念。”言未已，忽见月中门户尽闭，光彩四散，寒风袭人。公远急叱白鹿，驾转彩舆。少顷，冉冉至地，只见彩舆仍化为桂枝，白鹿亦不见，如意仍在公远手中。

玄宗又惊又喜。公远告辞回寓，玄宗还独坐呆想，啧啧称异。内监辅璆琳道：“此幻术惑人，何足惊叹。”玄宗道：“就是幻术，朕亦要学其一、二，以为娱乐。”璆琳道：“幻术中惟隐身法可学，皇爷若学得隐身法，便可暗察内外人等机密之事。”玄宗喜道：“汝言是也。”次日，召公远入宫，告以欲学隐身法之意。公远道：“隐身法乃仙家借以避俗情缠扰，或遇意外之事，聊用此法自全耳。陛下以一身为天下之主，正须向阳而治，学此隐身何用。”玄宗道：“朕学此法，亦借以防身耳。”公远道：“陛下尊居万乘，时际太平，车驾所至百灵呵护，有何不虞。若学得此法定将怀玺入人家，为所不当为。万一更遇术士能破此法者，那时陛下之身危矣。”玄宗道：“朕学得此法，只于宫中为之，决不轻试于外，幸即相传，万勿吝教。”公远当不过他再三恳求，只得将符咒秘诀，一一传与，并教以学习之法。玄宗大喜，便就宫中如法学习。及至习熟试演，始则尚露半身，既而全身俱隐，但终不能泯然无迹。或时露一履，或时露冠髻，或时露衣裾，往往被宫人觉着，个个含笑。玄宗又召公远入宫问道：“同此符咒，如何良朕做来，独不能尽善？”公远道：“陛下以凡躯而遽学仙法，安能尽善。”玄宗因演法不灵，宫人窃笑，已是惭愠。又见公远对着众人，说他是凡躯，好生不悦。想是不肯尽传其秘，遂拂衣而入，传命公远且退。

时宰相李林甫因夫人病，闻得公远常以符药救人，遂亲来求他救治夫人之病。公远道：“夫人禄命已尽，不可救疗。况夫人先终于相公之前，其福过相公十倍矣。何必多求。”林甫闻言甚怒，是夜其妻果死。次日，秦国夫人患病，杨国忠奉贵妃之命，来求公远救治。公远道：“所救只救有缘法之人，与能修行之人。今夫人既无仙缘，又无美行，得终于内寝，较之诸姊妹，已为万幸，岂复有方可疗。七日之后，名登鬼录。”国忠愤恨，回报杨妃。杨妃大怒，泣奏天子，说公远诽谤官眷，且加咒诅。李林甫也乘机动奏他妖

术惑众。玄宗已自不悦，又闻内外谗言交至，激成大怒，传旨将公远斩首西市。公远闻命，呵呵大笑。走至市中，伸颈就刑，钢刀落处，并无点血。只见一道青气从颈中出，直透云霄。玄宗忽想起公远是道术之人，何可轻杀。忙传旨停刑，却已杀过。玄宗懊悔不及，命收其尸。至七日后，秦国夫人果然病死。玄宗闻讣，不胜嗟悼，益信公远之言不谬。忽见扬州守臣疏奏，张果于本年某月日在琼花观中端坐而逝，袖中有谢恩表文一道，其身尸未及收殓，立时腐烂消化。玄宗览表，十分叹伤。因思叶法善，不知在何处，乃命内监辅璆琳出京寻访，迎请他来。

璆琳奉旨，带着仆从出京访问。有人说他在蜀中成都府。璆琳即带仆从望蜀中一路而行。山路崎岖甚是难走，忽见山岭上一个少年道青，迤迤而来。行至马前，璆琳仔细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却是罗公远。忙下马作揖，问仙师无恙。公远笑道：“天子尊礼神仙，如何把贫道恁的相戏，如今张果怕杀，已诈死了。叶法善也怕杀，远游海外，无处可寻。你不如回去罢。”璆琳道：“天子方自悔前过，伏望仙师同往京中见驾，以慰圣心。”公远道：“你不必多言，我有书，并一信物寄上天子，可为我致意。”便于袖中取出一封书，内有一物，外面封好，付与璆琳收了。璆琳道：“天子正欲叩问仙师，还求师驾一往。”公远道：“无他言，但能远却宫中女子，更谨访边上女子，自然天下太平。”说罢，举手作别，腾空而去。璆琳咄咄称异，想叶法善既难寻访，不如回京复奏罢，遂趲程回京。见了玄宗，备奏路遇罗公远之事，把书信呈上。玄宗大为惊诧。拆视其书，却无多语，只有四个大字，下注一行小字，却是：

安莫忘危外有一药物，名曰蜀当归，谨附上

玄宗看了书和药物，沉吟不语。璆琳又密奏他所云宫中女子，边上女子之说。玄宗想道：“他常劝我清心寡欲，可以延年。今言须远女子，又言莫忘危，疑即此意。那蜀当归或系延年良药亦未可知。但公远明明被杀，如何又在那里。”遂命内侍启视其棺，见棺中一无所有。玄宗嗟异道：“神仙之幻化如此，朕徒为人所笑耳。”

看官，你道他所言宫中女子是谁？是明指杨贵妃。其所云边上女子，是说安禄山也。以安字内有女字故耳。“蜀当归”三字，暗藏下哑谜。至云“安莫忘危”已明说出个安字了。玄宗却全不理睬。

此时安禄山，拥重兵，坐大藩，又有宫中线索，势甚骄横，常怀异志。他平日所畏忌，只有李林甫一人，每遇使者从京师来，必问林甫有何话说。若闻有称奖他的言语，便大欢喜。若说李丞相寄语安节度，好自点检，即便攒眉__嗟叹。林甫也常有书信问候他，书中多能揣知其情，道着他心事，却又予为布置安放。以此受其笼络，不敢妄有作为。不料林甫当璆琳回京时，已患病不能起床，再过几日，呜呼死了。那李林甫自居相位，惟有媚事左右，迎合上意，以固其宠；杜绝言路，掩蔽耳目，以成其奸；嫉贤妒能，排抑胜己__，以保其位；屡起大狱，诛逐贵臣，以张其威。自东宫以下，为之侧目。为相一十九年，养成天下之乱。玄宗到底不知其奸恶，闻其身死，甚为嗟悼。国忠本极恨林甫，只因他甚得君宠，难与争权。今乘其死后，寻事泄忿。乃劾奏林甫生前多蓄死士于私第，托言出入防卫，其实阴谋不轨，其心叵测。又朝臣交章，追劾林甫许多罪款。杨妃因怪他挟制安禄山，也于玄宗前说他

奸恶，玄宗方才省悟。下诏暴其罪状，追削官职，剖其棺，籍其家。其子侍郎李岫亦革职不用。

时杨国忠独掌朝权，擅作威福。内外各官，莫不震慑，皆遣人赍礼往贺。独安禄山不肯相下，亦不来贺。国忠大怒，因奏玄宗道：“禄山本系番人，今雄据三大镇，殊非所宜，当有以防之。”玄宗不以为然。禄山闻知国忠在御前害己，遂对人前将国忠谩骂。国忠闻知，益发恼恨。又启玄宗说：“安禄山向与李林甫相依为奸，今林甫死后，罪状昭著，禄山心不自安，必有异谋。陛下若不信，遣使召之，彼必不奉诏，便可察其心矣。”玄宗唯唯而起，退入宫中将此言述与杨妃。杨妃着惊道：“吾兄何遽疑禄山反耶？彼既怀疑，陛下当如其所奏，遣一中使往召禄山，若禄山来，便可释疑矣。”玄宗依言，即遣辅璆琳赍诏赴范阳召安禄山入朝见驾。璆琳领命，正欲起行，杨妃私以金帛赐之，付手书一封，密谕道：“此书可密致禄山，教他闻召即来，凡事有我在为此作周旋，包管他有益无损，切勿迟回观望，致启天子之疑。”璆琳领命，奉诏来至范阳，宣召禄山入朝。禄山接诏，设宴款待天使。问道，“天子召我何意？”璆琳道：“天子想念之深耳。”遂请屏退左右，密致杨妃手书，并述所言。禄山大喜，即日起身到京，入朝面圣。玄宗喜道：“人言汝未必来，朕独信汝必至，今果然。”遂赐宴于内殿。禄山涕泣道：“臣蒙陛下宠擢到此，粉身莫报。奈为国忠所忌，臣死无日矣。”玄宗抚慰道：“朕自知，可无虑也。”次日入见杨妃，赐宴深叙。禄山道：“儿非不恋慕，但势不可久留，明日便须辞行。”杨妃道：“吾亦不敢留你，速去为是。”禄山点头会意。次日奏称边镇重任，不敢旷职，辞朝而去。至此，玄宗愈加亲信，禄山益无忌惮，因想：“三镇之中，守把险要。将士都是汉人，我他日若有举动，此辈必不为我用，不如以番将代之为妙。”遂上疏奏称，边庭险要之处，非勇健者不能守御，汉将柔懦，不若番将骁勇，请以番将三十二人，代守边汉将。玄宗览疏，批旨依允。自此番人据险，边事不可问矣。未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长生殿半夜私盟 勤政楼通宵欢宴

却说玄宗，一日在便殿，平章事韦见素与杨国忠同在上前，高力士侍立于侧。玄宗道：“朕春秋渐高，颇倦于勤政，今以朝事付之宰相，以边事付之将帅，亦复何忧。”高力士奏道：“诚如圣谕，但闻南蛮反叛，屡致丧师。又边将拥兵太盛，朝廷必须有以制之，方可无忧。”玄宗道：“汝且勿言，宰相当自有调度。”国忠道：“南蛮背叛，王师征剿，自当平定，无烦圣虑。至若边将拥兵太盛，力士所言是也。即如禄山坐制三镇，久有异志，不可不防之。”玄宗闻言，沉吟不语。韦见素道：“臣有一策，可消禄山之异志。”玄宗问是何策，见素道：“今若内擢禄山为平章事，召之入朝，而别以三大臣分领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镇，则禄山之兵权既释，而异谋自沮矣。”国忠道：“此策甚善，愿陛下从之。”玄宗意犹未决。退入后宫，把这话与杨妃知道。杨妃虽极欲禄山入朝，再与相聚，却恐怕他到了京师，未免为国忠所害。乃密启玄宗道：“禄山未有反形，为何外臣都说他要反。陛下无故征召，适足起其疑惧。不如先遣一中使往观之，若果有可疑，然后召之，未为晚也。”玄宗依言，即遣辅璆琳赍珍果数种，往赐禄山，潜察其举动。

璆琳奉命至范阳，禄山早已得了官中消息。遂厚款璆琳，私将金帛宝玩赠与，托他周旋。璆琳受了贿赂，一力应承，星夜回朝复旨，极言禄山忠诚，为国并无二心。玄宗信以为然，遂下召禄山。日夕嫔妃内侍及梨园子弟们，征歌逐舞。杨妃与韩国、虢国夫人辈，愈加骄奢淫逸。

杨妃身体颇丰，性最畏热。每当夏日，止衣轻绡，使侍儿交扇鼓风，犹挥汗不止。却又奇怪，他身上出的汗，比人大不同，红腻而多香，拭抹于巾帕之上，色如桃花，真正天生尤物，绝不犹人。一日，玄宗与杨妃避暑于骊山宫，那宫中有一殿，名曰长生殿，极高畅凉快。其年七月七日夜，乞巧之夕，天气炎热。玄宗与杨妃同坐于长生殿庭中纳凉，至二更余，方相携入寝室同卧。宫女们亦散去歇息，杨妃苦热，睡不安稳，乃拉着玄宗再出庭中乘凉，更不唤宫女们服侍。二人止穿小衣，并肩而坐。玄宗一手摇扇，一手抚杨妃说道：“今夜牛女二星相会，未知其乐何如？”杨妃道：“天上之乐，自然不比人间。”杨妃道：“人间欢聚终有散场，怎如天上双星，永久成配。”玄宗笑道：“若论他会少离多，倒不如我和你日夕欢聚。”说罢，不觉怆然嗟叹。玄宗感动情怀，把杨妃搂住说道：“你我恁般恩爱，岂忍相离。今就星光之下，密相誓心，愿生生世世长为夫妇。”杨妃点头道：“阿环同此誓言，双星为证。”玄宗大喜，两个相搂相抱，同入罗帏，作阳台之梦。玄宗自此对杨妃更加恩爱。

是年九月，蓬莱宫中柑橘结实。这种柑橘，是开元十年间江陵进贡来的，味极甘美。玄宗命将数枚种于蓬莱宫中，一向只开花不结实。那年忽然结实，立言余颗与江南及蜀中进贡者无异。玄宗欣喜，亲自临视，命摘来颁赐朝臣。杨国忠率众官上表称贺，玄宗大悦。那柑橘中却有一只是合欢的，左右进上。玄宗见了，愈加欢喜，谓杨妃道：“此果似知人意，我与你同心一体，所以结此合欢之实。我二人可共食之，以应其祥。”乃促坐同剖，交口而食。杨国忠又复献谀，以为此乃非常之祥瑞，宜赐酺称庆。玄宗准奏，遂降旨，以宫中有珍国之祥，赐民大酺。于是择日，率领嫔妃及诸王辈，御勤政楼，大张声乐，陈设百戏，听人纵观，与民同乐。都下士民男妇，拥集楼前，好不热闹。教坊女人，有王大娘者，能为舞竿之戏，将百尺长的一根大竹竿，

捧置头顶，竿儿上缀着一座木山，为瀛洲方丈之状，使一小儿手持绛节，出入其间，口中歌唱。王大娘头顶着竿，旋舞不辍，却与那小儿的歌声节奏相应。玄宗与嫔妃诸王等看了，俱啧啧称奇。时有神童刘晏，年方九岁，聪颖过人，官为秘书省正字。是日在楼侍宴，玄宗命咏王大娘舞竿诗，刘晏吟道：

楼前百戏竞争新，惟有长竿妙入神。
谁道绮罗偏有力，犹自嫌轻更着人。

玄宗与妃嫔及诸王，见刘晏少年吟诗敏捷，词句中又隐带谐谑之意，都欢喜称赞。玄宗以锦袍赐之。

宴至晚夕，楼上挂起各样花灯，光彩炫目。忽楼前人声鼎沸，也有嬉笑的，也有争嚷的；也有你呼我应的，极其嘈杂。玄宗问是何故，内侍奏道：“众人争看花灯，拥挤喧哗，呵斥不止，伏候圣裁。”玄宗道：“可着该管官严饬禁约，如再不止，拿几个责治示众便了。”刘晏忙奏道：“人聚已众，不可轻责。况陛下既与民同乐，许其纵观，如何又加责治。以臣愚见，莫如使梨园乐工，当楼奏技，传谕众人，令各静听，众人喜于闻所未闻，则喧声自止矣。”玄宗道：“此言极是。”遂命内侍先传圣旨，晓谕诸人。随后梨园众子弟，个个锦衣花帽，手执乐器出至楼头，齐齐整整的都站立于花灯之下。众人拥着观望，那欢笑之声，虽未即止，然不似以前的喧闹了。高力士奏道：“众乐工之中，惟李暮的羌笛，尤为擅名，是乃众人之所喜听，宜令其先吹一曲，以息众喧。”玄宗依奏，命李暮先独自当楼吹笛。李暮领旨，就于楼头把手指着楼下，高声道：“我李暮奉圣旨，先自吹笛与你们众人听。你们若果知音，须静听者。”说罢，双手按着一枝紫纹云梦竹的笛儿，嘹嘹唳唳吹将起来。这一曲笛儿真正吹得响彻云霄，清冷动听。楼下万万千千的人，都定睛侧耳，寂然无声。玄宗大喜。李暮笛声吹毕，众乐齐作，继以清歌妙舞。楼下众人，都静观寂听，更无喧闹。玄宗直欢宴至晓钟鸣动，方才罢散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雪衣女诵经得度 赤心儿欺主作威

玄宗自勤政楼宴乐之后，以为天降休祥，太平无事，惟日夕在宫中取乐。杨妃亦愈加骄奢极欲，玄宗游幸各宫，多与杨妃同车并辇而行。杨妃常不喜乘舆，欲试乘马。因命御马监选择好马，调养得极其驯良，以备骑坐。每当上马，众官娥扶策而上。内宫女侍数百人，前后拥护。杨妃倩妆紧束，窄袖轻衫，垂鞭缓走，媚态动人。玄宗亦自乘马，或前或后，以为快乐。杨妃笑道：“妾舍车从骑，初次学乘，怎及得陛下鞍马娴熟，驰逐之际，固当让着先鞭。”玄宗戏道：“只看骑马，我胜于你；可知风流阵上，你终须让我一头。”杨妃也戏道：“此所谓老当益壮。”说罢，二人相顾大笑。自此，宫中饮宴，即并为风流阵之戏。你道如何作戏？玄宗与杨妃酒酣之后，使杨妃统率宫女百余人，玄宗自己统率小内侍百余人，于掖庭之中排下两个阵势。以绣帏锦被张为旗帐，鸣小锣，击小鼓，两下各持短画竹竿，嬉笑呐喊，互相戏斗。若宫女胜了，罚小内侍各饮酒一大觥，要玄宗先饮。若内侍们胜了，罚宫女们齐声歌唱，要杨妃自弹琵琶和曲。此戏即名之曰风流阵。一日，风流阵上宫女战胜了，杨妃命照例罚内侍们酒一杯，因酌金斗奉与玄宗先饮。玄宗亦酌金杯赐与杨妃道：“妃子也须陪饮一杯。”杨妃道：“妾本不该饮，既蒙恩赐，请以此杯与陛下掷骰子赌色，若陛下色胜，妾方可饮。”玄宗笑而许之。高力士便把色盆骰子进上。玄宗与杨妃各掷了两掷，杨妃已掷胜色，玄宗将次输了，只得重四可以转败为胜，于是再赌赛一掷。一头掷，一头吆喝道：“要重四。”见那骰儿转展良久，恰好滚成一个重四。玄宗笑向杨妃道：“我呼卢之技何如？你该饮酒了。”杨妃举杯饮尽，玄宗道：“朕得色，卿得酒，福与之共。”杨妃口称万岁。玄宗因掷色得胜，心中欢喜，又与杨妃连饮几杯，不觉酣醉。乘着酒兴再把骰子来掷，收放之间滚落一个于地。高力士忙跪而收之。玄宗见力士爬在地上拾骰子，便戏将骰盆儿摆在他背上，扯着杨妃席地而坐，就他背上掷色。两个一递一掷，你呼六，我呼四，掷个不了，高力士双膝跪地，双手撑地，一动也不敢动。正好吃力，只听得屋梁上边咿咿哑哑说话之声道：“皇爷与娘娘只顾要掷四掷六，也让高内监起来掷掷么。”这掷掷么三字，正隐说着直直腰。玄宗与杨妃听了，俱大笑而起，命内侍收过了骰盆，扶高力士起来。力士叩头而退，玄宗与杨妃同入寝宫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那梁间说话的是谁？原来是一个能言的白鹦鹉。这白鹦鹉是前日安禄山进献与杨妃的，畜养宫中已久，极其驯伏，不加羁绊，听其飞止。他总不离杨妃左右，最能言语，善解人意，伶俐异常。杨妃爱之如宝，呼为雪衣女。忽一日，飞至杨妃面前说道：“雪衣女昨夜梦兆不祥，梦己身为鸩鸟所逼，恐命数有限，不能常侍娘娘左右了。”杨妃道：“梦兆不足凭信，不必忧虑。你若心怀不安，可将般若心经时常念诵，自然福至灾消。”鹦鹉道：“如此甚妙，愿娘娘指教则个。”杨妃便命女侍炉内添香，亲自捧出《般若心经》，合掌诵了两遍。鹦鹉在旁谛听，记得明白，朗朗的念出来，一字无差。自此之后，那鹦鹉随处随时念诵《心经》。如此两三月。一日，杨妃闲坐于望远楼上，鹦鹉也飞来立于楼窗，忽有个供奉游猎的内侍，擎着一只青鸕从楼下走过。那鸕儿瞥见鹦鹉，即飞起望着楼窗便扑将来。鹦鹉大惊道：“不好了！”急飞入楼中。亏得一个执拂宫女将拂子尽力拂那鸕儿，恰正拂着了鸕儿的眼，方才回身展翅飞落楼下。杨妃急看鹦鹉时，已闷

绝于地，半晌方醒。杨妃抚慰道：“雪衣女，你受惊了。”鹦鹉道：“恶梦已应，惊得心胆俱碎，谅必不能再生，幸免为所啖，当是诵经之力。”于是紧闭双眸，不食不语，只闻喉间念诵《心经》。杨妃时时省视。三日之后，鹦鹉忽张目向杨妃道：“雪衣女仗诵经之力，幸得脱去皮毛，往生净土矣。娘娘幸自爱。”言讫，长鸣数声，瞑目戢翼，端立而死。杨妃见了，十分嗟悼。命内侍殓以银器，葬于后苑，名为鹦鹉冢。不在话下。

再说安禄山在范阳，思欲称兵造反，只为玄宗待之甚厚，要俟其晏驾方才举事。但杨国忠时时寻事来撩拨他，意欲激他反了，以实己之言。于是禄山生个事端，遂上一疏，请献马于朝。其疏略云：

臣安禄山，承乏边庭，所属地方多产良马。臣今选得良马三千余匹，愿以贡献朝廷。

每马一匹用执鞚军二名，臣更遣番将二十四员部送，俟择吉日即便起行。伏乞敕下经历地方，各该官吏预备军粮马草供应，庶不致临期缺误。谨先具表奏闻。

禄山此疏，明明是托言献马，要乘机侵据地方，且要看朝廷如何发付他。当下玄宗览疏，沉吟不决。因将此疏付中书省议复。国忠入奏道：“边臣献马于朝廷，亦是常事。今禄山故意要多遣军将部送，以三千马匹，而执鞚者反有六千人。那二十四员番将，又各有跟随的军士。共计当有万余人行动，此与攻城夺地者何异。陛下当降严旨切责，破其狡谋。”玄宗道：“彼以贡献为请，无所开罪。即云部送多人，亦未必便有异志，何可遽加切责。只须谕令减省人役罢了。”国忠见玄宗不从，怏怏而退，时高力士侍立于旁，玄宗对他说道：“朕之待安禄山，可谓至厚，彼必不相负，今表请献马于朝，虽欲多遣番将部送，谅亦无他意。而国忠欲请严旨切责，朕不以为然。前者，朕曾遣辅璆琳到彼窥察，回奏说他忠诚爱国，并无二心。难道如今便忽然改变了不成。”原来辅璆琳平日恃宠专恣，与高力士不睦，因此力士乘间密奏道：“老奴闻得，辅璆琳两番奉差到范附，多曾私受安禄山贿赂，故饰词复旨，其所言未可信也。”玄宗惊讶道：“有这等事，汝何从知之？”力士道：“老奴向已微闻其事，而未敢信。近因璆琳奉差采办回来；老奴往候之。值其方浴，坐以待其出。因于其书斋中案头，见有安禄山私书一封，书中细询朝中举动与宫中近事。又托他每事曲为周旋遮饰，又约他每事密先报知。那时老奴窃窥未完，璆琳浴毕而出，连忙藏好。据此看来，他内外交结，贿赂相通，信有其事矣。老奴正欲密将此事上闻，适蒙圣谕，谨此启知。”玄宗闻言大怒，即唤璆琳来面讯。又差力士率羽林军至其第搜取私书物件。不一时璆琳唤到，其所有私书与所受的贿赂都被搜出，上呈御览。原来璆琳与禄山往来的私书甚多，力士检看其中有关涉杨妃的，即行销毁。因此宫中私情之事，幸不败露。当下玄宗怒甚，欲重处璆琳。力士密启道：“皇爷欲加罪璆琳，须托言他事以征之，切勿发露通信受贿之事。不然恐至激变。”玄宗点头道是。遂命将璆琳就于内廷杖杀，只说他采办不称旨，赐死。故禄山多遣军将来献马，玄宗亦有些疑心。即遣中使冯神威赍手诏往谕止之。其略云：

览卿表奏，欲献马于朝，具见忠悃。但马行须冬日为便。今方秋初，田稻将成。

农务未毕之时，且勿行动。俟至冬日，官自给夫部送来京，无烦本军跋涉。特此谕知。

冯神威赍诏至范阳，禄山已窥知朝廷之意，又探知杨国忠有许多说话，心中大怒。及闻诏到，竟不出迎。冯神威来到府中，禄山乃大陈兵卫，踞胡床而坐，也不起身迎接。冯神威开诏宣读毕，禄山满面怒色，也不设宴款待，只

叫他出就馆舍。过了两日，冯神威欲还京复命，入见禄山，问他可有回奏的表文否？禄山道：“诏书云：‘马行须俟冬日至’，十月间，我即不献马亦将亲诣京师，以观朝臣近政。今亦没甚表文，汝为我口奏可也。”冯神威不敢多言。

第二十五回 安禄山范阳造反 封常清东京募兵

却说玄宗恨禄山，杨妃没奈何，只得劝解：“禄山原系番人，不知礼数。又平日过蒙陛下恩宠，待之如家人孺子，未免习成骄傲之性，故不觉一时狂肆。他前日表情献马，或原无反意。现今他有儿子在京，结婚宗室。他若在外谋为不轨，难道竟不顾其子孙。”原来禄山长子名庆宗，次子名庆绪。那庆宗聘宗室之女荣义郡主为配。因此禄山出镇范阳时，留他在京就婚，尚未归范阳，故杨妃以此为解。玄宗听了，暗想：“如今可着安庆宗上书于其父，要他入朝谢罪，看他来不来，便可知其心矣。”遂命高力士谕意于安庆宗，作速写书，遣使送往范阳去。庆宗领旨，随即写下一书，呈过御览，即日遣使赍去。只道禄山见书自然便来，谁知杨国忠恐怕禄山看了儿子的书真个入京来，朝廷必要留他在京。暗想：“他有宫中线索必然重用，夺宠争权，老大不便。不如早早弄他反了，既可以实我之言，又永绝了与我争权之人，岂不甚妙。”时有禄山的门客李超寓在京中，国忠诬他打点关节，遣人捕送御使台狱，按治处死，欲使禄山危疑不自安。又密差心腹人，星夜潜往范阳，一路散布流言说天子以安节度轻褻诏书，侮慢天使，又察出他交通宫禁的私事，十分大怒，已将其子安庆宗拘囚在官，勒令写书，诱他父亲入朝谢罪，便要把他父子来杀了。禄山闻此流言，甚是惊疑。不一日，果然安庆宗有书信来到，禄山忙拆书观看。其略云：

前者大人表请献马，天子甚善忠悃。只因部送人多，恐有骚扰，故谕令暂缓，初无他意。及诏使回奏，深以大人简忽天言为可怪。幸天子宽仁，不即督过。大人宜便星驰入朝谢罪，则上下猜嫌尽释，谗口无可置喙；身名俱泰，爵位永保，岂不美哉。况男婚事已毕，渴思仰睹慈颜，少申子妇孝敬之意。书到日，希即命驾。

禄山看毕，问来使道：“吾儿无恙否？”使者道：“奴出京时，大爷安然无事。但于路途之间，闻说门客李超犯罪下狱。又闻人传说，近日宫里有什么事情发觉了，大爷已被朝廷拘禁在那里，未知此言何来？”禄山道：“我这里也是恁般传说，此言必有来由。”又密问道：“你来时，贵妃娘娘可有甚密旨着你传来么？”使者道：“贵妃娘娘没有什么旨意。”禄山闻说，愈加惊疑。看官，你道杨妃时常有私信往来，如何这番偏没有？盖因安庆宗遵奉上命，立刻写书遣使，杨妃不便夹带私书。心中虽欲禄山入京相叙，只恐他身入樊笼被人暗算。因欲密遣心腹内侍寄书与禄山，教他且勿亲自来京，只急急上表谢罪便了。书已写就，怎奈杨国忠移檄范阳，一路关津驿递所在，说边防宜慎，须严察往来行人，稽查奸细。杨妃探知此信，恐怕嫌疑是非之际，倘有泄露，非同小可，因此迟疑，未即遣使。

这边安禄山不见杨妃有密信，只道宫中私事发觉了。若果发觉，察出私情之事，这便无可解救，其势不得不反了。遂与部下心腹严庄、高尚、阿史那承庆等三人密谋作乱，商议明日如此如此。到了次日，号召部下大小将士，毕集于府中。禄山戎服带剑，出坐堂上，却诈为天子敕书一道出之袖中。传示诸将道：“昨日有人传到皇帝密敕，着我安禄山统兵入朝，诛讨奸相杨国忠。公等便当助我，前去扫清君侧之恶。功成之后，爵赏非轻。”诸将闻言，愕然失色，不敢则声。严庄、高尚、阿史那承庆三人按剑而起，对着众人厉声道：“天子既有密敕，自应奉敕行事，谁敢不遵。”禄山亦按剑厉声道：

“有不遵者，即治以军法。”诸将素畏禄山凶威，又见严庄等已出力相助，便都不敢异言。禄山遂发所部十五万众，反于范阳。即日大飧军将士，令贾循守范阳，吕知海守平卢，高秀岩守大同，其余诸将俱弓兵而南。此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事也。

原来，当初宰相张九龄在朝之时，曾说“安禄山有反相，若不除之，必为后患。”玄宗不以为然。那知他今日确为国家祸患。当日安禄山反叛，引兵南下，声势甚张。那时海内承平已久，百姓累世不见兵革。猝然闻知范阳兵起，远近震骇。河北一路州县，望风瓦解，地方文武官员，无有能拒之者。禄山以太原留守杨光翽依附杨国忠，又为同族，欲先杀之。乃一面发出大队人马，一面遣部将何千年、高邈引二十余骑，托言献射手，乘驿至太原。因光翽尚未知禄山反信，只道范阳有使臣经过，出城迎之。却被劫掳去，解到禄山军前杀了。玄宗初闻禄山已反，还犹未信。及闻杨光翽被杀于太原之报，到，方知禄山真反，大惊大怒。杨妃也惊得呆了。玄宗召集朝臣，共议其事，众论不一。也有说该剿的，也有说该抚的。惟有杨国忠洋洋得意道：“此奴久萌反志，臣早已窥见其肺腑。故屡渎天听，今日乃知臣言之不谬也。”玄宗道：“番奴背叛，罪不容诛，今当何以御之？”国忠大言道：“陛下勿忧，今反者只禄山一人，其余将士都不欲反，特为禄山所逼耳。朝廷只须遣一旅之师，声罪致讨，不旬日间，定当传旨京师，何足多虑。”玄宗信其言，遂不以为意。那安庆宗闻其父反，一时大惊，只得肉袒自缚，诣阙待罪。玄宗怜他是宗室之婿；意欲赦之。杨国忠奏道：“禄山久蓄异志，陛下不即诛之，致有今日之叛。庆宗乃叛人之子，法不可贷，岂容留此逆孽，以为后患。”玄宗准奏，传旨将安庆宗处死。国忠又劝玄宗，并将其妻荣义郡主亦赐自尽。

其时适有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奏事，玄宗问以讨贼方略。那封常清是个志小言大的人，便率意奏道：“陛下不必过虑，臣请走马赴东京，开府库，发仓康，召募骁勇，击此逆贼，计日取其首，献于阙下。”玄宗大喜，遂命封常清为范阳、平卢节度使，即日赴东京，募兵讨贼，听许便宜行事。

封常清奉旨，星夜至东京，动支仓库钱粮，出榜召募勇士。一时应募者如市，旬日之间，募得六万余人。皆市井白徒，并非能战之士。又探听得禄山兵马强壮，是个劲敌，方自悔不该大言于朝。今已身当重任，无可推诿，只得率众断河阳桥，以为守御之备。玄宗又命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，统陈留等十三郡，与封常清互为声援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唐明皇梦中见鬼 雷万春都下寻兄

却说安禄山兵陷灵昌郡，贼兵纵横，残杀不堪。时张介然到陈留才数日，禄山兵众突至，介然连忙率兵登城守御。怎奈人不习战，心中畏惧，又兼天时苦寒，手足僵冻不能防守。大守郭纳引众开城出降，禄山入城，擒张介然斩之。次日探马来报，说安庆宗在京已被天子杀了。禄山闻知大怒，大哭道：“吾有何罪而杀吾子。”遂纵兵大杀降人，以泄其忿。

却说玄宗在朝，忽见探马来报，说安禄山攻陷陈留郡，张介然已被害了。玄宗闻报，急与众臣商议时，众议纷纷，并无良策。玄宗面谕群臣道：“朕在位已几五十载，去秋已欲传位太子，因水旱频仍，不欲以余灾遗累子孙。今不意逆贼横发，朕当亲征，使太子监国，待寇乱既平，即行禅位，朕将高枕无为矣。”遂下诏亲征，命太子监国。杨国忠闻言，大惊失色。朝罢回家，哭向其妻裴氏与韩国、虢国二夫人道：“吾等死期将到了。”众夫人惊问其故？国忠道：“天子欲亲征，将使太子监国，行且禅位。太子素恶吾家，今一旦大权在手，吾与姊妹都命在旦暮，如之奈何。”于是举家惊惶涕泣。虢国夫人道：“我等作楚囚相对，无益于事。不如速速与贵妃密计。若能劝止亲征，则监国禅位之说，自不行矣。”国忠道：“此言有理，速烦两妹入宫计之。”两夫人即日入宫，与杨妃相见，密告与国忠之言。杨妃大惊道：“此非可以从容婉言者。”乃脱去簪珥，口衔黄土，匍匐至御前，叩头哀泣。玄宗惊讶，亲自扶起问道：“妃子何故如此？”杨妃道：“妾闻陛下将亲临战阵，是弃万乘之尊，以试凶危之事，六宫嫔御闻之，无不骇汗。况臣妾尤蒙恩宠，岂忍远离左右。自恨身为女子，不能随驾从征。愿碎首阶前，效侯生之报信陵耳。”说罢伏地痛哭。玄宗命宫人扶之就坐，执手抚慰道：“朕之欲亲征，原非得已。计凯旋之日，当亦不远。妃子不须如此悲伤。”杨妃道：“堂堂天朝，岂无一二良将为国家殄灭小丑，何劳圣驾亲征。”玄宗闻言，点头道：“汝言亦是。”遂传旨停罢前诏，特命皇子荣王琬为元帅，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，统军出征。又以内监边令诚为监军使。诏旨既颁，杨妃方才放心，拭泪拜谢。玄宗命宫人为妃子整妆，且令排宴解闷。韩国、虢国二夫人也都来见驾，一同饮宴，大家互相劝酒，直饮至夜阑方罢。两夫人辞别出宫。

是夜玄宗与杨妃同寝，朦胧之间，忽若己身在华清宫中，坐一榻上，杨妃坐于侧边椅上，隐几而卧。忽见一个奇形异状的鬼魅，走到杨妃身边，嘻笑跳舞。玄宗大怒，欲叱喝他，无奈喉间一时哽塞，声唤不出。欲自起逐之，身子再立不起。顾左右，又不见一个侍从。看杨妃时，伏在桌上不语。再定睛一看，不是杨妃，却是个头戴冲天巾，身穿袞龙袍的人，宛然是一朝天子的模样，但不见他面庞。那鬼还跳舞不休，看看跳舞到玄宗面前，忽手执一面明镜，把玄宗一照。玄宗照见自身，却是个女子，十分美丽，心中大惊。忽见空中跳下一个黑大汉来，头戴玄冠，身穿圆领袍，手执牙笏，身佩宝剑，浓眉豹目，蓬鬓虬髯。那黑大汉把这跳舞的鬼只一喝，这鬼缩做一团，被黑大汉一把捉在手中。玄宗问道：“卿是何官？”黑大汉道：“臣终南不第进士钟馗也。生平正直，死而为神，奉上帝命，治终南山诸鬼。凡鬼有作祟人间者，臣皆得而啖之。此鬼敢于乘虚惊驾，臣特来为陛下驱除。”言讫，伸着两指，把那鬼的双眼挖出，纳入口中吃了。倒捉着他的两脚，腾空而去，玄宗惊觉，却是一梦。那时杨妃也从梦中惊悸而寤，口里犹作咿哑之声。玄

宗接着问道：“阿环为甚不安？”杨妃定了一回，方才答道：“我梦中见一鬼魅，从宫后而来，对着我跳舞。旁有一美貌女子，摇手止之，鬼只是不理，却口口称我为陛下。我不应他，他便（将）一条白带儿丢来，正兜在我颈项上，因此惊魇。”玄宗也把所梦，述了一遍。杨妃道：“这梦真是奇怪，陛下梦中，女变为男，男变为女；又怎生我梦中也见一女子，也恰梦那鬼呼我为陛下，可不奇怪么。”玄宗戏道：“我和你恩爱异常，原不分你我。男女易形，鸾颠凤倒之意耳。”言讫，两人都笑起来。次日，玄宗临朝，问诸臣道：“终南有已故不第进士姓钟名馼么？”给事中王维奏道：“臣闻终南有进士钟馼，于高祖皇帝武德年间，为应举不第，以头触石而死。时人怜之，陈情于官，假袍带以葬之。嗣后颇著灵异，至今终南人奉之如神明。”玄宗闻奏，遂宣召善画的吴道子来，告以梦中所见钟馼之形，使画一像，特迫赐钟馼状元及第。又因杨妃梦鬼从宫后而来，遂命以赐钟馼之像，永镇后宰门。因想起昔年太宗画秦叔宝、尉迟敬德之像于宫门，喟然叹道：“我梦中的鬼魅，得钟馼治之。那天下的寇贼，未知何人可治？安得再有如秦叔宝、尉迟恭这两人。”忽想起：“秦叔宝的玄孙秦国模、秦国桢兄弟，当年曾上疏谏我，极是好话。我那时反加废斥，由今思之，诚为大错，还该复用他为是。”遂以手敕谕中书省，起复原任翰林承旨秦国模、秦国桢，仍以原官入朝供职。

却说秦家兄弟两个，自遭废斥，即屏居郊外，杜门不出。忽一日，有一个通家朋友来相访，那人姓南名霁云，魏州人氏。其为人有志节，精于骑射，勇略过人。他祖上与秦叔宝有交，因此他与国模兄弟是通家世契。那日策蹇而至，秦家兄弟接着，十分欢喜，各道寒暄，问其来京何事？霁云道：“原任高要尉许远，是弟父辈相知，其人深沉有智，节义自矢。他有一契友，是南阳人张巡，博学多才，深通阵法：开元中举进士，为真源县尹。许公欲使弟往投之，今闻其朝覲来京，故此特来访他。”秦国模道：“张、许二公，是世间奇男子。愚兄弟亦久闻其名，今兄投之，得其所矣。”遂置酒款待，共谈心事。正饮酒间，忽闻家人传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举兵造反，有飞报到京了。秦家兄弟拍案而起道：“吾久知此贼必怀反志。”南霁云道：“天下方乱，非吾辈燕息之时。弟明日便当往候张公，与议国家大事，不可迟矣。”

次日，即写下名刺，怀着许远的书，骑马入京城。访至张巡寓所同时，原来他已升为雍邱防御使，于数日前去了。霁云听了，即要往雍邱，遂来别秦家兄弟。行到门首下马，只见一个汉子，头戴大帽，身穿短袍，策马前来。霁云只道是个传边报的军官，等他行到面前，举手问道：“尊官可是传报么？范阳的乱信如何？”那汉看霁云一表非俗，遂下马举手答道：“在下是从潞州来，要入京访一个人，未知范阳反乱真实。尊官从京中出来，必知确报。”霁云道：“在下也是来访友的，尚未知其详。如今所访之友不遇，就要别了居停主人，往雍州去。”那汉道：“主人是谁？”霁云指道，“就是这里秦家。”那汉举目一看，见门前有钦赐兄弟状元匾额，便问道：“这兄弟状元可就是秦叔宝的后人么？”霁云道：“是。”那汉道：“在下久慕此二公之名，恨未识面。今敢烦尊官引我一见何如？”霁云道：“在下愿引进。”遂各问了姓名，一同入内，见了秦家兄弟，叙礼就坐。霁云备述访张公不遇而返，指雷万春说道：“门前邂逅雷兄，说起贤昆仲大名，十分仰慕，特来晋谒。”二秦就动问尊客姓名、居处。那汉道：“在下姓雷名万春，涿州人氏。因求名不就，弃文习武。常思为国家出力，争奈未遇其时。今因访亲，特来到此，幸遇这南尊官，得谒二位先生，足慰生平仰慕之意。”国模道：“雷

兄来访何人？”雷万春道：“要访那乐部中雷海清。”霁云闻言不悦道：“那雷海清不过是梨园的班头，兄何故远来访他？难道要屈节贱己，以为进身之媒么？”万春笑道：“非敢媒进，因他是在下的胞兄，故特来一候。”霁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在下失言了。”万春道：“南兄你说访张公不遇，是哪个张公？”霁云道：“是雍邱防御张巡。”万春道：“此公是当今奇人，兄要访他，意欲何为？”霁云道：“今禄山反乱，势必披猖。吾往投张公，共图讨贼之事。”万春慨然道：“尊兄之意正与鄙意相合，倘蒙不弃，愿随同行。”秦国桢道：“二兄既有同志，便可结盟，共图讨贼。”南、雷二人大喜，遂拜了四拜，结为生死之交。秦家兄弟设席相款。到了次日，霁云同万春入城来访雷海清，行至住处，万春先入，拜见哥哥，随同海清出来迎迓霁云，叙礼而坐。万春略说了些家事，并述在秦家结交南霁云，要同往雍邱之意。海清欢喜，向霁云拱手称谢。霁云道：“此是令弟谬爱，量小子有何才能。”海清对万春道：“贤弟，我想安禄山这逆贼，称兵谋叛，势甚猖獗。那杨右相大言欺君，全无定乱之策。将来国家祸患，不知如何。我既身受君恩。只得捐躯图报。贤弟素有壮志，今又幸得与南官人交契，同往投张公，自可相与有成，誓当竭力报国。从今以后，我自尽我的节，你自尽你的忠，不必以我为念。”说罢泪下如雨。万春也挥泪不止。霁云为之慨然。海清取出酒肴，满酌三杯，随起身道：“我日逐在内廷供奉，无暇久叙。”遂出一包金银，赠为路费。大家洒泪而别。二人回至秦家，便束装起行。秦家兄弟又置酒饯行，各赆程仪。二人拜别，往雍邱而去。未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矢忠贞真卿起义 遭疑忌舒翰丧师

却说秦国模、国桢，自闻禄山反信，甚为朝廷担忧。忽一日，中书省奉特旨起复国模、国桢原官，行下文书来。二人拜受恩命，即日入朝面君谢恩。玄宗温言抚慰，即问讨贼之策。二人以次陈言。大约都以用兵宜慎，任将宜专为对。忽吏部官来奏睢阳太守员缺，候圣旨选用。国模奏道：“睢阳为江淮之保障，今当扰乱之时，太守一官非寻常之人所能胜任，宜勿拘资格，不次擢用。臣所知高要尉许远，即有志操，更饶才略，堪充此职。”玄宗准奏。即谕吏部，以许远为睢阳太守。因又问二卿：“亦知今日可为良将者为谁？”国桢道：“昔年学士李白，曾疏奏待罪边疆郭子仪，足备干城腹心之寄。陛下因特原其所犯之罪，许以立功自效。今子仪屡立战功，主帅哥舒翰表荐，已历官至朔方兵马使。此人真将才也。”玄宗点头道是。遂降旨升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，又命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，防御安禄山。那时禄山陷灵昌，取陈留，破荥阳，直逼东京。封常清出兵交战，大败而走，贼兵乘势追击，遂陷东京。河南尹达奚珣出城投降，留守李愬，中丞卢奕，判官蒋清等不肯降贼，被禄山斩之。封常清收聚残兵，西走陕州，见高仙芝说贼锋不可当，宜退守潼关，以保长安。仙芝从其言，遂与常清引兵固守潼关。果然贼兵冲至，不得入而退。这也算二人守御之功。谁知那监军宦官边令诚，怪二人无所馈献，遂密疏劾奏二人未战先奔，轻弃陕地，又私减军粮以充己橐，大负朝廷委任之意。玄宗览疏大怒，即赐令诚密敕，使即军中斩此二人。令诚乃佯托他事，请二人来面议。二人既至，令诚喝左右拿下，宣敕示之，遂把二人杀死。玄宗命哥舒翰统其众，并番将火拔归仁部卒亦属统辖，镇守潼关。

再说禄山，遣段子光赍李愬、卢奕、蒋清之首，传示河北，令速纳款。传至平原，那平原太守乃临沂人，姓颜名真卿，字清臣，是个忠君的人。他于禄山未反之前，预知其必反，乃密约诸郡，共举兵讨贼。召募勇士，得万余人，涕泣谕以大义，众皆感愤，愿效死力。那贼党段子光，把三个忠臣的头往来传示，被真卿拿住，腰斩示众。取三人之头，续以蒲身，棺殓葬之。于是附近州郡，各皆起兵接应，共推颜真卿为盟主。真卿遣人赍表文从间道入京奏闻。玄宗览表大喜，遂加颜真卿河北采访使。时常山太守颜杲卿，乃真卿族兄，为人忠义。闻禄山兵至藁城，杲卿力不能拒；与长吏袁履谦计议，先往迎之。禄山大喜，赐以紫袍金带，使仍守常山。遂与履谦密谋起义。恰好真卿遣人至常山，与杲卿相约，欲连兵断禄山归路。那时禄山僭号，称大燕皇帝，改元圣武。杲卿乃假传禄山的恩命，召伪井陉守将李钦凑，率众前来受登基的犒赏。俟其来至、与之痛饮，至醉而杀之。宣谕解散其众。贼将高邈、何千年，适奉禄山之命至北方征兵，路过常山，亦为杲卿所执。于是传檄诸郡起义，河北响应。杲卿以李钦凑的首级与高邈、何千年二人献于京师，使其子泉明与内丘承、张通幽赍表赴京奏报。张通幽即张通悟之弟，他恐因其兄降贼，祸及家门。思为保全之计，知太原尹王承业与杨国忠有交，欲借以为援。乃劝承业留止泉明，改其表文，攘其功为己功。杲卿起义才数日，贼将史思明引兵突至。杲卿使人往太原告急，承业既攘其功，正利于杲卿之死，拥兵不救。杲卿悉力拒战，粮尽兵疲，城遂陷。为贼所执，解送禄山军前。禄山喝道：“汝何背我而反？”杲卿瞑目大骂。禄山怒甚，令人割其舌，并袁履谦一同遇害。杲卿尽节而死，却因王承业掩冒其功。张通幽诡诞其说，杨国忠蒙蔽其事，朝廷竟无恤赠之典。直至肃宗乾元年间，颜真

卿泣诉于肃宗，转达上皇，那时王承业已为别事被罪而死，张通幽尚在、上皇命杖杀之，追赠果卿为太子太保，谥曰忠节。此是后话。

却说郭子仪奉诏进取东京，特荐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，分兵万余，出井陉，至常山，常山守将出降。郭子仪与李光弼合兵。贼将史思明闻常山失守，引兵来战，被子仪大破之。思明步行逃走，河北十余郡皆下。那时副元帅哥舒翰，屯军潼关为长安屏障，按兵不动，待时而进。河源军使王思礼乘间进言道：“今天下以杨国忠召乱，莫不切齿。公当上表请斩国忠，以谢天下，则人皆快心，各效死力矣。”哥舒翰不应。思礼又道：“若上表未必便如所请，仆愿以三十骑，劫取国忠至潼关斩之。”翰愕然道：“若如此，直是我反，不是禄山反了。此言何可出诸口。”那杨国忠，也有人对他说：“朝廷重兵，尽在哥舒翰掌握，倘假人言为口实，援旗西指而为不利于公，将若何？”国忠大惧，寻思无计。忽闻人报贼将崔乾祐在陕，兵不满四千，羸弱无备。国忠即启玄宗，遣使催哥舒翰进兵，恢复陕、洛。翰飞章奏言：

禄山习于用兵，岂真无备，其示弱者诱我耳！我兵若轻往，正堕其计。且贼远来利于速战，我兵据险利于坚守。况贼残虐失众心，将有内变，因而乘之，可不战而擒，要在成功，何必务速。今诸道征兵，尚多未集，请姑待之。

玄宗见疏，犹豫未决。国忠心怀疑忌，力持进战之说。玄宗信其言，连遣中使数辈，往来络绎，催督出战。翰见诏旨严敕，势不能止，抚膺 恸哭，遂引兵出关，与崔乾祐遇于灵宅。贼兵据险以待，翰引兵前进。见乾祐所率兵马，不过万人，部伍不整。官军望见皆笑之。谁知他已伏精兵于险要之处，方才交兵，乾祐退走，官军追之。忽听连声炮响，伏兵齐起，乘高抛下木石。官军被击死者甚多。隘道之中，人马如束，枪戟不得施用。翰以毡车数十乘为前驱，欲借以冲突。乾祐却以草车数十乘，塞于毡车之前，纵火焚烧。恰值那时东风暴发，风大火烈，烟焰所被，官军不能开目，妄自相杀。乾祐遣将率兵转出官军之后，首尾夹攻。官军大败而走，被杀死者不可胜数。后军见前军大败，亦皆自溃。翰独与麾下百余骑逃走入关。乾祐乘胜攻破潼关。翰走至关西驿，揭榜收散卒，欲图再战。部下番将火拔归仁，心欲降贼，乘翰不意，缚而执之，送至禄山军前。禄山用好言劝他降顺，翰只得归降，禄山命为司空，逼令作书招李光弼等来降。光弼等皆复书切责之。禄山知其无效，乃囚之于后苑中。未知后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延秋门君臣奔窜 马嵬驿兄妹伏诛

却说玄宗听信杨国忠之言，催逼哥舒翰出战，遂至全军覆没，潼关失陷。于是河东、华阴、冯翊、上洛等处守将，都弃城而走。贼兵乘胜来取长安。报马连忙飞报入朝，玄宗大惊。急召廷臣商议。国忠怕人埋怨他催战之误，倒先大言道：“哥舒翰本当早战，以乘贼之无备。只因战之不早，使贼转生狡谋，堕彼之计。”平章事韦见素道：“轻战而败，悔已无及。为今之计，宜速征诸道兵入援，更命大将督率京中新募丁壮，守卫京城。”玄宗闻奏，问宰相之见若何？国忠奏道：“征兵御贼，督兵守城，固皆要旨。但潼关既陷，长安甚危，贼势方张，渐逼京师，外兵未能遂集，所谓远水难救近火。以臣愚见，莫如车驾暂幸西蜀，先使圣躬安稳，不为贼氛所惊扰。然后徐待外兵之至，乃为万全之策。”玄宗闻奏，未及开言，只见诸臣纷纷议论，皆言不可幸蜀：“若车驾一行，京都孰守？陛下独不为宗庙社稷计乎？”玄宗传谕诸巨，齐赴中书省，再议良策复旨。遂罢朝回宫。看官，你道国忠为何忽倡幸蜀之说？原来他曾为剑南节度使，西川是他的熟径。前日一闻禄山反叛，他即私遣心腹，密营储蓄于蜀中，以备缓急。故今倡议幸蜀，图自便耳。当下国忠见上意未决，想道：“前日天子欲亲征，多亏我妹妹们劝止。今日幸蜀之计，也须得他们去撺掇才妙。”遂走到虢国夫人府中，慌慌张张道：“急走为上，急走为上！”虢国夫人忙问：“何事？”国忠道：“潼关失守，贼兵将至，为今之计，莫如劝圣驾幸蜀。我们有家业在彼，到那里可不失富贵。争奈众论纷纷，圣意不决。须得你姊妹入宫与贵妃一同劝驾为妙，若更迟延，贼信紧急，人心一变，我辈齑粉矣。”虢国夫人听了，急约韩国夫人一齐入宫见贵妃，密将国忠所言述了一遍。妹妹三人同劝玄宗早早幸蜀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继以啼泣，不由玄宗不从。遂召国忠入宫共议。国忠道：“陛下若明言幸蜀，廷臣必多异议，必至迟延误事。今宜虚下亲征之诏，一面起驾西行。”玄宗依言，遂下诏亲征，以少尹崔光远为西京留守，内宫边令诚掌管宫门锁钥。既夕，命龙武将军陈玄礼整敕护驾军士，选厩马千余匹备用，总不使外人知道。次日黎明，玄宗与杨妃姊妹，皇太子并在宫的皇子妃、皇孙、杨国忠、韦见素、魏方进、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官人，出延秋门而去。临行之时，玄宗欲召梅妃江采蘋而行，杨妃止之道：“车驾宜先发，余人不妨另日徐进。”于是玄宗遂行。梅妃与诸王孙妃主之在外者，俱不得从。当时百官未知，乃仍入朝，宫门尚闭，立仗俨然。及宫门一启，宫人乱出，嫔御奔逃，喧传圣驾不知何往。秦国模、秦国桢料玄宗必然幸蜀，飞骑追随。其余官员，四出逃之。军民争入宫禁及宦官之家，盗取财宝。公子王孙有一时无可逃者，号泣于路旁，甚可怜悯。那时玄宗西幸，驾过左藏。国忠奏道：“左藏积粮甚多，一时不能载去，将来恐为贼所得，请焚之。”玄宗道：“贼来若无所不得，必更苛求百姓，不如留此与之，勿重困吾民。”遂驱车前进。过了便桥，国忠即使人焚桥，以防追者。玄宗闻之咄嗟道：“人各避贼求生，奈何绝其路。”留高力士率军扑灭之。及驾至咸阳望贤宫，地方官员俱先逃遁，日已向午，犹未进食。民献粝饭杂以麦豆，皇孙辈争以手掬食之，须臾而尽。玄宗厚酬其值，百姓都哭失声，玄宗亦挥泪不止，用好言慰谕而遣之。从行军士乏食，听其散往村落觅食。是夜宿金城驿，官民皆走，驿中无灯，人相枕藉而寝，无分贵贱。次日，驾至马嵬驿，将士饥疲，皆怀愤怒欲变。陈玄礼言杨国忠召乱起衅，欲诛之。东宫内侍李太尉密告

太子，未决。会吐蕃使者二十余人来议和好，随驾而行。这日遮国忠马前诉以无食，国忠未及回答，陈玄礼大呼曰：“杨国忠交通番使谋反，我等可共杀反贼。”于是从军一齐鼓噪起来，登时把杨国忠砍倒，屠割肢体，顷刻而尽。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，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杨暄。时韩国夫人乘车而至，众军一齐上前，也将他砍死。虢国夫人与其子裴徽，并国忠的妻子幼儿逃至陈仓，被县令薛景仙率吏民追着，个个被杀。当日玄宗闻国忠为众军所杀，急出驿门，用好言安慰。各令收队，众军只是喧闹不散。玄宗传问：“你等为何不散？”众军哗然道：“反贼虽诛，贼根犹在，何敢便散。”陈玄礼奏上众人之意：“以国忠既诛，贵妃不宜复侍至尊，伏候圣断。”玄宗惊慌道：“国忠谋反与妃子何干？”高力士奏道：“贵妃诚然无罪，但众军已杀国忠，而贵妃犹在帝左右，岂能自安。愿皇爷慎思之。将士安，则皇爷安矣。”玄宗默默点头，转步入门，倚杖垂首而立。久之，京兆司铎韦谔（见素之子也）跪奏曰：“众怒难犯，安危在顷刻。愿陛下割恩忍爱，以宁国家。”玄宗乃步入行宫，见杨妃一字也说不出，但抚之而哭。门外呼声愈甚。高力士道：“事宜速决。”玄宗携杨妃出驿大哭道：“妃子，我和你从此永别矣！”杨妃亦哭道：“愿陛下保重，妾负罪良多，死无所恨，乞容礼佛而死。”玄宗令力士引至佛堂，大哭而入。杨妃至佛堂礼佛毕，力士奉上罗巾，促令自缢于佛堂前之梨树下。年三十八。尸置驿庭，召玄礼引众军入观之。众军见杨妃果死，免胄释甲，顿首呼万岁而去。玄宗命力士速具棺殓葬于西郊之外道北坎下。及葬毕，玄宗谓力士道：“妃子向有异梦，今日应矣。”力士道：“贵妃何梦？”玄宗道：“妃子曾说梦与朕闲游骊山，至兴元驿。方对食，后院忽发火。忙走出，回望驿中，树木皆焚。俄有二龙至，朕跨白龙，妃子跨黑龙。忽见一黑人，状如鬼魅，自云是此峰之神，称上帝命授妃子为益州牧蚕元后，悚然而觉，明日即闻范阳叛信。如今想起来，与朕游骊山，骊者离也；方食火发，失食之兆；火为兵象；驿木俱焚，驿与易同，加木于旁，杨字也；朕跨白龙西行之象；妃子跨黑龙，幽阴之象；峰神者，山鬼也，山鬼乃嵬字；益州牧蚕太后，蚕所发致丝，益旁加丝，缢字也，正缢死于马嵬之兆。”高力士道：“梦兆如此，系前缘所定，皇爷宜自宽，不必过于伤情。”正说间，玄礼入奏，请旨约飭军队启行。未知此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留灵武储君践位 陷长安逆贼肆凶

却说陈玄礼约饬众军，请旨将欲启行，众人以杨国忠将吏皆在蜀，不肯西行。或请往河陇，或请往太原，或请还京师，众论不一。玄宗意在下蜀，又恐拂众人之意，只顾低头不语。韦谔奏道：“太原、河陇，俱非驻跸之地。若还京师，必须有御贼之备。今士马甚少，未易为计。以臣愚见，不如且至扶风，徐图进止。”玄宗闻言首肯，命以此意传谕众人。众人皆从命，即日从马嵬发驾启行。临行之时，有许多百姓父老，遮道请留。玄宗命太子宣慰之。父老曰：“至尊既不肯留，某等愿率子弟从殿下，东破贼，取长安。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，中原百姓谁为之主？”须臾聚至数千人，太子不肯留，策马欲西行。太子之子建宁王炎，与李辅国执鞚谏曰：“逆贼犯阙，四海分崩，不因人情，何以兴复。殿下不如收西北边之兵，召郭子仪，李光弼于河北，与之并力，东讨逆贼，克复二京，削平四海，扫除宫禁，以迎至尊，岂非孝子之大者，何必区区温清定省之文，为儿女之恋乎！”众父老共拥太子，马不得行。太子乃使其子广平王俶，驰白玄宗。玄宗道：“人心如此，天意可知。是朕之幸也！”命分后军二千人，及飞龙厩马从太子。谕之曰：“太子仁孝，可奉宗庙，汝等善辅之。”又使庙臣太子曰：“汝勉之，勿以吾为念。西北诸部落，抚之素厚，汝必得其用。吾即当传位于汝也。”太子闻诏，西向号泣。广平王即宣谕众百姓道：“太子已奉诏，留后抚安汝等。”于是众百姓都呼万岁，欢然而散。太子既留，莫知所适。建宁王道：“殿下昔曾为朔方节度大使，将吏岁时致启，倏略识其姓名。今河陇之众，皆败降贼，其父子兄弟，多在贼中，恐生异图。朔方道近，士马全盛，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在彼，此人乃方冠名族，必无二心，可往就之。此上策也。”众皆曰善，遂向朔方而行。至渭水滨，遇着潼关的败兵，误认为贼兵，与之厮斗，死伤甚众。及收取余卒，渡过渭水，通夜驰行三百余里，士卒失亡过半，所存军众，不上一千。

话分两头，再说玄宗留下太子，车驾向西而进，来至扶风郡宿歇。士卒连日饥疲，流言不逊，陈玄礼不能制。玄宗甚以为忧。会成都来进贡春彩十余万匹，玄宗命陈之于庭，召将士谕之曰：“朕衰耄了，托任失人，致逆贼作乱，远避其锋，卿等仓猝从朕，不及别父母妻子，跋涉至此，劳苦至矣。朕甚愧之。今将入蜀，道路阻长，人马疲瘁，远行不易。卿等可各还家，朕自与子孙中宫内人前往。今日与卿等别，可共分此春彩，以助资粮，归见父母妻子及长安父老，为朕致意，各好自爱。”言罢涕泪沾襟，众皆感激。亦泣道：“臣等死生，愿从陛下，不敢有二。”玄宗挥泪良久道：“愿留听卿。”即命玄礼将春彩尽数给赏军士，流言自此顿息。次日，玄宗起驾，望蜀中进发。行至河池，蜀郡长史崔园前来迎驾，具陈蜀土丰稔，甲兵全备。玄宗大喜，即命于驾前为引导。不则一日，来至成都。见殿宇宫室与一切供御之物，虽都草创不甚整齐，却喜得贼气已远，可安居。只是少了一个宠爱的人，未免嗟叹。当时诸臣上表，请亟为讨贼之计。玄宗降诏，以永王璘为山南、东道、岭南、黔中、江南节度使，以长沙太守李岷为副都大使，即日同赴江陵坐镇。又诏以太子充天下兵马大元帅。哪知此诏未下之先，太子已正位为天子了。

原来太子当日渡渭水，于平凉阅监牧马得几万匹，又募得勇士三千余人，军势稍振。时有朔方留后杜鸿渐、运使魏少游、判官崔漪、卢简、李涵，相

与谋曰：“平凉散地，非屯兵之所。灵武兵食完富，若迎太子至此，北收诸城兵，西发河陇劲骑，南向以定中原，此万世一时也。”于是，杜鸿渐自迎太子于平凉，说以兴复之计。会河西司马裴冕至，亦劝太子往灵武。于是太子率众至灵武驻扎。次日，裴冕与杜鸿渐等上太子笺，请遵马嵬时欲即传位之命，宜早正大位，以安人心。太子不许，笺五上。太子乃许之。是日即位于灵武，是为肃宗皇帝，改元至德。尊玄宗为上皇天帝。裴冕、杜鸿渐等，俱加官进秩。正欲表奏玄宗，恰好玄宗命太子为元帅的诏到了。肃宗遂遣使赍表入蜀，将即位之事奏闻。玄宗览表喜道：“吾儿应天顺人，吾更何忧。”遂命房琯与韦见素、秦国模、秦国桢赍玉册、玉玺，赴灵武传位，且谕诸臣，不必复命，即留行在，听新君任用。肃宗涕泣，拜领册宝。

看官，你道当日玄宗西狩，太子北行，为何没有贼兵来追袭？原来安禄山不意车驾即出，戒约潼关军士，勿得轻进。贼将崔乾祐顿兵观望。及数日后，禄山闻知车驾已出，方遣孙孝哲督兵入京。贼众既入京城，见左藏充盈，便争取财宝，日夜纵酒为乐。差人往睢阳报知禄山，因此无暇遣兵追袭，所以车驾得安行入蜀，太子往朔方，亦无阻隔。此亦天意也。及禄山至长安，闻知马嵬兵变，杨妃赐死，国忠与韩、虢二夫人俱被杀。大哭道：“杨国忠是该杀的，却如何害我阿环妹妹。”又想起其子安庆宗被杀，一发忿恨。乃命人大索在京的皇亲国戚，尽行杀戮。令设安庆宗灵位，将所杀之尸，悉剝取其心以祭。行刑刽子方欲动手剖心，忽天昏地暗，狂风大作，雷电交加，霹雳一声把安庆宗的灵座击得粉碎。禄山大惧，不敢设祭。命将众尸，一一埋葬。又下令凡平日所怨恶之人，及杨国忠、高力士所亲信的人，一并杀戮。又遣人遍搜各宫，搜到梅妃江采蘋宫，回获一离败女尸，便错认梅妃已死，更不追求。又下令凡在京官员不来投顺者，悉皆处死。于是京兆尹崔光远、故相陈希烈、尚书张均、太常卿张垪等俱降贼。禄山以陈希烈、张垪为相，仍以崔光远为京兆尹。其余朝士，都授以伪官。自此禄山志得意满，纵酒贪婪无复西出之意，遂心恋东京，不喜居西京。正是：恋土贼人态，要窃燕皇名。未知后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凝碧池乐工殉节 普施寺摩诘吟诗

却说安禄山僭号称尊，东西二京都被窃据。他只是乱贼行径，并无深谋大略，一心为然着范阳故土，喜居东京，不乐居西京。既入长安，合复干宦官、宫女等，即以兵卫送赴洛阳。其府库中金银币帛与宫闱中珍奇好玩之物，都辇去范阳藏贮。又下令，要梨园弟子与都坊乐工，都与向日一般承应，敢有隐避不出者，以行斩首。其苑厩中所有驯象舞马等不许散失，都要有司中整顿，以备玩赏。

看官听说，原来玄宗注意声色，每大宴集，先设太常邪乡，有坐部，有立部。那坐部诸乐工，俱于堂上坐而奏技；立部诸乐工，则于堂下立而奏技。雅乐奏罢，继以鼓吹番乐。然后教坊新声与府县散乐杂戏，次第毕呈。更可异者，每至宴酣之际，命御苑中掌象印象奴，引驯象入场，以鼻擎杯跪于御前上寿，都是平日教习的，又尝教习舞马数十匹，每当奏乐之时，命圉人牵马至庭前，那些马一闻乐声，都却首顿足，回翔旋转的舞将起来，却自然合着那乐声的节奏。当年禄山侍宴旁观，心怀艳羨，早已萌下不良之念。今日反叛得志，便欲照样取乐。一日，诸番部落的头目，闻禄山得了西京，都来朝贺。禄山欲以神奇之事，夸哄他们。乃召集众番人赐宴，对众人言曰：“我今受天命为天子，不但人心归附，就是那无知物类，莫不感格效顺；即如御苑中所畜的象，见我饮宴，便来擎杯跪献；那御厩中的马，闻我奏乐，也都欣喜舞蹈，岂非神异之事。”众番人俱俯伏呼万岁。禄山传令，先着象奴牵出象来。不一时，象奴将数十头驯象，一齐牵至殿庭之下，众番人俱注目而观，要看他怎样擎杯跪献。不想这些象望殿上一看，只见南面而坐者不是前时天子，便怒目直视。象奴将酒杯先送到一个大象前，要他擎着跪献。不想那象却把鼻子卷过酒杯来，抛去数丈。左右尽皆失色，众番人掩口窃笑。禄山又羞又恼，大声骂道：“孽畜恁般可恶。”喝把这些象都牵出去，尽行杀却。于是辍宴罢席，不欢而散。禄山被象出了丑，因想那些舞马或者也倔强起来，亦未可知，不如不要看他罢。遂令将舞马尽数编入军营马队中去。自此禄山恣意杀戮。闻前日百姓乘乱盗取库物，遂下令着府县严行追究，且许旁人首告。于是株连蔓引，搜捕穷治，殆无虚日。又有刁恶之徒，挟仇诬首。有司不问情由，辄便追索，波及无辜，身家不保。民间骚然，益思唐室。相传太子北收兵，来取长安，即日将至。或时喧称：“太子大军至矣！”百姓奔走出城，市里为之一空。贼望见北方尘起，相顾惊惶。禄山料长安不可久居，不若早回范阳。乃以张通儒为西京留守，安忠顺为将军，镇守关中。又命孙孝哲总督军事。宣谕诸将，自己与次子安庆绪领军还守东都。却于起行之前一日，大宴文武官于御苑凝碧池上。传谕梨园子弟，教坊乐工，都要来承应。这些乐工，惟李暮、张野狐、贺环智等数人，随驾西去，其余如黄幡绰、马仙期等众人在京，不得不凭禄山拘唤，只有雷海清托病不至。那日凝碧池头殿上，排下许多筵席。禄山上坐，庆绪侍坐于旁。众人依次列坐于下。酒行三巡，先大吹大擂，奏过军中之乐。然后梨园子弟、教坊乐工分五队而进。其旗幡中带衣服，各分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。穿青者立于东，穿白者立于西，穿赤者立于南，穿黑者立于北，穿黄者立于中央。每队中，为首押班、乐官各一人，乐工子弟各二十人，惟中央乐工子弟四十人，共一百三十人。齐齐整整，各依方位而立。禄山问道：“你等乐官都齐到吗？”众官道：“诸人俱到，只有雷海清患病在家不能同来。”禄山道：“雷海清是有

名的乐官，他若不到，不为全美，可着人去唤他来，就是有病也须挾病而来。”左右领命，如飞去了。禄山令众乐人，各自奏技。于是凤箫龙笛、象管鸾笙、金钟玉磬、秦箏羯鼓、琵琶手拍，一霎时吹弹敲击，声韵铿锵，真个悦耳动听。忽见五面大幡一齐移动，引着众人盘旋错纵，往来飞舞；五色绚烂，合殿生风，口中齐声歌唱。歌罢舞完，乐声才止，依旧按方位立定，禄山看了大喜，掀髯称快。说道：“我想李三郎平时费了多少心力，教成这班歌儿，如今被我赶出，自己不能受用，到留下与我受用，岂非天数。”众乐人听了这话，伤感于心，不觉堕泪。禄山早已瞧见，怒道：“朕今日欢宴，众乐人何得作此悲伤之态。”令左右查看，若有泪容者，即行斩首。众乐人大骇，连忙拭泪。忽闻庭中有人放声大哭。你道是谁？原来是雷海清被禄山遣人逼来。及来到庭中，闻禄山说这些狂言悖语，且又恐吓众人，遂激起忠烈之性，高声痛哭，奋身上殿；把案上陈设的乐器尽扫于地。指着禄山大骂道：“你这逆贼，受天子厚恩，负心背叛，罪当万剐，还敢胡说乱道。我雷海清虽是乐工，颇知忠义，怎肯伏侍你这反贼。”禄山气的目瞪口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叫：“快砍了，快砍了。”众人扯雷海清下殿，乱刀砍死。禄山命辍去宴席，将众乐人拘禁候发落。忽见探马来报，太子已在灵武即位，今以山人李泌为军师，命广平王、建宁王与郭子仪、李光弼等分统军马，恢复两京。禄山闻报，遂令起马回东京，另议调遣军将应敌。临行之时，禄山乘马过太庙，遂命军士将太庙放火焚烧。军士领命，顷刻间四面放起火来，禄山立马观之。火方发，只见一道青烟，直冲霄汉。禄山仰面观看，不想那烟头随即下来，直冒入禄山目中。登时两目昏迷，泪流如注；不便乘马，另驾轻车往东京而去。自此禄山害了眼病，医治不痊，竟成双瞽。按下慢表。

且说雷海清死节一事，人人传述，个个称扬。因感动了一个有名的朝臣。那朝臣不是别人，就是给事中王维，字摩诘，太原人氏，开元年间进士及第，天性友孝，与其弟俱有才名。当禄山反叛，上皇西幸之时，不曾随驾，为贼谋，乃服药取痢，佯为暗疾，不受伪命。禄山素重其才，不曾杀害，遣人送至范阳，拘于普施寺中养病。一日闻人言雷海清殉节于凝碧池，因细询缘由，备悉其事，十分伤感，望空而哭。想那凝碧池在宫禁之中，忽被贼人在彼宴会，提起伤心的事，遂取纸笔，题诗一首云：

万户伤心生野烟，百官何日再朝天。
秋槐落叶空宫里，凝碧池头奏管弦。

王维这诗不过是自写悲感之意，也不曾赞到雷海清，也不曾把出与人看，不想竟被人传诵出去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安禄山屠肠殒命 南霁云啖指乞师

却说西京乐工子弟，被禄山带至东京。他们都是久仰王维大名，今闻其被拘在普施寺，便常常到寺中来问候。因有得见此诗者，你传我诵，直传至肃宗御前。肃宗闻之，动容感叹，便时时将此诗吟诵。及至贼平之后，那些降贼与陷于贼中的官员，分别定罪。王维虽未曾降贼，却也是陷于贼中，该有罪名的了。肃宗因记得他凝碧池这首诗，嘉其有不忘君之意，特赦其罪，仍以原官起用。这是后话。

却说禄山自两目既盲之后，愈加暴厉。左右供役之人，稍不如意，即加鞭撻，或时竟就杀死。他有个贴身伏侍的内监，叫做李猪儿，日夕不离左右，不知受了多少鞭撻。更可笑者，那严庄是他极亲信的大臣，或一言不合，亦不免于鞭撻。因此内外诸人都怀怨恨。禄山向已立安庆绪为太子。后有爱妾段氏生一子，名唤庆恩，禄山因爱其母并爱其子，意欲废庆绪而立庆恩为嗣。庆绪闻知，又兼屡被鞭撻，心中惊惧，恐有性命之忧。一时计无所出，乃私召严庄入宫，屏退左右，密与商议，要求一保身之策。严庄这恶贼是惯劝人反叛的，近又受了禄山鞭撻之辱，愤恨不过。平日见庆绪生性愚痴，易于播弄，常自暗想：“若使他一旦袭了位，便可凭我专权用事。”今因他求计保身，就乘势劝他们弑逆之事。因说道：“殿下处今之时，度今之势，若束手则必至于死；若欲不死，却束不得手了。俗谚云，‘君要臣死，不得不死；父要子亡，不得不亡。’说便如此说，但人极则计生。即如主上与唐天子，岂不是君臣，况又曾为杨妃义儿，也算君臣而兼父子了。只因后来被他逼得慌，却也不肯束手待死，竟兴动干戈起来，彼遂无如我何。不但免于祸患，且攻城夺地，正位称尊，大快平生之志。以此推之，可见凡事须随时度势，敢作敢为，方可转祸为福。但不知殿下能从此万元奈何之计，行此万不得已之事否？”庆绪听了，低头一想，便道：“先生深为我谋，我敢不敬从。”严庄道：“然虽如此，必须假手于一人。此非李猪儿不可，臣当密谕之。”遂辞别出宫，恰好遇见李猪儿于宫门首，就约他：“于晚夕到我府中来，有话相商。”至晚，李猪儿果至，严庄置酒于密室，两人相对小饮。严庄叹道：“近来主上暴厉，诸臣屡被鞭撻，即太子之贵，亦常遭鞭撻。奈何？”李猪儿道：“太子岂止被鞭撻？而比近来主上有废长立少之意，太子将来还有不可知的事，未知二子知之否？”严庄道：“太子岂不知之。日间正与我共虑此事；我想太子为人仁厚，若得他早袭大位，我你正有好处。不知当用何策可使主上禅位于太子？”李猪儿摇手道：“主上如此暴厉，谁敢进此言。”严庄道：“若不然呵，我是大臣或者还存些体面。你屈为内侍，将来不止于鞭撻，只恐喜怒不常一时断送了性命。”李猪儿听说，不觉攘臂拍胸道：“人生在世，总是一死。与其无罪被杀，何如惊天动地做他一场。拚得碎尸万段，也还留名后世。”严庄引他说出此话，便把日间与太子商议之言实告：“我因想着足下，必与我同心，故约你来相商。”李猪儿道：“既如此，事不宜迟，只有明夜，趁他两目作痛不与女人同寝，独宿于便殿，正好动手。”言讫，作别而去。次日黄昏时候，庆绪、严庄各暗带短刀，托言奏事，直入便殿门来，值殿官不敢阻挡。此时，禄山已安寝于帟帐之内。李猪儿持刀突入帐中，禄山目盲，不知有人来。李猪儿揭去其被，见禄山袒着大腹，即把刀直砍其腹。禄山负痛，以手撼帐竿道：“此必是家贼也。”口中说话，那肚肠已流出数斗。遂大叫一声，呜呼哀哉了。时肃宗至德二载正月也。可恨此

贼，背君害民，罪恶滔天，竟受此弑逆之报，可见天道昭彰也。时左右侍者，相与惊骇。庆绪与严庄各持短刀，喝叫不许声张。众人见是庆绪与严庄作主，便都不敢动。严庄令人就榻下掘地深数尺，以毡裹其尸而埋之，戒宫中勿泄漏。次早，宣言禄山疾亟，命传位于庆绪。于是庆绪即伪位，密使人将段氏与庆恩缢死。伪尊禄山为太上皇，重加诸将官爵，以悦其心。过了几日，方传禄山死信，命群臣不必入宫哭灵，密起其尸，草草成殓，发丧埋葬。自此庆绪日以酒色为乐，凡禄山所宠的姬妾，都与淫乱，大小诸事，俱取决于严庄，封严庄为冯翊王。严庄使伪汴州刺史尹子奇，引兵十三万攻睢阳，睢阳太守许远求救于雍邱防御使张巡。

且说张巡在雍邱，那南霁云、雷万春，已投入麾下为郎将。当车驾西幸之时，贼将令狐潮来攻雍邱，张巡率诸将悉力拒守。围困已久，城中缺箭。张巡命作草人千余，蒙以黑衣，乘夜垂下城去。贼兵惊疑，放箭乱射，遂得箭无数。次夜仍复以草人缒下，贼都大笑，更不为备。张巡乃选将士五百人缒下去，径砍贼营。贼军出于不意，一时大乱，弃营而奔，杀伤甚众。令狐潮愤怒，亲自攻城，张巡使雷万春登城探视时，雷万春闻其兄雷海清殉节的消息，十分哀愤，才哭得过，便咬牙切齿，上城观望。不妨贼人连发弩箭，万春面上连中六矢，只是挺然立着不动。令狐潮疑为木偶人。及见万春用手拔箭，流血被面，方询知是雷万春，大为骇异，甚服张巡军令。少顷，张巡引兵出战，大破贼兵，令狐潮败入陈留。忽探马来报，说贼将杨朝宗引兵袭取宁陵，断我后路。张巡引兵至宁陵击破之。至是，尹子奇来袭睢阳，许远因兵少，遣使至张巡处求助。张巡闻知，即引兵三千人马至睢阳，合许远所部兵，不过七千人。张巡与南霁云、雷万春等数将，并力出战，屡次得胜。南霁云射中子奇左目，子奇败退入营。自此，许远将战守事宜，悉听张巡指挥。睢阳被围日久，城中粮少，渐已告匮，每人只日给米一、二合，维以茶、纸、树、草为食。贼兵攻城愈急，张巡乃修守具，所为皆应机立办。贼服其智，不敢复攻，但于城外，列营围困。张巡、许远分门而守。时许叔冀在淮郡，贺兰进明在临淮，皆拥兵不救。而临淮与睢阳左近，巡乃令霁云犯围而出，告急于进明。谁知进明素与许叔冀不睦，一来恐分兵他出，或为所袭；二来又心怀妒忌，不欲张巡、许远成功，竟不发兵。说道：“此时睢阳当已失陷、我即发兵，已无及矣。”霁云道：“睢阳死守待救，大兵速去，必不至失陷。若果失陷，仆请以死谢大夫。”进明只是不允，心爱霁云勇壮，意欲留之。遂命设宴款客，以待霁云。霁云哭道：“仆来时，睢阳城中，已不食月余矣。今欲独食，安能下咽。大夫坐拥强兵，曾无分灾救患之意，岂忠臣义士之所为乎？”因啮落一指，以示进明道：“仆既不能达主将之意，请留一指以示信。归报主将，与同死耳。”座客皆为泣下。进明决意不救，度霁云不可留，竟谢遣之。霁云去至宁陵，与偏将廉坦，引数百骑冒围至睢阳城下，与贼力战。砍坏贼营，方得入城。城中人知无救，皆恸哭。或议弃城东走，张巡、许远晓谕众人道：“睢阳乃江淮保障，若弃之去，贼必长驱东下，是无江淮也。且我众饥羸，走必不远，必遭残杀。临淮虽不肯相救，诸镇岂无一仗义者，不如紧守以待之。但城中绝粮，何忍强留你众同受饥饿。今请众自便，我二人为朝廷守土之官，义当以身殉之，不敢言之去也。”众人闻之感激，愿同心以守城。茶、纸食尽，杀马而食；马食尽；罗雀掘鼠而食；雀鼠亦尽；张巡杀其爱妾，许远烹其家僮，以享士卒。人心愈加感激。明知必死，终无叛志。又过几日，将士饥馁患病，不能拒守。贼遂登城，巡

向西再拜道：“臣力竭矣；生既无以报陛下，死当为厉鬼以杀贼。”城遂陷，巡、远及诸将皆被执。尹子奇将许远解赴范阳，张巡与南霁云、雷万春等共三十六人皆遇害。后许远亦死节于京师，张巡至死神色如常，霁云、万春等都骂不绝口而死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李暮石上逢怪虎 老翁船中惊蛟龙

词曰：

声音入妙感仙家，月夜引仙槎。只嫌笛管未全佳，吹破共嗟呀。更惊奕理通仙道，决胜负数着无加，止将常势略谈些，国手已堪夸。

右调[月中行]

却说河南节度使张镐，闻睢阳危急，引兵倍道来援，犹恐不及。先遣飞骑驰檄谯郡太守闾丘晓，使引本部先往。闾丘晓素傲，不奉节制，竟不起兵。及张镐至，城已破三日矣。镐大怒，遣武士擒闾丘晓到军前，杖杀之。即移书于贺兰进明，责其不救睢阳。恰闻朝廷有旨，命张镐镇临淮，进明移驻别镇。张镐乃率军攻打睢阳，与尹子奇大战。正战之间，忽然阴云四合，寒风扑面。贼兵都闻鬼哭神呼之声，空中如有鬼兵来冲突。一时大乱，四散狂奔。子奇只得弃了睢阳，退奔陈留。谁想陈留百姓，恨其荼毒睢阳，又痛惜忠良被害，遂出其不意，杀将起来。斩了子奇，开城迎降。张镐安民已毕，分兵留守，引众回镇。

再说上皇在蜀中，闻安禄山焚毁祖庙，杀害宗室，残虐臣民，拊心顿足，十分哀痛。随又传闻安禄山已死，乃嗟恨道：“朕恨不及手斩此贼也。”因追念故相张九龄，昔年曾说禄山有反相，不宜宥其死，当时若从其言，何至有今日之祸。特遣中使往曲江祭之，厚恤其家。因降手诏，命朝臣查录一切死难忠臣，申奏新君，并加恤典，不得遗漏。忽见乐工张野狐入奏道：“梨园旧人黄幡绰向 贼中，今从东京逃来，甚欲见驾。止因失身陷贼，恐上皇爷欲加之罪，故逡巡未敢进。”上皇道：“汝等俳優之辈，安能尽如雷海清这般殉节。但他既从贼中来，必知海清殉节之详，朕正要问他，可便唤来。”左右领旨，将黄幡绰宣到。幡绰叩首请罪，上皇赦其罪。问道：“雷海清殉节于凝碧池之日，谅你所目睹，汝可详细奏来。”幡绰便把那日禄山设宴奏乐，众乐工感伤堕泪，雷海清如何大哭，骂贼而死，自始到末，一一奏闻。上皇叹息道：“乐工且能尽忠如此，彼张均、张垪辈，真禽兽不若矣。”又问幡绰道：“汝于此时亦曾堕泪否？”幡绰道：“触目伤心，自然堕泪。”时内监冯神威在侧，平日与幡绰不睦，因奏道：“幡绰此言妄也，奴婢闻人传说，幡绰在贼中，谄奉禄山，禄山曾梦纸窗破碎，幡绰解云，此为照临四方之兆。禄山又梦自身袍袖甚长，幡绰又解云，此所谓垂衣则天下治。如此进谏，岂是肯堕泪者。”上皇即问幡绰：“汝果有此言否？”那幡绰本是个极滑稽善戏谑的人，那时闻了此言，从容奏道：“禄山果有此梦，臣亦果有此言。臣因禄山有此不祥之二梦，知其必败，故不直言以取祸，只以巧言对之，正欲留此微躯，再观天颜耳。”上皇道：“怎见得二梦不祥？”幡绰道：“纸窗破者，不容胡也。袍袖长者，出手不得也。岂非必败之兆乎！”上皇听说，不觉大笑，遂命仍旧供御。

忽一日，又有一个梨园旧人到来。你道是谁？却是笛师李暮，原来李暮于大驾西行时，同着一个从人奔走随驾，不想走迟了些，失落在后，遇着哥舒翰的败军冲来，前路难行，忙逃入山谷中躲避。谷中有个古寺，寺僧询知是御前奉侍之人，不敢怠慢，留他暂寓，住了数日。一夕，月明风清，从人先自去睡，李暮心中烦闷，且不即睡，便向囊中取笛儿，独自步出寺门，在

一大树下石上坐着，把笛吹起。真个声音嘹亮，响彻山谷。才吹罢，忽见林中走出一个大汉来。李暮视之，乃一虎头人也，心中大骇。那虎头人身穿白衣，露腿赤足，就寺门槛上，箕踞而坐，说道：“笛声甚妙，可再吹一曲。”李暮不敢不吹，只得按定心神，吹起一调。虎头人听得酬适之际，不觉睡去。横卧于槛上，鼾声如雷。李暮欲待跨入寺门槛去，又恐惊醒他，不是耍处，回首四顾，没处藏身，只得将笛儿安放草间，尽力爬上那大树极高处，借树叶遮身，做一堆伏着。不移时，虎头人醒来，不见了吹笛的人，懊叹道：“恨不早食之，却被他走了。”遂立起身，向空长啸数声，便有十余只虎跳跃而至，向虎头人俯首伏地。虎头人道：“适有一吹笛小儿，乘我睡熟，因而逃脱。我方才当槛而卧，量彼不敢入寺，必奔往他处，你等可分路索之。”众虎遂四散奔去，虎头人依然踞坐。约五更以后，众虎俱回，说道：“我等四路追寻不获。”正说间，恰值月落斜照，见有人影在树上。虎头人笑道：“这小儿原来在这树上。”乃与众虎望着树上，跳身攫取。幸那树甚高，跳攫不及。李暮吓得魂不附体，几乎坠下。忽闻空中有人喝道：“此人乃御前之人，汝等孽畜，不得猖獗。”于是虎头人与众虎俱各散去。少间天曙，仆从来寻，李暮方才下来。见那笛原在草间，依旧拾起步入寺中，因受惊恐，卧病数日。病愈，方欲起行，适有旧相知的京官皇甫政，新任越州刺史，因赴任偶宿此寺，遇见李暮，问其何往。李暮道：“将欲西行，迫随大驾。”皇甫政道：“近日西边兵马充斥，难以行走。不如且同我到越州暂住，俟稍平静，西行未迟。”李暮应诺，遂别寺僧，随皇甫政至越州。一日，皇甫政公事之暇，见月白风清，一时高兴，欲游镜湖，令人具酒肴于舟中，约集僚友同李暮泛湖饮宴。但见月光如水，水光映月，放舟而行，如游天际。众官饮至半酣，皆向李暮请教笛韵。李暮就取出笛儿吹起，其声音之妙，真足以怡情悦耳，听者无不啧啧称叹。一曲方终，只见前面有一叶扁舟，一童子鼓棹而行。船上立着老翁，高声叫道：“大好笛音，肯容我登舟一听否？”众人于月下视之，见那老翁葛巾野服，衣貌堂堂，知非常人，不敢轻慢。遂请他过大船，以礼相见。就坐后，老翁道：“偶游月下，忽闻笛声甚佳，故冒昧至此，欲有所陈。”李暮道：“拙技不足污耳，承翁丈闻声而来，定是知音，正欲请教大方。”老翁道：“顷所吹者，乃紫云回曲也？此调出自天宫，今尊官已得其妙，但所吹之笛，乃紫纹竹所造。此竹生在云梦之南，于每年七月望前生。但今年七月望前生，必须于明年七月望前伐。若过期面伐，则其音窒；先期而伐，则其音浮。适间细听笛声，有轻浮之意，当是先期而伐者。此但可吹和平繁靡之调，若吹金石清壮之调，笛管便将碎裂。”李暮听了，口虽唯唯，心还未信。老翁道：“公如不信，老朽请一试之。”遂取过李暮所吹的笛儿吹起一曲金石调来，果然其声清壮。及吹之入破之时，众人正听得好，忽地刮刺一声，笛儿裂作两半。众方惊服。老翁笑道：“损坏佳笛，如之奈何？老朽偶带得二笛，在此当以其一奉偿。”遂向衣裾下取出二笛，一长一短，乃以短者送李暮道：“便请试吹。”李暮接来一吹，果然应手应口，心中欢喜，再三称谢。皇甫政道：“从来说宝剑赠与烈士，红粉寄与佳人。老丈既以敝友知音，何不并将那一笛惠赐之。”老翁道：“那一笛非人间所宜吹，即使相赠，亦未必能吹。”李暮道：“小子愿一试之。”老翁便把那笛递过。李暮吹之再四，都不入调，且亦不甚响，乃言道：“此笛量非老丈不能吹，必求赐教。”老翁摇头道：“人间吹不得。”李暮道：“人间吹了便怎么？”老翁笑道：“尊官前日山谷中所吹人间之笛，尚且有虎妖闻声而至。

今于湖中吹动那一笛，岂不大惊蛟龙乎？”众人道：“不信有这等事。”老翁道：“诸公不信，老朽试略吹之。倘有变动，幸勿惊讶。”遂取过那笛，信口一吹。其声震耳，树头宿鸟俱惊飞叫噪。到五六声之后，只见月色惨黯，大风顿作，湖水鼓浪，巨鱼腾跃，举舟之人大骇。都道莫吹。老翁大笑，起身告别。李暮道：“还不曾拜问大名？”老翁笑道：“前宵于空中喝退虎妖者，即我也。不须更问姓名。”遂跳入小舟，忽然不见。众人大惊，自此李暮得了仙笛，其技愈精。皇甫政打听得路途稍通，即遣发起行。不则一日，来到蜀中。先投谒高力士，引至上皇驾前朝见。李暮将途中遇仙之事，从容启奏，上皇闻言，十分叹异，仍令供御。忽见肃宗遣使来奏。言永璘王谋反，称帝于江南。上皇大怒，命速遣将讨之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 郭令公上表报恩 广平王立功奏绩

却说肃宗自灵武即位后，即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，灵武长史李光弼为户部尚书、北都留守并同平章事。又遣使征召李泌。那李泌字长源，京兆人氏，生而颖异，身有仙骨，至七岁便能吟诗作赋，聪慧异常。开元年间，上皇闻知，遣中使召之。李泌应召而至，朝拜之际，礼仪娴雅，应答无穷。上皇嘉之，厚加赐赍，命于翰林院读书，及长，欲授以官职，李泌辞谢，乃与太子为布衣交。太子甚相敬爱，李林甫、杨国忠都忌之。李泌遂告归，隐居颖阳。至是，肃宗思念旧交，遣使征至行在，待以殊礼，事无大小皆与商酌，欲命为右相，李泌固辞。一日，肃宗于袖中取出敕书一道，以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，李泌又辞。肃宗道：“朕非敢相屈，期共济艰难耳。俟贼平任行高志。”李泌方受命，肃宗欲以建宁王倓为大元帅，李泌曰：“建宁王果堪作元帅，然广平王居长，若建宁王功成，岂可使广平王为吴泰伯。陛下独不见太宗、上皇之事乎？”肃宗道：“卿言是也。”李泌退朝，建宁王迎谢道：“顷闻先生奏对之言，正合吾心，吾受赐多矣。”李泌道：“殿下孝友如此，真国家之福也。”

于是肃宗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郭子仪、李光弼等所部之军，俱属统率。郭子仪以河北居两京之间，得河东而后两京可图。时贼将崔乾祐守河东，子仪密使人入河东与唐官之陷于贼中者约为内应，内外夹攻。崔乾祐不能抵御，充城而逃。子仪引兵追击，斩杀甚众，乾祐仅以身免，河东遂平。肃宗闻知，即以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，正谋恢复两京。忽报永王璘反于江陵，僭称帝号。原来永王璘出镇江陵，骄蹇不恭。及闻肃宗即位灵武，乃与其部将商议，以为“太子既遽自称尊，我亦可据有江表，独帝一方。”遂举兵反，自称皇帝。思欲招致有名之士，以为民望。闻知李白退居庐山，遂遣使征之。李白辞不赴，永王璘使人伺其出游，要之于路，劫至江陵。欲授以官，李白决意不受，永王璘遂羁禁他，不放还山。肃宗闻永王璘作乱，一面表奏上皇，一面遣淮南节度使高适，副使李成式，引兵追讨。对内监李辅国，阴附宫中张良娣，专权用事。于是李辅国奏称，原任翰林大学士李白，现为逆藩永王璘谋主，宜诏刑官，注名叛党，俟事平日，按律治罪。你道车辅国为何忽有此奏？只因李白当初在朝，放浪诗酒，品致高尚，全不把这些宦官看在眼里，所以此辈都不喜欢他。今辅国乘机奏，是欲报私怨。不料肃宗听信。传旨法司注名。早惊动了郭子仪，他想：“昔年李白救我，今安可坐视。”即上一表，其表略曰：

臣伏观原任词臣李白，昔蒙上皇之恩，不次擢用，乃竟辞荣退隐，斯其为人可知。

今不幸为逆藩所逼。臣闻其始而却聘，继乃被劫；伪命屡加，坚意不受；身虽羁困，志不少降。而议者辄以叛人谋主回之，则亦过矣。臣请以百口，保其无他。待事平之后，倘不如臣所言，臣与百口，甘伏国法。

肃宗览表，命法司存案，待事平日，查明定夺。后永王璘兵败自尽，有司拘系从逆之人，候旨处决，李白亦被系狱中。朝廷因郭子仪曾为保救，特遣官体勘。回奏李白系被逼胁，罪亦减等。有旨：李白长流夜郎，其余从逆者，尽行诛戮。至乾元年间，李白赦回，行至当涂县，于舟中对月饮酒，大醉。欲捉水中之月，坠水而卒。当时江畔之人，恍惚见李白乘鲸鱼升天而去。这

是后话不提。

且说建宁王愤李辅国、张良娣二人表里为恶，屡于肃宗前直言二人许多罪恶，二人乃互相谗譖，诬建宁王欲谋害广平王，急夺储位。肃宗大怒，赐建宁王死。李泌欲谏，已无及矣。至德二载，肃宗驾至凤翔，命广平王与郭子仪等恢复两京。子仪以番人回纥兵马精锐，请旨征其助战。回纥可汗遣其子叶护，领兵一万前来相助。肃宗许以重赏，叶护请于克城之日，土地士庶归朝廷，金帛子女归回纥。肃宗急于成功，只得许诺。遂聚兵马与回纥西域之众，共十五万，刻日启行。李泌献策，请先攻范阳捣其巢穴，使贼无所归。然后大兵合而攻之，贼必灭矣。肃宗道：“朕定省久虚，急欲先恢复西京迎回上皇，不能待此矣。”遂令兵马望西京进发。行至长安城西，阵于泃水之东，李嗣业领前军，广平王、郭子仪、李泌守中军，王恩礼统后军。贼众十万阵于其北，贼将李归仁出挑战，官军逐之，贼军齐起，官军少却。李嗣业肉袒执戈，身先士卒，大呼奋击，立杀数十人。官军气壮，各执长刀，如墙而进，贼众不能抵挡。又贼伏精骑于阵东，欲袭官军之后。子仪探知，急令仆固怀恩引回纥兵往击之，斩杀殆尽。嗣业又与回纥出贼阵后，与大军夹攻，自午至酉，斩首六万。贼兵大溃，余众走入城中。天明探马来报，贼将归仁等俱已遁去。大军遂入西京，叶护欲如前约，掠取金帛子女，广平王下马拜于叶护马前道：“今方得西京，若便俘掠，则东京之人，皆为贼固守，难以复取。请至东京，乃如约。”叶护惊跃下马答拜道：“当为殿下即往东京，”遂与仆固怀恩引回纥西域之兵，自城南过，营于泃水之东，百姓老幼，见广平王为民下拜，无不夹道欢呼。广平王驻西京三日，留兵镇守，遂引大军东出。捷书至行在，肃宗即遣中使啖庭瑶赴蜀奏闻上皇，请回京复位。一面遣官入西京，祭告宗庙，宣慰百姓；一面以快马召回李泌。李泌驰至凤翔入见，肃宗道：“朕已表情上皇。东归复位，朕退居东宫，以尽子职何如？”李泌道：“上皇不来矣。”肃宗惊问何故，李泌道：“陛下即位已历二载，今忽奉此表，上皇心疑，且不自安，怎肯复归。”肃宗爽然自失，顿足道：“今将奈何？”李泌道：“今可更为群臣贺表，言自马嵬请留，灵武劝进，及今成功，圣上思恋晨昏，请速还京，以尽孝养。如此则上皇心安，东归有日矣。”肃宗道：“是。”即命泌草表，立遣中使，星夜入蜀奏闻。不则一日，中使还。言上皇初得表章，仿佛不能食，欲不东归。及群臣表至，乃大喜，命食作乐，下诏定行日。肃宗大悦，召李泌告之道：“皆卿力也。”因命酒与共饮，至夜留宿，同榻而寝。李泌道：“臣今略报圣恩，愿请复为闲人。”肃宗道：“朕与卿久同忧虑，今方同乐，奈何思去。”李泌道：“臣有五不可留，臣遇陛下太早，陛下宠巨太深，任臣太重，臣功太大，亦太奇，此所以不可留也。”肃宗笑道：“且睡，另日再议。”李泌道：“陛下不许臣去，是欲杀臣也。”肃宗惊讶道：“卿何疑朕至此，朕岂是欲杀卿者。”李泌道：“杀臣者非陛下，乃五不可也。陛下向日待臣如此之厚，臣干事犹有不敢言者。况天下既安，臣敢言乎？”肃宗道：“卿此言，必因朕不从卿先伐范阳之计乎？”李泌道：“非也，乃建宁王之事耳。”肃宗道：“建宁欲杀其兄，朕故除之。”李泌道：“建宁若有此心，广平王当恨之。今广平王每与臣言其冤，为之流涕。况陛下昔欲用建宁为元帅，臣请用广平王。若建宁王果有害兄之意，宜深恨臣，何当日以臣为忠，愈加亲信。此可察其心矣。”肃宗泪下道：“卿言是也，朕知误矣，然既往不咎。”李泌道：“臣非咎既往，只愿陛下警戒将来。昔天后无故掩杀太子弘。其次子贤忧惧，作

《黄瓜辞》，其中两句云：‘一摘使瓜好，再摘使瓜稀。’今陛下已一摘矣，幸无再摘。”李泌这话，因知张良姊忌广平王之功也，常谗譖他，玉恐肃宗又为所惑，故言及此。当下肃宗闻说，悚然道：“安有是事。卿之良言，朕当谨佩。”李泌复恳求还山。肃宗道：“且待东京报捷再议。”又过了几时，东京捷报说，贼将自西京败后退走保、陕，安庆绪遣严庄引兵助之，郭子仪等与贼战于新店，叶护引兵击其后，腹背夹攻，贼兵败走。子仪遣兵分道追击，庆绪率其党走河北，临行，杀前所获唐将哥舒翰等三十余人，独许远自刎而死。广平王入东京，出府库中物与叶护，又令民间助罗锦万匹与之，免于俘掠，百姓欢悦。肃宗闻报大喜。李泌即请还山，肃宗知不可留，乃许之。泌辞朝而去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 达奚盈盈续旧好 江采 妃返故宫

却说李泌辞朝隐居衡山，可惜肃宗不曾从其先伐范阳之策，以致两京虽复，贼气未殄。安家父子乱后，又继以史家父子之乱。劳师动众，久而后定，此是后话。当时肃宗闻东京捷报，即遣韦见素、秦国模入蜀奏上皇，便请上皇驾回西京。又命秦国桢赍诏往东京褒赏将士，慰安百姓。又命兵部员外郎罗采为之副，一同在东京，即日起行。那罗采是罗成的后裔，与秦国桢原系中表旧戚。二人作伴同行，罗采道：“我有一位姑娘，小名素姑，嫁河南兰阳县白刺史家，无子而早寡，守志不再醮，性喜修真学道，得遇仙师罗公远，说与我罗氏是同宗，因敬素姑是节妇，赠与丹药一粒，服之却病延年，今已六十余岁，向在本地白云山修真观里焚修，待公事之暇，当往候之。”国桢道：“他是兄的姑娘，就是弟的表姑娘，明日到那里，与兄同在一候便了。”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，各官迎接入城。国桢开读诏书，抚恤士庶，出府库钱粮，犒赏军士，毋得搔扰百姓。当时军民人等闻诏，都欢呼万岁。秦国桢与罗采宣诏毕，退就公馆，过了两日，便相约同往访侯素姑，遂起身至兰阳县，在馆驿歇下。至次日，二人各备礼物，换了便服，屏去仆从，只带两个家人，上马来至白云山前，策马入山。访问至修真观前下马，见观门掩闭，家人叩了三下，走出一个白发老婆婆来，开门说道：“客官，我们观主年老多病，闭门静养，有失迎接，请回步罢。”罗采道：“我们非别客，烦你通报，说我姓罗名采，长安居住，是观主的侄儿，特来拜候姑娘。”那婆婆听说是观主的亲戚，只得让他们步入观中，忙进内边去通报。少顷，钟声一响，只见素姑身穿白道袍，头裹幅巾，足蹑棕履，手持拂子，冉冉而出，面容和善，举止轻便。罗采与秦国桢上前拜见，素姑答礼，命坐看茶。各自略叙寒暄。素姑向国桢问道：“此位何人？”罗采道：“此即吾中表旧戚秦状元名国桢的便是。”素姑道：“原来就是秦家官人。”说罢，只顾把那秦字来口中沉吟。国桢与罗采各命从人将礼物献上。素姑道：“二位远来相探，足见亲情，何须礼物。”二人道：“薄礼不足为敬，幸勿麾却。”素姑收了礼物，因问二位：“为何事而来？”罗采道：“我二人都奉钦差赍诏到此。请问姑娘，前日贼乱之时，此地不受惊恐吗？”素姑道：“此地极幽僻，昔年罗公远仙师曾寄迹于此。他说此地可免兵火，因指点我来此住的。我自住此，立下清规，并不使俗人来缠扰。今二位是我至戚，我也忝居长辈。既承相顾，不妨随喜随喜。”便叫女童摆上素斋来吃了。随引二人入内边到处观玩。

行过一层庭院，转出一小径，另有静室三间，闭门封锁，只留下一个关洞，也把板儿遮着。忽闻一阵扑鼻的梅花香，国桢道：“这里有梅树么？”素姑微笑，把手指那三间静室道：“梅花香，自此室中来。却不是树上开的。”罗采道：“这又奇了，不是树上开的却是哪里来的？”素姑道：“说也话长，请到外面坐了，细述与二位贤侄听。”三人仍至堂中坐下。素姑道：“这件事甚奇怪，我也从未对人说，不妨为二位言之。我当年初住此间，罗公远曾云，‘日后有两个女人来此，你可好生留着，二女俱非等闲之辈，后来正有好处。’及至禄山反叛，西京失守之时，忽然一个女人，年约三十以外，骑一匹白驴跑进观来，那时我起身迎住，扶他下驴，那驴儿即腾空而起，直至半天，向西去了。我心中骇异，问那女人，他不肯明言来历。但云‘我姓江，为李家妇，因在西京遭难欲死，遇一仙女相救，把这白驴与我乘坐。教我闭

了眼，任他行走。觉得此身如行空中，霎时落下地来，即到这里。据那仙女说，你所到之处，便且安身。身既到此，不知肯相容否？’我因记罗公远的言语，遂留他住在这静室中，不使外人知道。那女人也足不出户。过了几时，又有个少年美貌的女子进来要住，那女人是原任河南节度使达奚珣的族侄女，小字盈盈，向在西京已经适人。因其夫客死于外，父母都亡，遂依达奚珣到任所。不想达奚珣降贼，此女知有后祸，立意要出家。闻此间观中幽僻，稟过达奚珣，径来到此。我留他与那姓江的人同住。两月前罗公远同一位道者，说是叶法善，到此间，那姓江的却知二师之神妙，乃与达奚女出关拜谒。叶法善向空中幻出梅花一枝，赠与江氏说道：‘你性爱此花，今可将这一枝供着，遂你四时常开，清香不绝，享完后福，与花同谢。’罗公远就取纸笔题诗八句，付与达奚女说道，‘你将来的好事，都在这诗中，你有遇合之时，连那江氏也得重归故土了。’言讫二仙飘然而去。自此那枝梅花供在室中瓶里，直香到如今，你道奇也不奇。”二人听了都惊讶道：“有这等奇事。”因问：“那八句诗怎么说？”素姑道：“那诗句我却记得，等我诵来，二位便可代他详解一详解。”其诗云：

避世非避秦，秦人偏是亲。
江流可共转，画景却成真。
但见罗中采，还看水上。
主臣同遇合，旧好更从新。

二人听罢沉吟半晌。国桢笑道：“我姓秦，这起二句，象应在我身上。”素姑道：“便是呢，我方才听说是秦家官人，也想到此，当日达奚女见了这诗，私下对我说，在京师时有个朝贵姓秦的，与他曾有婚姻之议。今观仙师此诗或者后日相遇也未可知。今恰好表侄姓秦。”秦国桢道：“此女既有此言，敢求表姑去问他在京师住居何处，所言姓秦的是何名，官居何职，就明白了。”素姑道：“说的是。”就走入去。少顷出来说道：“我问他姓秦的果然是贤表侄。他说向住京师集庆坊，曾与状元秦国桢相会来。”国桢听了欣然道：“原我前所遇者乃达奚女。”便欲请相见。素姑道：“且住，我才说你在此，她还来信。且云‘我既出家，岂可复与相会。’”国桢道：“待我题诗一首寄他。”诗曰：

记得当年集庆坊，楼头相约莫相忘。
旧缘今日应重续，好把仙师语意详。

国桢题完，再求素姑拿与他看。盈盈见了诗，沉吟不语。素姑道：“你出家固好，但详味仙师所言，只怕俗缘未断，出家不了，不如依他旧好从新之说为是。”盈盈闻言，也就应允。国桢闻知欢喜。但念身为诏使，不便携带女眷同行。因与素姑相商：“且教盈盈仍住观中，待我回朝复命了，然后遣人来迎。”

当日只在洞前与盈盈相见一面，含悲带喜，虽不文一言，而情已难舍。是晚，国桢、罗采在观中止宿。素姑挑灯煮茗，与二人谈及这八句诗，罗采低头凝想，忽然说道：“是了是了，我猜着了。这江氏说是江家女李家妇，莫非是上皇的妃子江采么？你看诗句中明明有江采三字。前日乱贼入

宫，或者遇仙得救，避到这里，日后还可重归宫禁，再侍上皇，也象达奚女与秦兄复续旧好的一般。不然，如何说‘主臣同遇合’呢。”国桢道：“这一猜甚有理。表兄姓罗名采，诗语云，‘但见罗中采，还看水上萍。’却象要你送他归朝的。”素姑道：“若果是江贵妃，自然该奏报请旨。”罗采道：“只要问明确实，然后好具表申奏。”素姑道：“待明早我问达奚女，他必然晓的。”到了次早，素姑至静室中见了盈盈，私问那江氏毕竟是谁家的内眷？盈盈笑道：“她一向也下肯说，昨日方才说出，你莫小觑了他，他就是上皇旧日宠幸的梅妃江采 哩。”素姑闻言大喜道：“我侄儿猜得不差。”

看官听说，原来梅妃向居上阳宫，甘守寂寞。后安禄山反叛，逼近京师；太子西狩，乱贼入城，梅妃恐为贼所辱，大哭一场，将白绫一幅，就庭前梅树上自缢。忽有人解救，身子依然立地，睁开眼看时，却是一个皇冠云披的美貌女人。梅妃同是何人，那女人道：“我是韦氏之女，张果先生之妻也。特来相救，你日后还有再见至尊之时。今不当便死，我送你到一处暂且安身，以待后遇。”遂于袖中取出白纸，放在地上，吹口气，登时变成一匹白驴，扶梅妃骑上，腾空而起，来到修真观中。因此得遇素姑，相留住下。当时不敢实说来历。素姑又见白驴腾空而去，疑此女是天仙，不敢盘问。梅妃忽闻诏使罗采姓名，与诗中相合。盈盈又得与秦状元相遇，诗中所言，渐多应验。又闻两京克复，上皇将归。因把实情告知盈盈，要她转告素姑，使罗采表奏朝廷。恰好素姑来问，盈盈细述其事，素姑惊喜，随即请见梅妃，要行朝廷之礼。梅妃扶住道：“多蒙厚意，尚未酬报。还仗姑姑告知罗采诏使，为我奏请。”素姑应诺，便与罗采说知。罗采先上笺广平王启知其事，广平王随于东京宫中选几个旧曾供御的内监宫女，到观中参谒识认，确是梅妃，乃具表奏闻。罗采亦飞疏上奏。疏中并及秦国桢与达奚盈盈之事，意说盈盈是国桢向所定之副室，因乱阻隔，今亦于修真观中相遇，虽系降贼官员达奚珣之族女，然能心恶珣之所为，甘作女冠，矢志自守，其节可嘉。肃宗览奏，一面遣人报知上皇，一面差内监二人率领宫女数人，赴修真观中迎请梅妃速归故宫。又降诏达奚盈盈即归秦国桢副室，给与封诰。那时国桢起马回朝，中途闻诏，即差家人至修真观传语盈盈，教他唤达奚珣家老仆、女使随侍，跟着梅妃的仪从，一齐进京。当下梅妃与盈盈谢别素姑，一齐起程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得画像上皇题诗 遗锦袜老嫗获钱

却说上皇在蜀中，常常思念梅妃。因有人传说，贼人曾于梅妃宫边获一女尸，认是梅妃之尸。上皇闻此信，只道梅妃已死，十分伤感，日日挥泪。高力士见上皇悲思甚切，乃求得梅妃的画真，进呈御览。上皇看了叹道：“画像绝肖，惜不活耳。”遂亲题诗一首于上云：

忆昔娇娃侍紫宸，铅华懒御得天真。
霜绡虽似当年态，争奈秋波不顾人。

后有人传说梅妃不曾死，前所获女尸不是梅妃。上皇闻之疑其散失民间，遂下诰：

军民士庶，有知妃子江采蘋所在者，即行奏报候赏；或有遇见奉送来京者，授六品官，赐钱百万。

诰谕方下，恰好肃宗见罗采蘋的表章，遣使来奏闻。那时上皇已发驾起行，途次得奏，大喜。传旨罗采蘋等候驾回京颁赏，江采蘋着回宫候见。此时梅妃已至西京，承肃宗之意，仍入居上阳宫了。上皇行近西京，肃宗率百官出部门奉迎，百姓遮道罗拜，俱呼万岁。肃宗俯伏上皇车前，涕泣不止，上皇亦涕位抚慰。肃宗奏请避位，上皇不允。车驾即日至太庙告谒，因见太庙残毁，仰天大哭。臣民感伤。告谒毕，车驾回朝，肃宗乘马傍车而行。上皇至朝，不御大殿，只就便殿暂住。上下诰：“朕尊为太上皇，以兴庆宫为娱老之所。朝廷政事不复与闻。”遂退入兴庆宫，即召梅妃入宫见驾。梅妃朝拜悲啼，上皇甚不胜情，好言慰劳，即以所题画真与看。梅妃拜谢道：“圣人之情，见乎辞矣。臣妾虽死，亦当衔感九泉。”因又把当日投环遇求，避难逢仙之事，面奏一番道：“妾若非张果先生使其妻远来相救，安能今日复见天颜。”又将叶法善所赠梅花，呈与上皇观览。上皇见花色晶莹，清香袭人，不胜骇异道：“你得此仙梅，庶不愧梅妃之称矣。”梅妃又将罗公远的诗句奏闻道：“此诗虽赠达奚女，而妾因罗采蘋方得奏报之事，已寓于中。”上皇嗟叹道：“罗公远昔曾寄书与朕，说，‘安莫忘危’，这‘安’字明明说安禄山。又寄药物，名蜀当归，是说朕避乱于蜀，后来仍当归京师。当时莫解其意，今日思之，无一不验。”上皇传命加罗采蘋官三级，赐钱百万。封罗素姑为贞静仙师，赐钱二百万，增修观宇。命塑张果、叶法善、罗公远三仙之像于观中，虔诚供奉。梅妃又念盈盈同处多时，互相敬爱，因请上皇以虢国夫人旧宅赐与住居。这正是应罗公远诗中“画景却成真”一句。当初盈盈把虢国宅院的画图与国桢看了，隐过了自己的事。谁想今日竟把画图宅院赐与他，却不是弄假成真。当下秦国桢接到盈盈，就于赐宅中相会，重讲旧情，十分恩爱。国桢夫人徐氏极是贤淑，因此妻妾相得，后来各生贵子。那素姑寿至百有余岁，坐化而终。此是后话不题。

当日梅妃朝见上皇过了，便欲辞回上阳宫，上皇留他在兴庆宫同处。自此，上皇复得梅妃侍奉，甚可消遣暮年。但常念及杨妃惨死，不胜悲痛。前自蜀中回京，路过马嵬，彼时欲以礼改葬。侍郎李揆奏道：“昔日龙武将士，因诛杨国忠故累及妃子，今若改葬故侍，恐龙武将士疑惧生变。”上皇

闻奏，暂止其事。及回京后，密遣高力士潜往改葬。且密谕：若有贵妃所遗物件可以取来。力士奉旨，即至马嵬驿西道北坎下，潜起杨妃之尸，移葬他处。其肌肤已朽，衣饰成灰，只有胸前紫罗香囊尚然完好。那紫罗乃外国贡来，冰丝所织，囊中又放异香，故得不坏，力士收藏过了。又闻得有遗下锦裤袜一支，在马嵬山前钱妈妈处，遂以钱十千买之。原有杨妃，当日缢死于马嵬驿中，匆匆瘞埋。车驾既发，众驿卒至驿中。其中有一姓钱的驿卒，拾得锦裤袜一支。知道宫中嫔妃所遗，遂暗暗藏过，回家把与母亲看，那母亲钱妈妈见这裤袜上用五色锦线绣成一对并蒂莲花，光彩眩目，余香犹在，便道：“此必是那亡过的妃子所遗，这样好的东西，不容易见的。”忽有邻居老嫗过来，也看了一回，于是传说开去。就有人来借观，这个看去了，那个也要来看。后来要看的人多了，钱妈妈便索起钱钞来。越得钱多，越有人要看，直索至百文一看。那妈妈获钱数万，好不快活。当时，高力士闻知，将钱来买，钱妈妈不敢不与。力士起这锦裤袜与那紫罗香囊，一并献与上皇复职。上皇见了这二物，嗟悼不已。即命宫人藏好，闲时念及，常取来观看叹息。

一日，内侍传到肃宗的表章，为请命赦有两个降贼的朝官。未知是哪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赦反侧君念臣恩 了前缘人同花谢

却说上皇见了肃宗有表章到，展开一览，是为处分从贼官员的事。原来肃宗迎上皇之后，蒙上皇传旨云：“叛臣不可轻宥，当正其罪，以昭国法。”肃宗乃分六等议处。法司议得：达奚珣等一十八人应斩，家口没入官；陈希烈等人，应赦令自尽；其余或流，或贬，或杖，分别拟罪具奏。肃宗俱依所议，只于斩犯中欲赦二人。那二人即故相燕国公张说之子，原任刑部尚书张均，太常卿驸马都尉张垪。你道肃宗为何欲赦此二人？只因昔日上皇为太子时，太平公主心怀忌嫉，朝夕视察东宫过失，纤微之事，俱上闻一睿宗。其时肃宗尚未生，其母杨氏本系东宫良媛，偶被幸御，身遂怀孕，私心窃喜，告知上皇。那时上皇正在危疑之际，想：“这事若使太平公主闻之，又要说我内多嬖宠，在父皇面前谗谮，不如以药下其胎。”时张说为侍讲官得出入东宫，乃与密议此意。张说道：“龙种岂可轻动。”上皇道：“我年方少，不患子嗣不广，何苦因宫人一胎，滋忌者之谤言。吾意已决，急欲觅堕胎药，却不可使闻于左右。先生幸为我图之。”张说应诺，回家自想：“良媛怀孕，莫大之喜。今欲堕落，岂不可惜。又想太子若不如此，谗谮固所不免，那时我亦难为太子强辩。今我听之大数。取药二剂，一安胎，一堕胎，送与太子，只说都是堕胎药，任凭取用一剂。”上皇大喜。是夜尽屏左右，密置炉火，随手取一剂亲自煎煮好了，持与杨氏，谕以苦情，温言劝饮。杨氏不敢违太子之命，只得涕泣饮之。上皇看他饮了，只道其胎即坠。不意睡至天明，竟无发动。原来倒吃了那剂安胎药。上皇心甚疑怪，那日因侍睿宗内宴，未与张说相见。至夜回东宫，仍屏左右，置炉火亲自煎起那一剂药，煎到九分，忽然神思困倦，坐在椅上打盹。恍惚之间看见一人，赤面美髯，蚕眉凤眼，绿袍玉带，威风凛凛，绕火炉走了一遍忽然不见。上皇惊醒，起身一看，只见药铛已倾翻，炉中炭火已尽熄，大为骇异。次日，张说入见，告以夜来之事，且命更为觅药。张说拜贺道：“此乃神护龙种也，不可轻堕。臣前日不敢违段下之意，故欲决之于天命。所进二药，其一实系安胎之药，即前宵所服者是也。臣意二者之中任取其一，其间自有天命。今既欲堕而反安，再欲堕则神灵护之，天意可知矣。殿下虽优谗畏讥，其如天命何。腹中所怀必非寻常伦匹，还须调护为是。”上皇信其言，遂息了堕胎之念。未几，睿宗禅位。至明年，太平公主以谋反赐死，宫闱平静。时肃宗诞生。及长，张说谓其貌类太宗，因此上皇属意，初封忠王，及太子瑛被废，遂得立为太子。至肃宗即位，杨氏已薨，追尊为元献皇后。他平日曾把怀胎的事说与肃宗知道，肃宗极感张说之恩。张说亡后，二子张均、张垪俱为显宦，恩荣无比。不意竟以从逆得罪当斩。肃宗不忘旧恩，欲赦其罪。却因上皇曾有叛臣不可轻宥之谕，今欲赦此二人，不敢不启奏上皇。只道上皇亦必念旧，免其一死；不道上皇深恨此二人，批旨不准。肃宗得旨，心甚不安，即亲至兴庆宫朝见上皇，面奏道：“臣非敢徇情坏法，但臣向非张说，安有今日，故不忍不曲有其子。伏乞父皇法外推恩。”上皇道：“吾看汝面，姑宽张垪便了。张均这奴，我闻其引贼搜宫，破坏吾家，决不可活。”肃宗不敢再奏，谢恩而退。上皇乃即日下诰云：

张均、张垪，本俱应新。今从皇帝意，止将张均正法，张垪姑免死，长流岭南。余俱依所拟。

诰下法司，遵诰施行。张均与达奚珣等众犯，俱斩于市。自此上皇居兴庆宫，朝政不予。惟有人征讨、大刑罚、大封拜，肃宗具表奏闻。

那时肃宗已立张良娣为皇后。这张后甚不贤良，性狡而忌，及立为后，颇能挟制天子，与权阉李辅国比附。辅国又引用其同类鱼朝恩。时安、史二贼尚未殄灭，命郭子仪、李光弼等，各引兵往剿。乃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，统摄诸军。于是人心不服；临战之时又遇大风昼晦，诸军俱溃。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出东京。肃宗听鱼朝恩之言，召郭子仪回朝，以李光弼代之。子仪临发，士卒涕泣，过道请留，子仪轻骑竟行。上皇闻之，使人语肃宗道：“李、郭二将，俱有大功，而郭尤称最，唐家再造，皆其力也。今日之败，乃不得专制之故，实非其罪。”肃宗遵命。因此，后来灭贼功成，行赏功之典，李光弼加太尉中书令，郭子仪封汾阳王。子仪善处功名，富贵不使人疑忌；虽握重兵在外，一纸诏书征之，即日就道，故谗谤不得行；七子、八婿俱为显官；家中珍货山积；享年八十有五，薨逝后朝廷赐祭葬赐谥，福寿双全，生荣死哀。这是后话，且不必细述。

却说梅妃复侍上皇之后，四方依旧进贡梅花。但梅妃自得了那枝仙梅，把人间凡卉都看得平常。这仙梅果然四季常开，愈久愈香，花色亦愈鲜洁。梅妃随处携带把玩，忽一日早起，觉得那梅花香气顿减，花色憔悴。把手去移动，只见花瓣儿多飘飘零零的落下。梅妃惊骇道：“仙师云，我命当同此花同谢，今花已谢矣，我命可知。”自此染成一病，卧床不起。大医切脉进药，梅妃不肯服药，说：“命数当终，岂药石所能挽回。”上皇亲来看视，执手劝慰道：“妃子有病，还须服药力是。”梅妃涕泣道：“臣妾自退处上阳，自分水弃，继遭危难，命已垂绍，岂意复得重侍至尊，此真万幸。今福缘已尽，仙师所云‘与花同谢’，此其期矣。妾死之后，那枝仙梅，留在人间料难种植：若以殉葬，又恐褻读。宜取佛炉中火焚之。”上皇道：“妃子何这言及此。”梅妃道：“妾前宵梦寐之间，复见那韦氏仙姬在于云端，谓妾曰。‘汝两世托身皇官，须记本来面目，今不可久恋人间，蕊珠宫是汝故居，何不早去。’据此来看，妾死后当入住境，谅无所苦。但圣恩如无，图报无地，为可叹恨耳。”言讫瞑目而逝。上皇放声大哭，高力士叩头劝慰。上皇道：“此妃与朕，几如再世姻缘，今复先我而逝，能无痛心。”遂命以贵妃之礼殓葬。上皇纪念梅妃遗言，即命将一枝仙梅，以佛炉中火焚化于梅妃灵前。说也奇怪，那梅枝一入火中，香气扑鼻，人星万点，腾空而起，都化作梅花之形，飞入云霄而没。时肃宗闻知梅妃薨逝，上皇悲悼，遂亲来问慰，即于灵前设祭，各官嫔妃也都吊祭。只有张后托疾不至，上皇不悦，因对力士道：“皇后殊觉骄慢。”力士密启道：“内监李辅国阿附皇后，几皇后之骄慢皆辅国所教。”上皇道：“朕久闻此奴横甚，俟吾儿来，当与言之。”力士道：“皇后侍上久，辅国握兵权，其势不得不为忧容。所以皇帝亦不与深较。太上即有所言，恐亦无益。”上皇沉吟不语。未知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 迁西内离间父子 遣鸿都结证隋唐

却说上皇闻李辅国与张后内外比附弄权，心中忍耐不住。一日，肃宗来问安，说了些朝务。上皇道：“从来治国必先齐家，今闻阉奴车辅国附比中官，怙势作威，汝知之否？”肃宗悚然起应道：“容即查治。”言讫而退。原来张后恃宠骄悍，肃宗因爱而生畏，不敢少加声色。李辅国掌握兵柄，阿附张后，倚势弄权。肃宗虽亦心忌之，只是奈何他不得。故虽承上皇严谕，亦隐忍不发。那知上皇这言语，早被内侍们传入李辅国耳中。辅国密地启知张后，各怀怨怒，相与计议道：“上皇深居宫禁，安知此事。此必是高力士妄生议论，闻于上皇故也。力士为上皇耳目，当图去之，更须使官家莫要常与上皇相见，须迁上皇于西内为妙。”

却说上皇所居兴庆宫与民间闾阖相近。其西北隅有一高楼，楼上可见街市。上皇时常临幸此楼。街市过往的人，遥望叩拜。上皇有时以御膳余剩之物，命力士宣赐街市中父老，人都欢乐，共呼万岁。李辅国便借端密奏肃宗道：“上皇居兴庆宫，而高力士日与外人交通，恐不利于陛下。且兴庆宫与民居逼近，非至尊所宜居。西内森严，当奉迎太上居之，庶可杜绝小人，无有他虞。”肃宗道：“上皇爱兴庆宫，今无故迁徙西内，殊拂圣意，断乎不可。”辅国见肃宗不从，乃密启张后。张后将欲上奏，适肃宗偶触风寒，身子不豫，暂罢设朝，只于宫中静养。辅国遂乘此机会与张后定计矫旨，遣心腹内侍及羽林军士，诣兴庆宫见上皇奏道：“皇爷称兴庆宫逼近民居，有褻至尊。故特请驾幸西内。皇爷现在西

内候太上驾到。”上皇心下惊疑不决。高力士奏道：“既皇帝有告来迎，太上可且一往，俟至彼处与皇帝面言，或迁或否，再作计议。”上皇无奈，只得上辇，力士令军士前导，内侍拥护銮舆。将至西内，李辅国前来迎接。“车驾入西内：至甘露殿上。上皇下辇，升殿坐定，问：“皇帝何在？”辅国奏道：“皇爷适间正欲至此迎驾，因触风寒，忽然疾作，不能前来，令奴婢转奏。俟疾稍痊，即来朝见。”说罢叩辞而去。上皇连声叹息。力士道：“今日迁宫之举，必是输国作祟，皇后主张，非皇帝圣意。”上皇道：“兴庆宫是朕所建，于此娱老，颇亦自适。不意徒居此地，茕茕老身，几无宁处，真可为长太息。”说罢，凄然欲泪。那时，李辅国矫旨迁上皇于西内，恐肃宗病应见责，乃托张后先为奏白。肃宗骇然道：“得毋惊太上乎？”张后道：“上皇已安于此，并无他言。”肃宗想张后、辅国如此作为，亦无可奈何。及病小愈，即欲在朝，又被张后阻住。再过数日，肃宗命驾往西内，朝见上皇起居毕。上皇没甚言语。唯有咨嗟叹息，肃宗心上不安，逡巡告退。回至宫中张后接见，又冷言冷语。肃宗受了闷气，旧病复作。上皇闻知，遣高力士来问疾，肃宗闻上皇有使臣到，即命宣来。那知张后与辅国正恨力士，要处置他。便遣小内侍假传口谕，教他回去。待力士转身回步后，方传旨宜召。力士连忙再回到宫门，辅国早劾奏说：“高力士奉差问疾，不候旨见驾，擅自转口，大不敬，宜加罪斥。”张后立逼肃宗降旨，流高力士于巫州，不得复入西内（内）。一面遣中官奏闻上皇，一面着该司即日押送力士赴巫州安置。后力士闻上皇晏驾，追念君恩，日夜痛哭，呕血而死。

当时上皇闻力士被罪远窜，一发惨然。左右使令，都非旧人。止有旧乐工张野狐、贺怀智、李暮等三、四人随侍。上皇每日思念梅妃与杨妃，涕泪不已。时有一方士姓杨名通幽。自称鸿都道士，闻上皇追念故妃，因自言有

李少君之求，能致亡灵来会。李暮闻知，荐于上皇，召入西内，要他作法，招引杨妃、梅妃的魂魄来相见。通幽乃于宫中结垣，焚符发檄，步罡诵经，竭其术以致之，竟无影响。上皇不胜嗟叹。通幽道：“二妃必非凡品，当是仙子降生，故难招来。臣请游神驭气穷幽极渺，寻取仙踪回报。”遂俯伏坛中，运出元神，游行霄汉。忽见一白鸚鵡展翅飞翔，作人言道：“寻人的这里来。”通幽知是仙禽引路，就随其飞而行。忽见一所宫殿，那鸚鵡飞入宫中去。通幽见宫门上有金字匾书：“蕊珠宫”三字。又见二仙女从内面出，一穿绣衣，一穿素衣。那绣衣仙女指着通幽道：“下界生魂，何由来此？”通幽稽首道：“下方道士，奉上皇命，访求故妃魂魄，今逢二位仙鹰，莫非是杨太真、江采蘋乎？”绣衣仙女道：“非也，我乃河伯夫人。”指着素衣仙女道：“此位乃龙女也。那江采蘋宿原世系蕊珠宫仙女，西度谪落人间，今他尘缘已尽，仍回本处，汝未可得见。那杨阿珠，多作恶孽，安得至此。汝欲访他，可向东行去，自有人指示你。”

通幽闻言，望东而去。来到一座高山，遥见苍松之下，坐着三位仙翁，二仙对奕，一仙傍观。通幽上前参谒，叩问三仙姓氏。那位上首的仙翁道：“我即张果，此二位即叶法善、罗公远也。我想上皇今已老矣，也该觉悟，却又命你来访求二妃魂魄，何不洒脱至此。”通幽道：“梅妃在蕊珠宫，弟子适已闻之，只不知杨妃在何处，伏乞仙师指引一见，以便复上皇之命。”张果道：“你可知上皇与杨妃的前因后果么？”通幽道：“弟子未知。”张果道：“上皇宿世乃元始孔升真人，因在太极宫听讲，不合与蕊珠宫仙女相视而笑，犯了戒律，谪生尘凡，罚作女身，即隋宫朱贵儿是也。当时贵儿骂贼而死，天庭最重忠义，应得福报。只因他与隋汤帝有宿缘，又曾私相誓愿来生再得配合，故使转生为开元天子，完此一段誓愿。”通幽道：“请问朱贵儿与炀帝有何夙缘？”张果道：“炀帝前生是个怪鼠，因窃食九华宫皇甫真君丹药，被真君缚于石室一千三百年，他在石室潜心静修，立志欲作人身，享人间富贵。那孔升真人偶过九华宫，知怪鼠被缚多年，怜他静修已久，劝皇甫真君放他，往生人世，享些官员，酬其夙志，有此一劝，结下宿缘。皇甫真君因奏请上帝，将鼠怪托生为炀帝，以应却运，恰好孔升真人亦得罪降谪为朱贵儿，遂以宿缘而得相聚，不意又与炀帝结下再世姻缘，因又转生为唐天子，炀帝转生为杨妃。那炀帝既为帝王，怪性复发，且有弑逆大罪，上帝震怒，止判与十三年皇位，敕以白练系颈而死，罚转女身，仍姓杨氏，与朱贵儿后身，完结孽缘，仍以白练系死，然后还去阴司候结。那弑逆淫暴的罪案，况他为妃子时，又恃宠造孽，罪上加罪。如今他的魂魄已入地狱，要那里去寻他。”通幽道：“原来有这些因果。但弟子怎好把这些话去回复上皇。”叶法善道：“你不妨用饰辞以应之。”通幽道：“饰辞无据，恐不相信。”罗公远道：“要有凭据也不难。我闻得天宝十载，杨妃从上皇避暑骊山宫，于七月乞巧之夕，并坐长生殿庭中纳凉时，已夜半，宫婢俱已寝息，杨妃与上皇相誓，愿世世为夫妇。此事世间无一人知道，你可以此回奏，自然相信。”通幽道：“朱贵儿与炀帝有私誓，遂得再合，今杨妃与上皇也有私誓，来生亦得再合否？”公远道：“贵儿以忠义相感，能如愿，杨妃无贞节，其私誓不过痴情痴念，那里作得准。”通幽道：“梅妃前因，还求仙师说明，好一并回奏。”张果道：“梅妃即蕊珠仙女，因与孔升真人一笑，谪降人间。两世都入皇宫，在隋时为侯夫人，负才色而不遇主，以至自经再转生为梅妃，方与孔升真人了一笑之缘：如今仍作仙女去了。你今回奏，只说

二妃俱是仙女，各各安乐，须劝上皇洗心忏悔，勿昧前因，当复仙位。”言讫，把袖一挥。通幽早于坛中惊醒。遂趋上皇御前启奏说：“梅妃、杨妃俱是蕊珠宫仙女，他云，‘上皇系仙真降生，与我有缘，故得聚首，今虽相别，后会有期，不须悲念，奉劝上皇，及早明心养性，万岁后，当复仙位，。’”上皇听了，心还未信。通幽又把杨妃七夕私誓之言奏上，上皇闻言，始信其真，厚赏通幽。

自此，上皇屏去纷华，辟谷服气，日夕诵经，至肃宗宝应元年夏四月，无疾而崩。肃宗闻知涕泣，病势转重，不久亦崩。张后欲废太子，辅国不从，竟弑张后，立太子，是为代宗。后辅国被刺客刺死。那安、史余贼至代宗广德年间方殄灭。今此一书，不过说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前因后果。代宗以后，尚有十三传皇帝，诸事其多，另具别编，兹不复志。